LA REKONSTRUO

改造



第四卷 第六號

要目

德國哲學家杜里舒氏東來之報告及其學說大略……君勱
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梁啟超
裁兵計畫書—導言二……蔣方震
國民努力之方向……藍公武
法律的基本概念……吳經熊

中華書局
出版雜誌一覽

名稱	每册定價	每册郵費	每年期數	何處編輯
中華教育界	一角五分	一分半	十二期	本局編輯所
中等教育	二角	二分半	四期	東南大學 南京高師 附屬中學
教育叢刊	一角五分	二分半	八期	北京高師
教育彙刊	第一集四角 第二集五角 第三集八角	各五分	二期	南京高師教育研究會
國語月刊	一角	一分	十二期	中華民國國語研究會
小弟弟	四分	半分	三十六期	本局編輯所
小妹妹	四分	半分	三十六期	本局編輯所
小朋友	六分	半分	五十二期	本局編輯所
學衡	二角五分	二分半	十二期	南京學衡雜誌社
詩	一角	一分半	十期	中國新詩社
心理	三角	二分半	四期	中華心理學會
數理雜誌	二角五分	二分半	四期（一、四、七、十四個月出版）	北京高師
博物雜誌	二角五分	二分半	二期（三、九兩月）	北京高師
史地叢刊	二角	二分半	三期（一、六、十、三個月出版）	北京高師
理化雜誌	二角五分	二分半	四期（二、五、八、十一、四個月出版）	北京高師
文哲學報	四角	五分	三期	南京高師
改造	二角五分	二分	十二期	北京新學會
中華英文週報	五分	半分	五十二期	本局編輯所

改造第四卷第六號目錄

一　德國哲學家杜里舒氏東來之報告及其學說大略……君勱
二　中國韵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梁啟超
三　裁兵計畫書—導言三……蔣方震
四　國民努力之方向……藍公武
五　法律的基本概念……吳經熊
六　藍寧小傳……關桐華攝譯
七　不死之夢……品今

教育叢書

教育心理學大意

廖世承譯　定價八角五分

是書原名 Human Behavior（譯言人們動作）爲哥爾文裴葛蘭兩君合著，經廖世承博士譯成中文，曾用爲南高教育科講義。內容新穎明暢，以談科學之作而富有文學色彩，爲研究教育心理學者極適用之書。

小學地理教學法

薛鍾泰著　定價一角五分

此書分目的論，學程論，教材論，方法論，餘論五章，參考西洋小學地理教學法多種；方法論中，對於尋常所用注入法，啓發法，理解法，範例學習法等等，逐一加以批評，主張最新的設計法。說理條達，設例極多，最合實用。

兒童論

余家菊譯

定價一角五分

此書爲 Dr. Miller 所著 Education for the needs of Life 之一章，譯者認師範生有備具兒童學常識的必要，曾用此爲開封第一師範教本，說理明暢，最適研究。

德育原理

元尚仁譯

定價一角五分

此書暢論學校對德育問題應取之態度，排斥直接的道德訓練（Direct Moral instruction），於吾國充滿『修身』『校訓』『訓話』等等的教育界，可資攻錯。

德育問題

邰爽秋王克仁合譯

定價一角五分

此書暢論德育問題，可與杜威德育原理參看。譯筆不尙直譯，力求明顯。

學校與社會

劉衡如譯　定價三角

此書論學校生活與社會應有密切之關聯，爲杜威教育學說之基本觀念，與先生講演參看，更覺此書條理細密。

兒童與教材

鄭宗海譯　定價一角

此書依據兒童心理，暢論教材之選擇，於吾國新教育運動前途，必有絕大影響。譯筆亦極信達之能事。

新文化叢書

達爾文物種原始　四冊　一元八角

是書敍物種起原及變異間種等，詳盡無遺；而於生存競爭，自然淘汰二說，更爲明切；於諸家對於天擇之駁議，亦反覆解釋。共十五章，都三十萬言，譯者費一年精力始克完成，精湛可想。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　一冊　四角

書爲近世大哲倭鏗所著，余家菊譯。其討究人生之意義與價值，先自歷史上就宗教內在唯心論自然主義理智主義社會本位主義個人本位主義等，一一加以批判詰難，然後確立其見解，現時思想界對於人生問題，多起根本的懷疑，此書實爲解決是項問題之良顧問。

歐洲政治理想小史　一冊　五角

書分九章，對於歐洲政治思想各種派別，作一極有系統之敍述，自伯拉圖亞里士多德以次，如契約論派之浩布思，洛克，盧梭，歷史派之孟德斯鳩，梅因，樂利主義派之邊沁，密爾，進化論派之斯賓塞，均能提綱絜要，加以比較的研究，第八章述社會主義派之聖西門，歐文，福利埃，布朗，拉塞爾，馬克思，柏恩士敦以及工團主義，同業社會主義布爾札維主義；第九章敍述無政府主義派之蒲魯東，斯特拉，巴枯寧，克魯泡特金，更推闡詳盡，占全書篇幅之半。閱讀此書，可以窺見各家思相之大凡，兼得爲進讀各家專籍之準備。

社會問題總覽　三冊　一元二角

勞動問題，婦人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主體；社會政策，社會主義，是解決社會問題的緩急兩個方法。是書包括四項，詳細敍述，普遍完全，使研究社會問題者閱之感生滿意。

農業政策　一冊　八角

是書爲奧國大經濟學家菲里波維所著，久已風行歐美，內容共分兩部，第一部論農業生產組織，詳述「現代生產組織之基礎」「土地分配政策」「農業團體」「農業生產組織與工人之地位」第二部論農業生產政策，詳述「農業經營」與「農業信用」中國爲農業國，是書出世，對於注重農業行政與改良農業組織之經世家，貢獻定當不少也。

人的生活　一冊　四角

著者武者小路先生，爲現代能思想能實行的改造者之一。此書係先生兩篇論文及兩篇戲劇的合刋，一九二〇年在日本出版，以正義愛建立理想的生活，一字一句，均能使人感動，現由毛李二君譯成漢文，願得「人的生活」之諸君，不可不看。

思維術　一冊　七角

此書爲杜威原著，劉伯明譯，共分三大篇：(一)練思之問題(二)邏輯大恉(三)練思分章詳述，譯筆暢達。

新文化叢書

遺產之廢除 一冊 八角

是書為美國黎特原著，共分七編，根據人類權利，經濟原理，以及近代社會公道的理想，暢論遺產之不能不廢。原著條理細密，譯筆亦明淨謹嚴。

赫克爾一元哲學 二冊 一元二角

是書又名世界疑謎 Die Welträtsel，係綜合近世自然科學之重要結果，以成一種哲學之新統系，其勢力之偉大，消流之廣遠，較達爾文之物種原始且尤過之。茲經馬君武先生以明快之筆，譯出吾人欲得清晰之宇宙觀，親切之人生觀，均不可不讀。

女性論 一冊 四角

書係江安馮飛先生所著，凡關於婦女之重要問題，如「婚姻問題」「戀愛問題」「教育問題」「經濟獨立問題」等等，均有精詳之論斷，在中國系統的研究婦女問題之書，本當推此為鼻祖，故人人均有一看之必要。

唯物史觀解說 一冊 四角

是書為荷蘭人 Herman Gorter 所著，立意在使荷蘭勞動者了解唯物史觀之要旨，故辭義淺顯，解釋詳盡，為研究社會問題者之一傑作。

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 一冊 三角半

此書系統的說明近代西洋哲學思想之變遷，對於現代大哲倭鏗，柏格森，羅素，杜威諸家學說，有所比較，文筆亦力求雅馴，可作參攷書，可作高初兩級師範教本。

西洋古代中世哲學史大綱 一冊 五角半

此書以民國十年南高暑期學校劉伯明教授之講演為主，參酌羣書而成。講者係提鍊羣籍之精華，融以心得，述者更經長期的研究，達以明暢簡練之文字，與「近代西洋哲學史大綱」參看，可略窺西洋哲學史之全境。

政治理想 一冊 三角

書為羅素名著，共分五章，(一)政治理想，(二)資本主義與工銀制度，(三)社會主義之缺點，(四)個人自由與公共管理，(五)民族主義與國際主義。

社會問題概觀 二冊 八角

是書為日本生田長江本間久雄兩先生合著，出版以來，備受彼國人士歡迎。全書分十二章，約二十萬言，為敘述近代社會問題唯一清詳之佳構。

德國哲學家杜里舒氏東來之報告及其學說大略

君勱

第一(Prof. Hans Driesch)招聘之經過

方倭伊鏗之旣卻北京講學社之聘也。於是求德國學者中可以代倭氏者。以我當日考之德哲學界。其潮流三。而其爲之領袖者三。

1. H. Rickert（黎嘉德）
2. P. Natorp（那托伯）
3. E. Husserl（虎塞爾）

黎嘉德氏與那托伯氏同屬於所謂新康德派。(New-Kantianismus)然彼此各有區別。黎氏之立脚點。在歷史科學或曰文化科學。那氏之立脚點。在數學與自然科學。黎氏以爲宇宙之本身離思而獨立。故爲非理性的。那氏以爲凡不在思中者。即不能爲人所認識。旣在思中而又能認識。故爲理性的。黎氏曰。不隨時間流轉者。是爲效。(Geltung)（效云者發於心物之對待其義甚長茲不細論。）那氏以爲不隨時間流轉者。只有超越世界。(Transzendental Welt)或曰存在。(Sein)自廣義言之茲二派同爲新康德派。然兩家立說往往背道而馳。故爲之細別者。名那托氏爲馬堡格派。(Marburg-Schule)名黎氏爲西南學派。然推源康德主義之復活。則哥亨(Cohen)氏及那氏之力爲多。故一言新康德派。必先想起哥亨及那托伯。而黎氏輩自另屬之他一類矣。若夫虎塞爾自名爲現象學派。(Phänomenologie)（此現象二字與康德書中所謂現象不同）虎氏說明概念(Begriffe)與覺(Anschauung)之關係曰。存於覺中者是名現象。

離覺中之細目而得其純處(Wesen)。於是以構成概念。故概念雖不直接於覺。然不能離覺。由五官之覺。進而爲純覺。(Wesens schau)則概念之所由以成也。蓋哲學家中有以爲認識之中心在覺。即五官之所觸接者也。如麥哈(Mach)是。有以爲認識之中心在思。是爲概念(Der unanschauliche Begriff)而超於官覺外者也。如馬堡格派是。兩家之說是非莫定。虎氏起。乃倡爲調和之論。以爲概念不能離覺。然超覺以上另有純覺在。此虎氏學說之出發點也。

以上三家各有其特到處。如黎氏則於自然科學外。創文化科學之說。故切於人生。那氏則以思爲宇宙中心。故於康德之認識論。闡發最爲透闢。且爲德國大學最盛之一派。故足以代表德國思潮。至於虎塞爾異軍特起。雖爲惟心主義。而所言與英美之新惟實主義合。於黎氏那氏外自張一幟。方一九二一年四五月正我細細衡量。欲求一最適於中國者而莫知所決。適蔡子民與林宰平兩先生同時蒞耶納。乃於會見倭伊鏗之頃。商之倭氏。倭氏曰黎氏年逾七十。昔年來耶納遷地療養。精神已露異態。渡海遠行。恐非能勝。且黎氏之認識論。偏於形式論(Formalismus)恐於中國今日考求西方文明實際之利害者不適。若夫那托伯雖以新康德派自居。然其學問爲多方面的。於教育學造詣尤深。此人若去。必合中國之意。同時更提一人。曰那氏行年亦已老。去否不可必。若彼不去。不可不求第二人以代之。以余所見。德國壯年哲學家。年不過五十左右者。當以杜里舒爲第一人。其人自生物學出身。轉而至哲學。故其哲學有科學上之根據。或者於中國今日好求證於科學之趨向相合。於是蔡林兩先生及森均以倭氏言爲然。先詢那氏。如那氏不願東行。則以杜氏代之。議既定。尚未致書那杜兩氏。森以此段談話內容。於選定人物極有關係。而主人之講學社不可不令其知之。乃有去年四月三十日致講學社述德國哲學名人七人之書。遲之又久。竟不得內地覆書。森以道遠不敢擅斷。乃待之數月。至八月間在法忽得梁任

公先生來電。云聘一英生計學者赴東講演。如不得生計學者。則於迭金生(Dikinson)杜里舒兩人中擇一人。關於生計學者。以開恩斯氏(Heynes)既辭謝於前。乃與自由主義之霍白生(Hobson)交涉。霍氏以病辭。而迭氏雖善文辭。不以特別之學術稱於世。於是我乃以倭氏為介。向杜氏提出東遊交涉。杜氏曰諾。於是年餘懸而不決之哲學家人選問題以定。

杜氏已定東來矣。就道約在今年九月。抵滬之日約在十月。逗留年月與羅素同。約為一年。其講演題目今已與杜氏商定者凡四類。

a. 哲學(System der Philosophie)

b. 生機哲學(Philosophie des Organischen)附體魂論(Leib und Seele)

c. 近世哲學史(自笛卡爾起至黑格爾止)

d. 歐美最近哲學潮流(Die gegenwärtigen philosophischen Strömungen in Europa und Amerika)

e. 此外臨時酌定。

以上為公開講演。此外杜氏意以為如大學學生有志於哲學研究者。擬仿歐美研究院之制。選定哲學名家之著作。與之共同研究。彼語森曰今代哲學。不脫康德範圍。故莫如以康德書為藍本。而康德氏未來形上學序論一書。(Prolegomena zu einer jeden Künftigen Metaphysik)尤為康德著作之善本云。

杜威來而去矣。羅素來而去矣。杜里舒之來亦不遠矣。一美人也。一英人也。今又繼之以德人。吾思想界之周諮博訪。殆鮮有如今日之盛者也。

第二 杜里舒氏略傳及其著作目錄

去年德國新出一書。名『自白中之德國現代哲學』(Die deutsch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ellungen) 由某書舖請德國各大哲學家各爲文一篇。自述其所學與系統之成立。蓋由各人親口說出其學問上之經歷。而德國哲學一般思潮因以表顯。此則其書名之所由來也。此書中杜里舒之文與焉。今取杜氏所自述者。表而列之如左。

一八七七—一八八六 學於漢堡之文科中學。

一八八七—一八八九 入南德各大學。卒業於耶納大學。其卒業論文爲生物學家赫克爾(Häckel) 所審定。

一八九〇 在熱帶上搜集動物。

一八九一 在意海岸脫里愛司脫 (Trieste) 旅行研究。

一八九一—一九〇〇 在意之那泊爾之德國所設地中海生物研究所中從事實驗。

一九〇七—一九〇八 蘇格蘭之愛白地大學聘爲吉福特教授(Gifford Lecturer)

一九〇九 入哈一特堡(Heidelberg)爲講師。

一九一一 任爲哈大學二等敎授。

一九一七 轉千恩大學(Köln)爲一等敎授。

一九二一 轉撒遜京城蘭泊齊希大學(Leipzig)敎授。

考德國之例。敎授之在各大學皆可以轉來轉去。甲大學敎授有去職者。則由其敎授會議選定本大學或他大學之二等或一等敎授一人以補其缺。當甲大學提起交涉時。乙大學之敎授對於甲大學除法定薪俸外。以某地生活程度。可另提津貼條件等。有時乙大學中欲留此敎授者。則增給其俸以抗之。面小市之大學。往往不敵大市大學財力之雄厚。故人才常舍小而趨大。當蘭泊齊希之招致杜氏也。

杜氏以蘭城為中德大城。轉徙較不易。且以德近來各市人滿為患。難於覓居。故對於蘭大學嘗提出某種條件。蘭大學始拒之。繼以蘭城大學居德諸大學中第三位。不可無獨立之思想家主持哲學講座以抗北之柏林。南之孟勳。於是又有第二招聘之書致杜氏。且特購屋一所以居杜氏。此為德國各大學招致教授時向例所罕見者。徒以優禮杜氏。故有此舉。即此一端。可以見杜氏在德之聲價為何如。故我於其惠然東來。不能不向我學界鄭重介紹者也。

杜氏始為純粹之生物學家。繼轉而為哲學家。而當其為生物學家時。初持機械主義。(Machinen Theorie) 旋悟其非。乃標生機主義。(Vitalismus) 故舊時著作。無取列舉。茲但舉其與近時學說關係之書。并其出版年月如下。

一　一九〇五年生機主義之理論及歷史。

Der Vitalismus als Geschichte und als Lehre

英文譯本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Vitalism, translated by C. K. Ogden

二　一九〇八年機體之科學與哲學。

Philosophie des Organischen

英文譯本 The Science and Philosophy of the Organism.

三　一九一二年秩序論。

Ordnungslehre.

四　一九一三年個性問題。(倫敦大學講演)

The Problem of Individuality. (只有英文本。)

五　一九一三年。論理學爲解決不盡之問題。
Die Logik als Aufgabe.

六　一九一六年。體魂論。
Leib und Seele

七　一九一七年。實在論。
Wirklichkeitslehre

八　一九一九年。知與思。
Wissen und Denken

九　一九一九年。進化論之論理的研究。
Logische Studien über Entwicklung.

我之所以列此目錄者。蓋我對於我學界希冀其在杜氏未蒞。吾土時先將以上各書自行研究。庶於聽講時不至茫無頭緒。尤希望吾學界將杜氏各書一一譯成漢文刊佈行世。使不通英德文者可以窺見杜氏學說。我深知杜氏學說。雖不至如數理哲學之羅素之難解。然亦決不如實用主義之杜威之可以家喻戶曉。此時能先盡下一分工夫。則於杜氏來時必能多得一分實益。此則全國之生物學家以及哲學家之責也。至於以上各書之內容。如秩序論。即普通所謂論理學或認識論之部分。（然與尋常所謂認識論絕對不同。）。如實在論則爲杜氏之形上學。此二書中。杜氏之全體哲學系統存焉。機體之科學與哲學以及生機主義之理論與歷史。則杜氏之生物哲學焉。以上四書爲杜氏自成一家言之書。故不可不急譯者。若森而有日力。所欲着手者。則爲個性問題。書名個性。實在杜氏之生物哲學與理論

的哲學咸在其中。故擬易以杜里舒學說概略之名。以之出版行世。此則區區微薄之貢獻。姑作為杜氏東來之吶喊可也。

第三　杜里舒氏學說之大略

杜氏嘗自述其學問經歷曰。『我為動物學家二十年。故我之哲學之出發點。即以思想方法。支配生物學問題者也。』我為之換一語以說明之。杜氏學問之發端在生物學。繼也以生物現象。建立其所謂論理學。其終也更本生物界以推定形上界。故謂杜氏之宇宙觀。建築於生物界可焉。如是欲知杜氏之學說者。當自生物學以及於哲學。故分二類以說明之。第一，生物理論。第二，哲學。

甲類　生物理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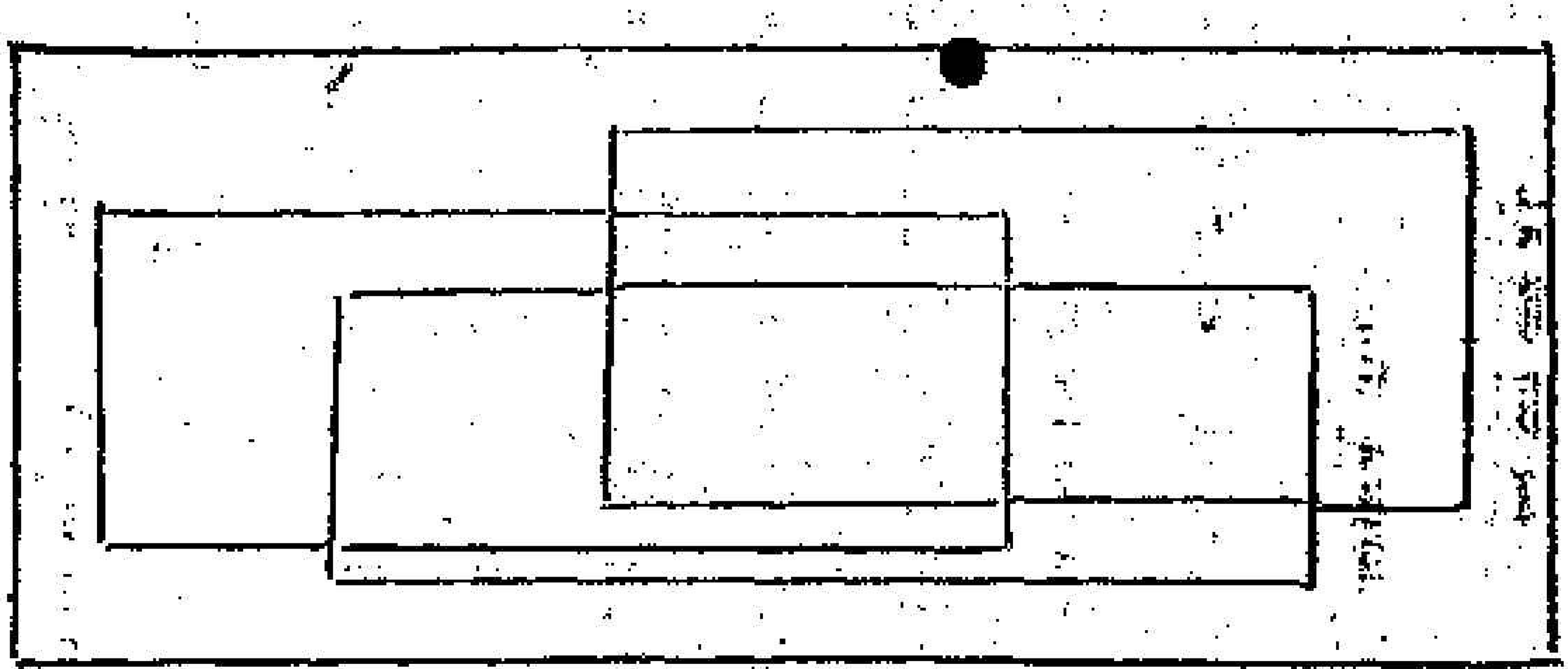
當十九世紀之後半。生物學受物理化學之影響。以為機體之構成。如化合物之以元素合成。甚或視之若機器。以為由若干機件配合而成。是說也。名為機械主義。其要點有三。第一，機體之構成。由若干分子所結合。第二，此分子之結合。若有人為之發縱指示。第三，若分子稍變。則所產生之物亦隨之而變。一八八〇年之交。德之生物學者羅和氏(Roux)創生物進化上之機械論(Entwicklungs-mechanik)即研求生物形態變遷之由來。若胎生。各種復原。遺傳。生物體系咸屬焉。羅和氏雖自命為進化論者。而當時之所謂進化論者。實一機械主義者也。其解釋生物構成之由來曰。卵與卵中之核。乃一極複雜之機器也。此機器由細胞之開剖(Cell Cleavage)而自行分裂。(Disintegration)於是為胎之發展。羅和氏為證明其說。取蛙卵之第一次開剖之一二細胞。其一殺之。其二育之。此所育之細胞。長成一胎。且為常胎之一半。於是羅氏從而推論之曰。細胞二之之一。則成半胎。可知分子半。則產生之物亦半。此則機械論之鐵證也。當時持此說者。不獨羅氏。即有名之生物學家威士門(Weissmann)之持論。大略相同。杜里舒氏之始為

生物學家也。嘗隨諸大家之後。附和其說。及一八九一年。將羅和氏之方法。驗之海蝟之卵。取第一次開剖之卵而試之。（二分之一）又取第二次開剖之卵而試之。（四分之一）所養成者。乃一全胎而非半胎。推其形居常胎之半減常胎四分之一。於是杜氏之試驗。大證羅氏立言之非。至一八九五年。所搜材料尤多。尤覺機械說之不可通。於是著『行態過程之位置論』一書。而自居於生機主義者。(Vitalism)是杜氏學說獨立之始。至今未之或變者也。

杜氏所謂生機主義者。生活之自主之謂也。(Autonomy of Life) 意謂生活自身。自生變化。其所以然者。必另有原因。初非可以化學物理作用。所得而解釋焉。而杜氏所以證明其說。則有左證三。

第一證　杜氏之第一證。即本於前文一八九一年之試驗也。杜氏推此方法於他種動物之卵。若魚卵，若蠑螈之卵。結果無一不同。乃至羅和氏之蛙卵。其二細胞之一。長育以後。亦爲一全胎。惟形較小。若更推之細胞開剖之第五期之細胞圈。其中細胞以千計者。取此細胞圈而任意剪斷之。所長成者。終能成一幼蟲。惟形較小。於是杜氏爲之推定曰。胎生的細胞。有可窺見的價值。(Prospective value)有可窺見的可能。(Prospective Potency) 羅氏以爲兩細胞中僅取其一。故胎只能爲半個。此所謂以細胞之可窺見的價值等於可窺見的可能者也。杜氏反之。曰細胞之可能性。遠在羅氏所觀察之上。故可窺見的可能性遠大於可窺見的價值者也。細胞圈之片段。無論如何剪斷。所成之胎。均成一完形。若是者必細胞圈中之千細胞。其可窺見的可能性。無一不同而後可。猶之開剖之第一第二期之細胞。所以能成完胎者。必其可窺見的可能性亦無一不同而後可也。各細胞之可能性均屬相同。故杜氏名此現象。曰平等可能生系。(equipotential ontogeretic system) 此平等可能生系中又分二類。第一，如卵巢。則任何一卵。能長成一複雜之機體。故名之曰複雜的平等可能系。(Complex equipotential system) 至如細胞圈。則不能以一細胞

長成一機體。但各細胞能各盡一種職分。與他細胞相輔而成一機體。此之謂協和的平等可能系。（Harmonious equipotential System）杜氏嘗畫一圖。以說明之。如下方。



協和的平等可能系(H. E. S.)

（圖中大直方。表示普通狀態下之協和的平等可能系。此外附屬之各小直方。均能平等的產生小而完具之機體。依機械主義者之言。大直方爲一機器。今但割裂此機器之某部。而謂此部分中之機器。一一等於大機器。此說如何可通。）

昔之持機械主義者之恒言。以爲機器者。乃特定的物理化學分子之特定的結合。而生生之理。即由各分子之相互影響而來。誠如論者之言。卵核如機器。此卵核內各分子發生作用。於是成胎。則細胞之分裂者。僅取其半。應不能成全胎。今焉僅取分裂之細胞之半。而其爲全胎自若。則胎生之必非以機器說所得而解釋明矣。

第二證　前段所云複雜的平等可能系之卵巢。由於單一細胞名基礎細胞(Anlage)者而來。此基礎細胞經數千次之開剖。於是成卵。而爲胎之發展。誠卵在普通常態之下。惟不經分裂者乃能成胎。則機械說非不可通。蓋卵中或者有一部縮小機器在內。以開剖之結果。乃發展而成胎。今也知卵之所以成。由於以前數千次之開剖而來。然已開剖。何以尚能成一機器。所最不可解者。經無數次之開剖。而其爲一機器也自若。由一卵而終至於成機體。此種機器。其奇妙不可思議爲何如。非不可思議也。乃機械說之不可通也。

第三證　以上所言。皆就形態之生生(Morphogenesis)言之也。然生物學中尚有他一部。是爲行動

生理學。(Physiology of movements) 行動生理學所當研究者。有本能 (Instinct) 有行爲 (action) 然關於本能一端。今尙無確定學說。至於行爲之關於人類者。證據確然。茲姑去其心理方面。而但就其自然現象方面言之。論行爲者計有二說。一曰以生理構造下一切解釋。二曰行爲不能以生理構造解釋。杜氏則主第二說者也。杜氏嘗舉一例曰。育於英之孩童。則其舉動如英人。育於德之孩童。則其舉動如德人。然使以英孩而久居於德。則其舉動當類德人。而與久居於英之英孩異。可知人類行動上有一種反映之歷史的基礎。(Historical basis of reaction) 即其平日所積蓄者。至臨事則發見於外也。有爲之解釋者曰。此何足奇。亦猶留聲器之受音於先。一觸動則音發於外矣。或如優伶之誦劇本。及登場則一一高聲朗誦之耳。此說也驟視之若甚有理而不知其非也。留音器與優伶之發於外者。常以所受者爲限。若夫常人之行爲則不然。平日所薰染。於其臨時行爲固有關係。然除所薰染外。必有獨出心裁之處。蓋歷史的基礎。可能性之貯藏處也。此可能性僅爲人所用而非能用人者也。此行爲之特徵一。人之行爲上。有外界之刺激。則內界發生感應。此一定之理也。然刺激與感應之關係。非總和的而個性的。譬之有能說英法德諸國語言者。此諸語言之物理的動作絕不相同。然自善三國語言者觀之。則瞭解之效一而已何也。以個性化之關係在背後故也。又如物理的動作本不甚相遠。然自受之者言之。其感應大異。譬如德文中。你的曰 (Dein) 我的曰 (Mein) 二者之差。不過一字母。然曰。你的父親死。(Dein Vater ist tot) 或我的父親死。(Mein Vater ist tot) 則其受之者刺激大大不同。何也。以個性化之關係在背後故也。如是刺激與感召之關係爲個性的。此爲行爲之特徵二。自此兩大特徵言之。人類行動雖爲平日歷史所牽制。而自有不盡聽命於歷史者在。其所謂刺激與感應之間。初無一定因果。常視其受刺生感之個人而異。則其不可與機器同日而語。彰彰明甚矣。

凡此三證。所以排機械主義。亦即所以確立生機主義。生機主義云者。謂形態之變。初不起於物理化學的原素。而必有發自內部之動因而已。如是云云。謂爲一種消極說明可。爲謂積極說明不可。何也。生機主義之內部動因安在。尙未之及焉。曰是在隱德來希(Entelechy)隱德來希者。與機械的云者相反對。有所新鑄之謂也。生物現象。以隱德來希爲主因。此物爲何物歟。物質歟非物質歟。受納涅歟非受納涅歟。衆說紛紜。莫衷一是。而就其作用言之。則有至明且顯者在。前文所云協和的平等可能系中。以同一系而細胞之數無窮。無數之細胞。其可能性又各無限。此可能性所以各有所裁制者。則隱德來希之力也。在甲細胞其裁制力爲一種。在乙細胞又爲一種。在丙細胞則又爲第三種。以此種種不同之制裁力。於是乃能合無數細胞而構成一種生機。此其作用之妙。殆非人力所能想像者。苟有問者。隱德來希何自來乎。杜氏曰。此非人之所知也。蓋生何自來。非人之所知。故隱德來希之不可知亦猶是耳。

杜氏持生機主義。而歸本於隱德來希。其消極方面之駁倒機械論者之言。證據確鑿。不可復搖。以云積極方面。雖有所謂隱德來希之說。然其爲物。渺茫難明。故有駁之者。謂杜氏雖有說明。而等於無說明。然吾以爲隱德來希之性質暫不問。若生命現象。非物質之所得而解釋。則杜氏已明白道破之矣。且其所謂非總和而個性也。要皆以生爲巍然獨立之一體。初非以元素積疊而成。自此點言之。雖與柏格森之生命奮進。倭伊鏗之精神生活原不相同。然三家之不以物理因果律適於生活則一焉。

第二類　哲學（非形上學之部）

生物上最顯着之現象。曰求達於全體性。(Ganzheit, Wholeness.) 如細胞之成胎一證也。生理上毀損以後。常能自恢復。(restitution) 二證也。生理上某官能發生變化。則其他官能中亦另起變化以應之。（adaptation）三證也。可知機體爲一全體。而求所以保此全體者。則機體之大目的也。抑此全體性。不獨

限於機體。宇宙之大。一全體也。人生其間。求所以整理此全體。使之有條不紊。於是有所謂秩序。(oder)此宇宙而達於有秩序的全體 (one odered totality) 也。則學問之能事畢矣。杜氏曰。全體性之論理。乃論理之始。亦即論理之終。(The Logic of wholeness i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of all Logic.) 蓋謂此焉。全體也。秩序也。論理學之本。亦即人類智識之本也。杜氏乃本此二觀念。以建立其哲學。

今就『自述』文中之分類。為表其哲學系統如下。

哲學系統 Philosophische System

- 1. Lehre vom Ausgang 發端論
- 2. Ordnungslehre 秩序論
  - 1. Allgemeine Ordnungslehre 一般秩序論
  - 2. Naturordnungslehre 自然界秩序論
  - 3. Seelenordnung lehre 靈魂秩序論
- 3. Wirklichkeitlehre 實在論

我讀杜氏書。最使我瞠目失色者。即杜氏絕不蹈習新康德派之陳套語。處處皆自出心裁是也。旗讀慣德國他一派之哲學書者。開卷時於杜氏之書。幾於一語不解。而書中奇怪字樣。不見經傳者。杜氏屢用而不一用。如 Gewussten, ich-ordnungsendgültige, gehalt, jetzt-hier-So-Verknüpfungen. 等等者。幾於滿卷皆是。此果何為而然耶。曰德之哲學界。不滿於新康德派之所謂超越哲學 (Tranzendentale) 者。醞釀已久。杜氏者。即欲衝破此藩籬之一人也。

甲　發端論

欲論杜氏與新康德派之異同。驗之於其哲學之發端論而可見焉。新康德派之哲學。以思為出發點。以為思也者聯合概念而下斷定之謂。為 (Tun) 也。活動 (aktivität) 也。自發 (Spontaneität)

也。杜氏曰。哲學之出發點在『有』(Haben)『知』(Weiss) 所謂『有』者。『知』者『有』某物(Etwas)『知』某物而已。其間無所謂『思』(Denken)亦無所謂『欲』(Wollen)蓋杜氏根據最近思想心理學(Denkpsychologie)之研究。以『爲』以『活動』屬之靈魂(Seele)而哲學出發點之『我思』只有一種『有』之狀態而無活動在其中。申言之。此我乃受的靜的。非活的動的也。故杜氏哲學之根本語曰。

Ich habe bewusst etwas(我自覺的有某物。)

此語中分三。我，一也。自覺的有，二也。某物三也。我者，知之主體也。既無思與欲。故以『有』字表現我與某物之關係。某物者對象也。此三者之聯絡關係。杜氏名之曰三位一體。或曰原始關係。(urbeziehung) 意謂此三者不容分離。自無始以來而已然也。

我之於某物。初無所謂活動或爲。故將康德之發端處所謂理性所謂官能一概掃而空之。而杜氏之意以『我』之所有事者。只在於『觀』(Schauen)觀者，在此三位一體之關係下。發見某物之秩序的符號(Ordnungszeichen)而已。『觀』之所以能發見秩序的符號。而不參以活動者。則以杜氏以爲秩序符號之最終體。(Letztheiten)不出若干項。如『此』『彼』『關係』之類。(詳後)此秩序符號之最終體。皆由直觀而得。故不必動作焉。此直觀而得者。杜氏名之曰直接對象。(Unmittelbarer Gegenstand) 至若所謂『變』(Werden)『久』(Beharren) 則以直接對象而作爲間接對象時始能瞭解之。此則一般秩序論之所有事。而與發端處無涉。茲爲行文之便。故略述之。其詳則俟後章耳。

而杜氏所再三聲明者。則曰他哲學家往往以極深之哲學名詞。必待研究結果而後明白者。竟列之哲學開宗明義之中。如所謂『一般效力』(Allgemeingültigkeit)『一般自覺』(Bewusstsein überhaupt)『

認識對象』(Gegenstand der Erkenntnis)是也。此類未經研究之名詞。覺一一假定在先。此哲學之所以不澈底也。杜氏一反此積習。曰究覺人類有無理性。理性是否人人一樣。暫置不問。而吾人之出發點。則以我所知者爲限。而他人之知不知則不問焉。故杜氏自名其方法曰我知主義。(Solipsismus)夫哲學之研究而僅以我知爲限。而不能以例他人。則哲學爲無價值矣。杜氏曰我非僅以我知爲限。而不問他人如何。但出發之始。可以『我知』作爲一種方法。一若所求秩序。由我一人欲之。且限於我的某物中。(Ich will Meivr Ordnung in meinem Etwas)故自名其方法。曰方法的我知主義。(Der methodische Solipsismus)意謂暫時用此方法。至進一步處。原不以我知爲限焉。

乙秩序論　杜氏之秩序論。分爲三部。曰一般秩序論。曰自然界之秩序。曰靈魂之秩序。杜氏哲學之發端。謂人之對於事物。好求秩序。乃至宇宙之大之全秩序。苟可以一覽而得之者。尤爲人心所希冀。宇宙雖複雜。而我之觀之者。若有條不紊。成一首尾完具之全體。此則人類之理想也。杜氏名之曰秩序一元主義。(Ordnungsmonismus)或曰秩序一元主義的理想。(Ordnungsmonistisches Ideal)茲舉杜氏『知與思』一書中之原語如下。

(Ich wünsche das Etwas, whelches ich habe, so zu Schaven, dass es trotz seiner Vielleicht bestehenden mannigfaltigkeit ein Ganzes ist, und zwar in jeder Beziehung.)

此理想不可能。彰彰明甚者也。於是求所以代之者。則有一般秩序論。此△△△此紛亂的而變爲秩序的則奈何。杜氏曰。人之於其對象也。有『當時』之念。(Der Damals-Ton)當時者。比較前後之謂。是爲一度之行列(eine eindimensionale Reihe)此一度之行列。以分段之點成之。今也欲使此分段者或爲永續。於是生『時間』之觀念。由此時間觀念。乃有所謂變與恒。(Werden und Dauer)某物之對於永續

之時間而永續者謂之恆。某物之對於永續之時間而不永續者謂之變。此變與恆之觀念。對於直接對象不得適用。何也直接對象。瞬息萬變者也。故變之與恆，不得而比較。於是此所謂「我」以直觀之法。使此直接對象中之某某物。等之於間接對象。意謂以直接作爲間接後。此間接者若獨自存在。初不以我之變不覺而異也。此若獨自存在之間接對象之全體。名曰自然界。(Die Gesamt-heit der so gemeinten Mittelbaren Gegenstände heisst die Natur) 故自然界云者。一秩序的概念(Ordnungsbegriff)也。

此自然界中其不能達到秩序一元的理想。猶之一般秩序也。於是有代此一元的理想者。則有三。第一曰類(Klassen)第二曰系(Systamatik)第三曰因果。(Kausalität)

同類之事。可以滙歸爲一者名曰類。如有脊動物，類也。兩木相擦則生熱亦類也。求同者名曰類。求異者名曰系。就其相異之處而考其理由。此系之所有事也。若夫因果論則與造成自然界之秩序。其關係爲尤大。以前之一變爲因。後之一變爲果。於是自然界乃有因果之合理的說明。(With regard to Nature rational theory of causality is possible.) 若夫因果關係之種類則有四。第一，單獨因果。(Einzel-heitskausalität) 以前一事爲因。後一事爲果。此見於物理化學者也。前一狀態。只有數字排列。至後一狀態。則變爲一全體。(an arrangement that is a mere sum is transformed into an arrangement of the character of totality of some kind)是爲全體性之因果。(Ganzheitskausalität) 此見於生物界者也。此外尙有二種。一曰物之創造(thing-creating)以造物主爲因。而造物爲果是也。一曰動之創造。(motion-creating)如隱德來希能造愛納渥之說是也。此後二種之因果。不發現於現世界。故事實上不生問題。若夫前二種之因果。單獨因果之顯於物理化學。無復疑義。至全體性因果。除生物外。尙在他處表顯乎。近世學者對於種族沿革論與歷史學。持進化之論者不乏其人。以爲種類與歷史者若抱一目的。向全體性發展。杜氏曰。種類沿革論

中有無全體性。至今絕無證據。以云人類。若倫理觀念中。非無全體性之符號。至於政治史。我但見其只有積疊。而無所謂進化。以云智識史。似乎在積疊之中不無進化之跡可尋。然杜氏亦不敢斷言焉。所謂自然界之秩序論。大略如是。

若夫靈魂之秩序云云。茲但就杜氏所謂靈魂之義。釋之如下。『我』者。能靜而不能動者也。『我』之與外物。只有斷斷續續之點的關係。(Punkthaft) 若夫所謂『自己』本於記憶。已有前後關係。(die Beziehung früher) △△一般秩序論所研究者。即前所謂秩序之最終體(Ordnungsletztheiten)或曰不可分析之秩序意義(unzerlegbare ordnungsbedeutungen)且以此不可分析之秩序符號。應用於各科學。證明各科學之基礎。皆由此最終性之秩序符號來也。杜氏書中所常舉之秩序符號。則『此』(Dieses)『非此』(Nicht dieses)『如此』(solches)『關係』(bezogen)『不同』(Verschieden)『數』(zahl)『相並』(neben)『度』(die Grade)『平行』(die Parallele)『綠』(grün)『酸』(Sauer)『音符』(cis)『樂』(Lust) 是也。此若干字中。自表面言之。有為五官之所覺者。如『酸，綠』是也。有不為五官之所覺者。如『關係』是也。然不問為覺不覺。要其為最終性之秩序符號一也。如論理學則彼此包括之關係之關係學說也。(Logik im engeren Sinne ist Beziehungslehre im Rahmen der Beziehung Inhaltsein schuluss oder Mitsetzen) 故生於關係之符號。數學則多少之關係之關係學說也。(Mathematik ist Beziehungslehre im Rahmen der Beziehung mehr) 故生於數多少之符號。幾何學建築於『相並』(Neben) 觀念上。故『相並』之符號為幾何學之基礎。杜氏所謂符號。適用於論理學數學。其事易。至於自然科學精神科學則不可。故於一般秩序之外。別有所謂自然界之秩序論及靈魂之秩序論。

抑吾於此處。當說明者一事。即杜氏分秩序論為三。而平常哲學之所謂『我』。杜氏亦分之為三。

其在原始關係中而不爲時間所限者。是爲我。(Leh-I) 其在記憶中之我。屬於過去。且有斷斷續續之象者。是爲自己。(Mein Selbst) 其由秩序而生之全體系統。爲永續體。但有時自覺有時不自覺者。是爲我之靈魂。(Meine Seele) 杜氏所以爲此區別者。以哲學發端處之『我。』與對象相對待，本不在時空以內。且據近日思想心理之研究。謂此『我』乃靜的而非動的。此第一之『我』所由來也。若夫人之能回憶已往事情。則於靜的我之外。別有一主體。是爲自己。自己者。在永續之時間內而不定能永續 (Unstetig in der Stetigen Zeit) 者。是記憶錯誤之病所由來也。超於『我』與『自己』以上。別有前後一貫之主體。自近來下意識之說漸漸發明。乃知潛伏於表面之下者。自有一系統一貫之體在。而所謂種種活動。皆由此體來。是爲我之靈魂。杜氏以爲哲學家不能將三種之『我』區別清楚。致有以哲學與心理學混爲一談。故鄭重爲之分別。第一『我』屬於一般秩序論範圍以內者也。第二『我。』屬於自然界秩序論以內者也。第三『我』屬於靈魂秩序論以內者也。（詳『知與思』四十五頁。）

丙　自然界秩序及靈魂界秩序　前文言之。最終性之符號。則爲『此』『非此』等等。蓋物之在我之自覺內者。無論何物。不能逃『此』與『非此』之符號。其負此符號之某物。名之曰直接對象。(Unmittelbarer Gegenstand)即直接在我自覺之內者也。然此直接對象之彼此關係。初無一定秩序。故杜氏有言。Objectivity in its immediateness remains chaotic.（個性問題四十四頁）直接性之對象爲紛亂的。即謂此也。今欲使 Später 然此關係對於永續之時間。猶爲不永續的。何也。當人睡時。此記憶或生活實驗之流(Erlebensstrom)中斷故也。故此流不得謂之眞流。但能比之電流之光燄可也。(『知與思』四十四頁。)於是爲求恒變之不斷關係起見。必須另求他秩序觀念。此則『我之靈魂』所以代『我自己』而起也。換詞言之。記憶之主體爲『自己。』而記憶之外。更加以下意識。此全部之主體。則『靈魂』

是也。自有此又恆又變之主體。(Meine stetig dauernde werdende Seele) 於是心理界之種種現象。乃得而推求矣。前既言之。以直接對象。作爲若自獨立之間接對象。於是自然界之概念以立。今也以直接對象。作爲在靈魂上若自獨立之間接對象。此靈魂概念所由以立也。近世心理學所論各端。如自覺之底裏（Bewusstseinseinlage）如制止(Hemmungen)如決定趨向(determinierende Tenkenzen)皆以靈魂現象。而認之爲若自獨立之體也。不僅此也。有靈魂之說。而後康德之所謂官覺理性。乃得而解釋。乃至所謂思也欲也爲也綜合也比較也。皆必恃『靈魂』之說。而後乃有歸束。此則杜氏所以靈魂爲心理學之基本也。

第三類　形上學

自康德以來。形上學不能成立之說。若久成定論。孔德輩之實證主義者。尤鄙棄形上論。乃近數十年來。潮流大變。昔之所擯斥者。今且有復活之勢。如柏格森則有形上學序論之作。倭伊鏗書中『轉向形上界』(Wendung zur Metaphysik)之語。尤屢見不一見。嗚呼此非科學與形上學本身之得失問題。乃人心之轉移爲之也。杜里舒之學說。既不自直覺出發。又不知所謂精神生活。宜與其形上論相背而馳。乃我讀杜氏之『實在論』而知杜氏形上學的主張之堅强。有出柏氏倭氏上者。以科學家而爲此論。斯亦奇矣。

杜氏哲學。以『我知』爲發端。我知者。我所知如此而已。事物本身如何。非我所問也。然杜氏以爲秩序論中之以『我知』爲出發點。此爲一種方法。若僅以『我知』觀察宇宙。則宇宙之眞理。決不能盡。故當代以事物本身之認識。(Erkennen eines An-Sich) 換言之。取銷『秩序論』而代以『實在論』也。

宇宙之認識。不能離人。所謂事物本身之認識。果何從而認識乎。杜氏曰。自事物本身以立言。非我之所敢知也。至經驗界之內容(Erfohrungsinhalt)在我知範圍以內。則人所共認也。今以我知之內容作

為果。則依因果之理。當必有因在。因者杜氏之所謂實在也。換詞言之。以經驗界之現象為果。而以實在為因是矣。然由果推因。則可謂因者是否正確。不可必者也。故杜氏以為形上學終不免於假定的性者也。由果推因之正確。誠不可必。然有一可必之原則在。則所索之因之複雜程度(Grad der Manigfaltigkeit)必不減於所已得之果之複雜程度。徒以恃此原則。故由現象論以達於形上論。不能謂為全無確實根據。此則杜氏之立脚點也。

杜氏之實在論凡分二部。第一曰，一般實在論。(Die Lehre vom Wirklichen überhaupt) 第二曰，各種實在之形式論。(Die Lehre von den Wirklichkeitsformen) 而此兩部之間。以死之研究為之過渡。

一般實在中所研究者。有以下各問題。

1. Die Ausdeutung der Räumlichkeit（空間之解釋）
2. Die Ausdeutung der Werdens（變之解釋）
3. Die Ausdeutung der Kausalität（因果之解釋）
4. Das Besondere und das Allgemeine（特別與普遍）
5. Die Frage nach dem Einen Ganzen（全體問題或秩序一元主義）

杜氏於以上各事中。列舉種種問題。以證事物之無窮。而人之所知之有盡。故秩序論中之所謂知者。在實在論中則又不是為知。譬之常人以為空間者。相並(Neben)之謂也。意謂凡自然界無不占領空間。故無不相並者也。然就吾人之觀察者言之。謂為相並可也。若就事物本身言之。其果僅為相並乎。抑為表現種種形狀乎。(Gebilde) 不可不研究也。康德氏曰。空間者主觀的觀察形式也。故相並之本身如何。康氏初不作答。然以經驗界之空間的事物空間的現象(Raumesdinge und Raumesgeschehnisse) 觀之。可

知實在界中必另有一特種關係形態。(ein besonderes Beziehungs gefüge) 惟有此實在界之關係形態。而後有此現象界顯於空間之形態。故圓也立方也稱圓也皆事物本身上同一關係形態中之種種不同者也。至問此特種關係形態爲何。則非人之所能答也。斯賓諾沙有言。「實在無不占領空間」然以吾人觀之。所謂單獨因果者。卽物理化學上之現象。誠無不相並無不占領空間者。至若生物界之現象。就其果而言之。亦無不相並無不占領空間。然就其因（隱德來希）而言之。何嘗相並何嘗占領空間。可知生物界之實在。必有隱而不現者在。今僅賴此零星片段。令人窺見宇宙之不可測。則知所謂實在而並不以現象現者。又何可勝數乎。

乃至因果問題。其不易解答。猶之空間問題也。物理界之變化。以前一變爲因。後一變爲果。此之謂因果聯鎖。(Ursach-Wirkung-Verknüpfung) 若夫超個人的變化。(überpersönliches Werden) 如種族沿革，如歷史，則爲一度的。爲可一不可再的。其爲有因果乎。其爲無因果乎。吾人習於因果之說。則強爲之解釋曰。隱德來希因也。此沿革此歷史果也。然安知所謂隱德來希者。非卽表示吾人智識之限界乎。故近來有放棄因果之說者。謂超個人的變中只有自由。(Freedom in Becoming)並無因果者。卽柏格森是也。究竟吾人將認論理上之假定之因果論乎。抑認柏氏進化界之 Dien se fait 乎。此惟有視各人之信仰如何。非理論之所得而斷定也。

以上所云。實在論之第一步也。皆以現象爲果以實在爲因之立脚點上立論者也。今後舍此由果推因之方法。而突然進入他一界。其進入他一界之方法。則以死之研究爲過渡。

死之情況如何。以不屬於經歷之境界。故非人之所得而說明者也。然死之爲經驗界之實在。則無論何人。不能否認者也。常人曰生始也死終也此生始死終之說。果有正確之意義乎。夫亦以時間現象

為標準。故有此說耳。反是者。不以時間現象為標準。安知非所謂終者之未必終。終焉者。不過由甲形式而入於乙形式耳。由『時間的』境界而入於『非時間的』境界耳。明乎此義。安知所謂死者。非去『時』而入於『非時』乎。此去『時』而入『非時』之非謬言。於何證之。曰依生物學之研究。機體者既由『非空間』(Nichträumlichkeit)來。安知其不同時由『非時間』來。其來也由於『非時間』其死也亦曰歸於『非時間』而已。

由『時間』之一界而入於『非時間』之一界。而其中以死為之過渡。由此可以推知所謂實在者。其境界(Zuständlichkeit)有種種。若此世界之表現於時空者。不過境界之一種。除表現於時空之境界外。其他境界。蓋為吾人所不及知耳。

形上學之最終一境。是為上帝。上帝云者。宇宙間種種境界與無『非時間』的變遷之公例之基礎也。蓋以為求到上帝。則一切現象。皆可由之而推演。故上帝之概念。可名曰未發展的可發展的概念。即此大全體中。並各部分而同時並存焉。關於上帝之說。只有可能而無決定。所謂可能則有四。其一，上帝本無本體。即在變遷之中。上帝既在變中。故謂之為全體者。非謂現時已完全焉。乃謂其向完全處進行耳。然全者。兼過去，現在，未來而言。未來既已未來。故上帝為不完全的。且謂為永不完全的可。何也。以將來無盡期也。是為柏格森之說。可名之與汎神論。其二，同源的一神論，謂上帝與此世。本屬同源。故此世者不過上帝之寫照耳。其三，創造的一神論(Kreatorischer Theismus)謂上帝有本體。然其本體之外。另創造此世界。此說也。教會中人宗之。其四，則為雪林氏之說。現世界之事實上之特別處。由上帝本體而來。事實如此。則定命的焉。而其所以如此。則上帝之自由焉。杜氏於此四說。一一為之說明。而其最終之論。則曰不能下斷語。以此問題之性質。與自由問題等焉。

結論

杜氏之說。徹始徹終。本生物現象。以適用於哲學。且轉而以哲學證明其生機主義。若森之淺學。於哲學方問津焉耳。生物學絕未窺門徑。乃敢以介紹杜氏之說自任者。非自謂能知杜氏焉。徒以與杜氏有一面之交。得先聞其學說於百一耳。杜氏嘗引予入蘭伯齊大學動物學研究所。出示其所謂細胞開剖之標本。且介於其門人威爾格氏。爲講其哲學大概。特此一隙之明。故率爾操觚而作此文。若責以評論或比較。則眞所謂魚目唐突璵璠矣。故譯杜氏自述其學說特點之語。以作我此文之結束。文曰。

我哲學之發端。其惟心的程度。尚在康德派或新康德派之上。開宗明義處。但說「我知。」絕不提及「一般效力」之語。至第二部分中。則超出現象論與方法論之外。而認形上學爲學問。雖我之形上學尙不免假定的性質耳。上卷秩序論下卷實在論。二者分離。故絕少不徹底之病。

至於我學說中我所自創者。則有以下各點。

一 以原始的知之秩序概念爲中心。

二 以「複雜程度」之概念屢次應用。

三 未開展之可開展的概念。

四 時，變，自己，靈魂，四者之說明方法。

五 稱自然界對象爲間接的者自獨立的對象。

六 自然界變化之四種形式。

七 以倫理歸入論理中。

八 以積疊與進化兩概念加入歷史哲學中。

九　形上學之發端方法。

十　死之在哲學上所占地位。

十一　我之哲學之出發點之生機主義。

十二　我之排斥心物并行論之方法。

我之超個人問題之說明。卽以生機主義爲本。故生機主義。乃我學說之縮本也。

我哲學之出發語『我自覺的有某物。』導自笛卡兒之我思故我存一語。『我有』二字得之勒姆克氏。(Rehmke)（亦德重要哲學家之一）　然我揭出此二字之先。已自哈德門氏。(Hartmann)浮爾格氏(Volkelt)（蘭伯齊大學哲學教授杜氏之前任也）處認定自覺的我之不活動。自覺我之不活動。得思想心理學之助。而將我之固有思想。切實證明。「觀』(Ichauen)及『精粹』(essentiae)二字。自虎塞爾氏得來。『對象』(gegenstand)之義與麥以農氏。(Meinong)（奧哲學家）同。

至於我之生機主義。絕不受亞歷斯大德氏或哈德門氏之影響。以我之持此主義。尙在讀亞氏哈氏書之先也。且我之生機論。本於科學之研究而出者也。

我之哲學精神。所得於康德及其門人者甚多。此事實也。若對於菲希德，黑智爾，雪林之關係則甚淺薄。或者以爲我之學說與菲希德有相似處。然我之得力菲氏黑氏，雪林氏者甚少。此三氏之影響於吾思想者。尙不如亞歷斯大德，蘭勃尼，叔本華，佛里斯(Fries)哈拔脫(Herbart)勞子(Lotze)之多。以菲氏等號爲德惟心主義之代表。然智識上之自克工夫太少。故立言有溢出範圍外。

總之，我之學說，自我原來之宗旨言之。則理性主義也。所謂理性者。非綜和的機械的之謂也。

而全體性之謂也。然秩序一元論既不能盡情實現。於是我書中有傾向二元論之說。此非我之咎也。而宇宙當前境界(Gegeben)之咎也。我爲良心所驅遣。故不能不明白承認。既已認此當前之境。故我書中說明處。不能免非理性的元素矣。

以上所云云。有爲前文所已見者。亦有至今尚未提出者。質疑問難。請俟之杜氏東來。嗚呼，學始乎細胞。可謂微矣精矣。擴而至於全宇宙。可謂廣矣大矣。本至微至精之工夫。以建立其至廣至大之宇宙觀。此西方之科學方法。所以異乎東方之考據與夫心性之談。吾深望以實驗科學而兼哲學之杜里舒氏爲我學術界闢一天地也。

(完)

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

梁啓超

本學期在清華學校講國史，校中文學社諸生請爲文學的課外講演，輒拈此題。所講現未終了，講義隨講隨編，其預定的內容略如下：

一—二　導言
三　奔迸的表情法
四—五　廻盪的表情法
六　附論新同化之西北民族的表情法
七—八　蘊藉的表情法
九　附論女性文學與女性情感
十　象徵派的表情法
十一　浪漫派的表情法
十二　寫實派的表情法
十三　文學裏頭所顯的人生觀
十四　表情所用文體的比較

右講稿皆於著史之暇閒日抽餘晷草之；其脫略舛謬處自知不少——即如第三講中論奔迸的表情法所引隴頭歌，細思實當改入第四講中論吞咽式表情法條下——今因改造雜誌索稿，匆匆檢付，無暇覆勘校改。惟自覺用表情法分類以研究舊文學，確是別饒興味。前人雖間或論及，但未嘗爲有系統的研究。不揣愚陋，輒欲從此方面引一

端緒；其疏舛之處極盼海內同嗜加以是正。

校中參考書缺乏且時日匆促，故所引作品，僅憑記憶所及，讀者幸勿責其罣漏。

十一，三，二十五，在清華學校。啟超。

一

天下最神聖的莫過於情感用理解來引導人，頂多能叫人知道那件事應該做，那件事怎樣做法，卻是被引導的人到底去做不去做，沒有什麼關係；有時所知的越發多，所做的倒越發少。用情感來激發人，好像磁力吸鐵一般，有多大分量的磁，便引多大分量的鐵，絲毫容不得躲閃，所以情感這樣東西，可以說是一種催眠術，是人類一切動作的原動力。

情感的性質是本能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本能的境界；情感的性質是現在的，但他的力量，能引人到超現在的境界。我們想入到生命之奧，把我的思想行為和我的生命迸合為一；把我的生命和宇宙和眾生迸合為一；除卻通過情感這一個關門，別無他路。所以情感是宇宙間一種大祕密。

情感的作用固然是神聖，但他的本質不能說他都是善的都是美的：他也有很惡的方面，他也有很醜的方面。他是盲目的，到處亂碰亂迸，好起來好得可愛，壞起來也壞得可怕。所以古來大宗教家大教育家，都最注意情感的陶養，老實說，是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情感教育的目的，不外將情感善的美的方面盡量發揮，把那惡的醜的方面漸漸壓伏淘汰下去。這種工夫做得一分，便是人類一分的進步。

情感教育最大的利器，就是藝術：音樂美術文學這三件法寶，把「情感祕密」的鑰匙都掌住了。藝術的權威，是把那霎時間便過去的情感，捉住他令他隨時可以再現；是把藝術家自己「個性」的情感，打進別人們的「情閾」裏頭，在若干期間內佔領了「他心」的位置。因為他有恁麼大的權威，所以藝術家的責任很重，為功為罪，間不容髮。藝術家認清楚自己的地

位，就該知道：最要緊的工夫，是要修養自己的情感，極力在高潔純摯的方面，向上提絜，向裏體驗，自己腔子裏那一團優美的情感養足了，再用美妙的技術把他表現出來，這纔不辱沒了藝術的價值。

二

我這篇講演，說的是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韻文」是有音節的文字，那範圍，從三百篇楚辭起，連樂府歌謠古近體詩塡詞曲本乃至駢體文都包在內。（但駢體文徵引較少）我所徵引的只憑我記憶力所及，自然不能說完備，但這些資料，不過借來舉例，倒不在乎備不備，我想怎麼多也殼了。我所徵引的，都是極普通膾炙人口的作品，絕不搜求隱僻，我想這種作品，最合於作品代表的資格。

我這回所講的，專注重表現情感的方法有多少種？那樣方法我們中國人用得最多用得最好？至於所表現的情感種類，我也很想研究；但這回不及細講，只能引起一點端緒。我講這篇的目的，是希望諸君把我所講的做基礎，拿來和西洋文學比較，看看我們的情感，比人家誰豐富誰寒儉？誰濃摯誰淺薄？誰高遠誰卑近？我們文學家表示情感的方法，缺乏的是那幾種？先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處，去補救他，總配說發揮民族的長處，這是我講演的深意。現在請入本題：

三

向來寫情感的，多半是以含蓄蘊藉爲原則，像那彈琴的絃外之音，像喫橄欖的那點回甘味兒，是我們中國文學家所最樂道。但是有一類的情感，是要忽然奔迸一瀉無餘的，我們可以給這類文學起一個名，叫做「奔迸的表情法」例如碰着意外的過度的刺激，大叫一聲或大哭一場或大跳一陣，在這種時候，含蓄蘊藉是一點用不着。例如詩經：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

『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黃鳥）

前一章是父母死了，悲哀到極處『哀哀……劬勞』八個字，連淚帶血迸出來。　後一章是秦穆公用人來殉葬，看的人哀痛憐憫的感情，迸在這四句裏頭，成了羣衆心理的表現。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

這是荊軻行刺秦始皇臨動身時，他的朋友高漸離歌來送他；他只用兩句話，一點搖控也沒有，卻是對於國家對於朋友的萬斛情感都全盤表出了。

古樂府裏頭有一首箜篌引，不知何人所作，據說是有一個狂夫，當冬天早上，在河邊『被髮亂流而渡』，他的妻子從後面趕上來要攔他，攔不住，溺死了；他妻子做了一首『引』，是：

『公無渡河！　公竟渡河！　墮河而死，將奈公何』

又有一首隴頭歌，也不知誰人所作，大約是一位身世很可憐的獨客。　那歌有兩疊，是：

『隴頭流水，流落四下，念吾一身，飄然曠野。
隴頭流水，鳴聲嗚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這些都是用極簡單的語句，把極眞的情感盡量表出，眞所謂『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你若要多著些話，或是說得委婉些，那麼眞面目完全喪掉了。

『力拔山兮氣蓋世！　時不利兮騅不逝！　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虞兮歌）

『大風起兮雲飛揚！　威加海內兮歸故鄉！　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風歌）

前一首是項羽在垓下臨死時對着他愛妾虞姬唱的；把英雄末路的無限情感都湧現了。　後一首是漢高祖做了皇帝過後，回到故鄉，對那些父老唱的，一種得意氣概盡情流露。

『陟彼北芒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巍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五噫歌)

這一首是後漢時梁鴻做的。滿肚子傷世憂民的熱情，歎了五口大氣，盡情發洩，極文章之能事。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絕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絕』(上邪曲)

這類一瀉無餘的表情法所表的什有九是哀痛一路。這首歌卻是寫愛情，像這樣斬釘截鐵的賭咒，正表示他們的戀愛到「白熱度」。

正式的五七言詩，用這類表情法的很少；因爲多少總受些格律的束縛，不能自由了。要我在各名家詩集裏頭舉例，幾乎一個也舉不出(也許是我記不起)。獨有表情老手的杜工部，有一首最爲怪誕！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結伴好還鄉。便從巴峽穿巫峽，直下襄陽到洛陽』

凡詩寫哀痛憤恨憂愁悅樂愛戀都還容易寫，歡喜真是難。即在長短句古體裏頭也不易得；這首詩是近體，個個字受「聲病」的束縛，他卻做得如此淋漓盡致！那一種手舞足蹈的情形，讀了令人發怔，據我看過去的詩沒有第二首比得上了。

此外這種表情法，我能舉出得的很少。近代人吳梅村詩格本不算高，但他的集中卻有一首確能用這種表情法。那題目我記不眞，像是送吳季子出塞。他劈空來恁麼幾句：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消魂別而已！君獨何爲至於此？生非生兮死非死，山非山兮水非水……』

他送的人叫做吳漢槎，是前清康熙間一位名士，因不相干的事充軍到黑龍江，許多人替他叫冤，都有詩送他，梅村這首算是最好，好處是把無窮的冤抑，用幾句極粗重的話表盡了。

詞裏頭這種表情法也很少，因爲詞家最講究纏綿悱惻，也不是寫這種情感的好工具。若勉强要我舉個例，那麼，辛稼軒的菩薩蠻上半闋：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是長安，可憐無數山。……』

這首詞是在徽欽二宗北行所經過的地方題壁的，稼軒是比岳飛稍爲晚輩的一位愛國軍人，帶着兵駐在邊界，常常想要恢復中原，但那時小朝廷的君臣都不許他；到了這個地方，忽然受很大的刺激，由不得把那滿腔熱淚都噴出來了。

吳梅村臨死的時候，有一首賀新郎，也是寫這一類的情感，那下半闋是：

『故人慷慨多奇節，恨當年沈吟不斷，草間偷活。艾炙眉頭瓜噴鼻，今日須難決絕。早患苦重來千疊。脫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錢不值何消說。……』

梅村因爲被清廷强姦了當「貳臣」，心裏又恨又愧，到臨死時纔盡情發洩出來，所以很能動人。

曲本寫這種情感，應該易些，但好的也不多。以我所記得的，獨桃花扇裏頭，有幾段很見力量。那哭主一齣，寫左良玉在黃鶴樓開宴，正飲得熱鬧時，忽然接到崇禎帝殉國的急報，唱道：

『高皇帝在九京，不管亡家破鼎。那知你聖子神孫，反不如飄蓬斷梗！十七年憂國如病，呼不應天靈祖靈，調不來親兵救兵。白練無情，送君王一命！……

『宮車出，廟社傾，破碎中原費整。養文臣帷幄無謀，豢武夫疆場不猛。到今日山殘水賸，對大江月明浪明，滿樓頭呼聲哭聲。這恨怎平，有皇天作證：……』

那沈江一齣，寫清兵破了揚州，史可法從圍城裏跑出，要到南京，聽見福王已經投降，哀痛到極，迸出來幾句話：

『拋下俺斷蓬船，撇下俺無家犬！呼天叫地千百徧，歸無路，進又難前！……累死英雄，到此日看江山換主，無可留戀』

唱完了這一段，就跳下水裏死了。跟着有一位志士趕來，已經救他不及，便唱道：

『……誰知歌罷賸空筵？長江一線，吳頭楚尾路三千，盡歸別姓，雨翻雲變！寒濤東捲，萬事付空烟！……』

這幾段，我小時候讀他，不知滴了幾多眼淚。別人我不知道，我自己對於滿清的革命思想，最少也有一部分受這類文學

的影響。他感人最深處，是一個個字，都帶着鮮紅的血嘔出來。雖然比前頭所舉那幾個例說話多些，但在這種文體不得不然，我們也不覺得他話多。

凡這一類，都是情感突變，一燒燒到「白熱度」；便一毫不隱瞞，一毫不修飾，照那情感的原樣子，迸裂到字句上。我們既承認情感越發真越發神聖，講真，沒有真得過這一類了。這類文學，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分劈不開——至少也是當他作出這幾句話那一秒鐘時候，語句和生命是迸合爲一。這種生命，是要親歷其境的人自己創造，別人斷乎不能替代。如『壯士不還』『公無渡河』等類，大家都容易看出是作者親發的情感。即如桃花扇這幾段，也因爲作者孔云亭是一位前明遺老，（他裏頭還有一句說那曉得我老夫就是戲中之人？）這些沈痛，都是他心坎中原來有的，所以寫得能夠如此動人，所以這一類我認爲情感文中之聖。

這種表現法，十有九是表悲痛；表別的情感，就不大好用。我勉強找，找得牡丹亭驚夢裏頭：

『原來是姹嫣紅開徧，似這般都付與斷井頹垣！』

這兩句的確是屬於奔迸表情法這一類。他寫情感忽然受了刺激，變換一個方向，將那霎時間的新生命迸現出來，真是能手。

我想悲痛以外的情感，並不是不能用這種方式去表現。他的訣竅，只是當情感突變時，捉住他「心奥」的那一點，用强調寫到最高度。那麼，別的情感，何嘗不可以如此呢？蘇東坡的水調歌頭，便是一個好例：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這全是表現情感一種亢進的狀態；忽然得着一個「超現世的」新生命，令我們讀起來，不知不覺也跟着到他那新生命的領域去了。這種情感的這種表現法，西洋文學裏頭恐怕很多，我們中國卻太少了。我希望今後的文學家，努力從這方面開拓境界。

四

這一回講的，我也起他一個名，叫做「迴盪的表情法」是一種極濃厚的情感蟠結在胸中，像春蠶抽絲一般，把他抽出來

這種表情法，看他專從熱烈方面盡量發揮，和前一類正相同；所異者，前一類是直線式的表現，這一類是曲線式或多角式的表現；前一類所表的情感，是起在突變時候，性質極為單純，容不得有別種情感攙雜在裏頭。這一類所表的情感，是有相當的時間經過，數種情感交錯糾結起來，成為網形的性質。人類情感在這種狀態之中者最多，所以文學上所表現亦以這一類為最多。

這類表情法，在詩經中可以舉出幾個絕好模範：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
予羽譙譙，予尾翛翛，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音嘵嘵。』（鴟鴞）

三百篇的作者，百分之九十九沒有主名，獨這一篇因尚書金縢所記，我們確知係出周公手筆，是當管蔡流言王業漂搖的時候，作來感悟成王的。他託為一隻鳥的話，說經營這小小的一個巢，怎樣的擔驚恐，怎樣的捱辛苦，現在還是怎樣的艱難。沒有一句動氣話，沒有一句灰心話；只有極濃極溫的情感，像用深深的刀痕刻鏤在字句上。那情感的豐富和醇厚，真可以代表「純中華民族文學」的美點。他那表情方法，是用螺旋式，一層深過一層。

『弁彼鸒斯，歸飛提提，民莫不穀，我獨於罹。何辜於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踧踧周道，鞫為茂草，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於毛，不離於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小弁）

這詩共八章，為省時間起見僅引三章，其實全篇是無一處不好的。這詩也大概尋得出主名，是周幽王寵愛褒姒，把太子廢了，太子的師傅代太子做這篇詩來感動幽王，幽王到底不聽，周朝不久也被犬戎滅了；算是歷史上很有關係的一篇文學。這詩的特色是把磊磊堆堆蟠鬱在心中的情感，像很費力的纔吐出來，又像吐出又像吐不出，吐了又還有。那表情方法，專用「語無倫次」的樣子，一句話說過又說，忽然說到這處，忽然又說到那處。因這種方式來表現這種情緒，恐怕再妙沒有了。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黍離）

這首詩依舊說是宗周亡了過後，那些遺民經過故都，憑弔感觸做出來，大約是對的。他那一種纏綿悱惻迴腸盪氣的情感，不用我指點，諸君只要多讀幾徧，自然被他魔住了。他的表情法，是胸中有種種甜酸苦辣寫不出來的情緒，索性都不寫了，只是咬着牙齦長言永歎一番，便覺得一往情深，活現在字句上。

『肅肅鴇羽，集於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有其極！』（鴇羽）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以遊。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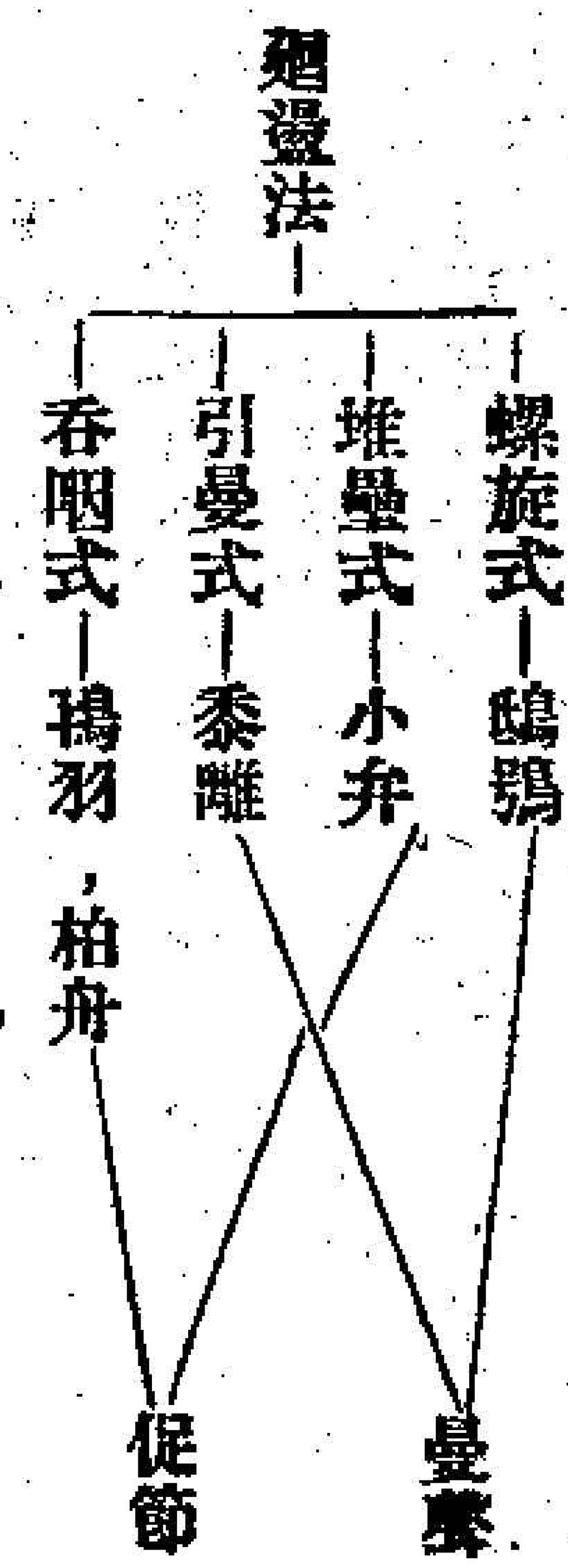
憂心悄悄，慍於羣小。遘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柏舟）

那鴇羽篇，大約是當時人民被强迫去當公差，把正當職業都擔擱了，弄到父母捱餓。那柏舟篇，大約是一位女子受了家庭的壓迫，有冤無處愬。都是表一種極不自由的情感。他的表情法，和前頭那三首都不同：他們在飲恨的狀態底下，情感幾

發洩到喉嚨，又嚥回肚子裏去了。所以音節很短促，若斷若續；若用曼聲長謠的方式寫這種情感便不對。

這五篇都是廻還的表情法，卻有四種不同的方式，我們可以給他四個記號：



詩經中這類表情法，眞是無體不備，像這樣好的還很多，小雅什有九皆是。眞所謂『溫柔敦厚』放在我們心坎裏頭是喫的。

詩經這部書所表示的，正是我們民族情感最健全的狀態；這一點無論後來那位作家，都趕不上。

楚辭的特色，在替我們文學界開創浪漫境界，常常把情感提往『超現實』的方向，這一點下文再說。他的現實方面，還是和三百篇一樣路數，纏綿悱惻，怨而不怒，試舉數段爲例：

『……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涉江）

『……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而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惜誦）

『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哀郢）

『……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爲此態也』（離騷）

『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

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脩以爲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同上）

屈原的情感，是煩悶的；卻又是濃摯的，孤潔的，堅強的。濃摯孤潔堅強三種拼攏一處，已經有點不甚相容，還湊着他那種境遇，所以變成煩悶。涉江那段，用象徵的方式，烘托出煩悶；惜誦那段，寫無倫次的煩悶狀態，和前文所引的小弁同一途徑。哀郢那段，把濃摯的情感盡量顯出；離騷兩段，專表他的孤潔和堅強。屈原是有潔癖的人，鬧到情死；他的情感，全含亢奮性，看不出一點消極的痕跡。

宋玉便不同了。他代表的作品是九辯，完全和屈原是兩種氣味：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憭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泬漻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憯悽增欷兮薄寒之中人，愴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坎廩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九辯）

這篇全是漢晉以後那種歎老嗟卑的頹廢情感所從出，比屈原差得遠了。但表情的方法，屈宋都是一樣，我譬喻他像一條大蛇，在那裏蟠—蟠—蟠！又像一個極深極猛的水源，給大石堵住在石罅裏頭到處噴迸。這是他們和三百篇不同處。

楚辭多半是曼聲；很少促節，大抵這一體與促節不甚相宜。獨有淮南小山招隱士是別調，全篇都算得促節，如：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坱兮軋山曲岪，心淹留兮恫慌忽，罔兮沕，憭兮栗，虎豹穴，叢薄深林兮人上慄。』

但這種促節不全屬吞咽一路；像哀郢那幾句，的確寫飲恨的情感，卻仍是曼聲。

漢魏六朝五言詩的表情法，都走微婉一路，容下文再說。要看他們熱烈的情感，還是從樂府裏找。試舉幾首爲例：

(1)

中國韻文裏頭所表現的情感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
思念故鄉，鬱鬱纍纍。
欲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
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2)

『秋風蕭蕭愁殺人，出亦愁，入亦愁。
座中何人，誰不懷憂，令我白頭。
胡地多飇風，樹木何脩脩。
離家日趨遠，衣帶日趨緩；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3)

『來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
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饑不及飧……』

(4)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
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
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
他家但願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
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爲黃口小兒

今時淸廉難犯，敎言君自愛莫爲非。
今時淸廉難犯，敎言君自愛莫爲非。
行吾！去爲遲；
平愼行，望君歸」

（注）行吾之「吾」字，疑卽「乎」字同音通用。

(5)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瑇瑁簪。
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
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
相思與君絕，雞鳴狗吠當知之。
妃呼豨！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注）「妃呼豨，」感歎辭。

這些樂府，不惟不能得作者主名，並不能確指年代，大約是漢以後唐以前幾百年間的作品。此外還有許多好的，因爲他是另外一種表情法，等到下文別段再講。讀這幾首，大略可以看得出當時平民文學的特采，是極眞率而又極深刻，後來許多專門作家都趕不上。李太白刻意學這一體，但神味差得遠了。

漢代大文學家很少流傳下來，最有名的是幾篇賦，都不是表情之作。五言詩初發軔，沒有壯闊的波瀾；摹仿三百篇取蘊藉一路的較多些，很迴盪的可以說沒有。勉強舉一兩首，如蘇武的：

「結髮爲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
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
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爲生別滋。

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歸來，死當長相思」

枚乘的：

「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
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
相去日已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
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莫復道，努力加餐飯。

兩首皆寫男女別時別後的情愛，前一首近於螺旋式，後一首近於吞咽式。當時作品中，只能到這種境界而止；往前比，比不上三百篇楚辭，往後比，比不上唐人同時的，也比不上平民文學的樂府。到三國時建安七子，漸漸把五言成立一個規模，內中以曹子建為領袖。子建贈白馬王彪一首，可算得在五言詩裏頭別出生面，開後來杜工部一路。這詩很長，錄之如下：

「謁帝承明廬，逝將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廣且深，欲濟川無梁。汎舟越洪濤，怨彼東路長。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太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縱橫。中逵絕無軌，改轍登高岡。修坂造雲日，我馬玄以黃。

玄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鴟梟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白黑，讒巧反親疏。欲還絕無蹊，攬轡止踟躕。

踟躕亦何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孤獸走索羣，銜草不遑食。感物傷我懷，撫心長太息。

太息將何為，天命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京師。存者忽已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晞。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唶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殷勤。憂思成疾疢，無乃兒女仁。倉卒骨肉情，能不懷苦辛。

苦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列仙，松子久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淚即長路，援筆從此辭。』

大抵情感之文，若寫的不是那一刹那間的實感，任憑多大作家，也寫不好。子建這詩有篇序，說是同白馬王任城王三兄弟入朝，任城王死去，到還國時，『有司以二王歸藩，道路宜異止宿，意毒恨之，蓋以大別在數日，是用自剖，憤而成篇』云云。兄弟的真愛情，從肺腑流出，所以獨好。

此後阮嗣宗幾十首的詠懷，大部分也是表情感的熱烈方面。內中如『二妃游江濱』『嘉樹下成蹊』『平生少年時』『湛湛長江水』『徘徊蓬池上』『獨坐空堂上』『駕言發魏都』『一日復一夕』『嘉時在今辰』等篇都是迴腸盪氣的作品。陶淵明雖然是淡遠一路，(下文別論)但集中詠荊軻，擬古裏頭的『榮榮窗下蘭』『辭家夙嚴駕』『迢迢百尺樓』『種桑長江邊』，雜詩裏頭的『白日淪西河』『憶我少年時』等篇，都是表現他的陽性情感，應屬於這一類。此外如鮑明遠的行路難，潘安仁的悼亡，都也有好處。

中古以降的詩，用這種表情法用得最好的，我可以舉出一個人當代表。什麼人？杜工部！後人上杜工部的徽號叫做『詩聖』，別的聖不聖我不敢說，最少『情聖』兩個字，他是當得起。他有他自己獨到的一種表情法，前頭的人沒有這種境界，後頭的人逃不出這種境界。他集中的情詩太多了，我只隨意舉出人人共讀的幾首為例：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府帖昨夜下，次選中男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新安吏）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垂老別）

這類是由『同情心』發出來的情感。工部是個多血質的人，他自京赴奉先詠懷那首詩裏頭說：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又說：『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又說：『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他還有一首詩道：『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不爲困窮寧有此，祗緣恐懼轉相親。』集裏頭像這樣的還多，都是同情心的表現。他的眼睛，常常注視到社會最底下那一層；他最了解窮苦人們的心理。所以他的詩因他們觸動情感的最多，有時替他們寫情感，簡直和本人自作一樣。三吏三別，便是模範的作品。後來白香山的秦中吟，新樂府，也是這個路數，但主觀的諷刺色彩太重，不能如工部之哀沁心脾。

(1)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污遊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哀江頭）

(2)

『……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哀王孫）

(3)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豈聞一絹直萬

饑，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 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更從亂離說……』（憶昔）

這都是他遭值亂離所現的情感集中這一類，多到了不得，這不過隨意摘幾首；前兩首是遭亂的當時做的，後一首是過後追想的。 後人都恭維他的詩是詩史；但我們要知道他的詩史，每一句每一字都有個「杜甫」在裏頭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 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 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 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 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 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 水深波浪闊，毋使蛟龍得。』（夢李白）

這是他夢見他流在夜郎的朋友李白，夢後寫的情感；他是個最多情的人，對於好些朋友，都有詩表示熱愛，這首不過其一。他對於自己身世和家族，自然用情更眞切了。 試舉他幾首：

(1)

『……老妻寄異縣，十口隔風雪。 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 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 吾寧舍一哀，里巷亦嗚咽。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自京赴奉先詠懷）

(2)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 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 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 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 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 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 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述懷）

(3)

『長鑱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 黃獨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 嗚呼！ 二歌兮歌始放，鄰里爲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強？ 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 前飛駕鵝後鶖鶬，安得送我置汝旁。

嗚呼！ 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良人早沒諸孤癡。 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 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

嗚呼！ 四歌兮歌四奏，林猨爲我啼清晝』。（同谷七歌中三首）

讀這些書詩，他那穠摯的愛情，隔着一千多年，還把我們包圍不放哩。 那述懷裏頭『反畏消息來』一句，眞深刻到十二分；那七歌裏頭『長鑱』一首，意境稍入，這些地方，我們應該看他的特別技能。

他常常用很直率的語句來表情。 舉他一個例：

『憶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黃犢走復來。 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回。 卽今年纔五六十，坐臥只多少行立。 強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 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 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百憂集行）

用近體來寫這種蟠薄鬱積的情感本來極不易，這種門庭，可以說是他一個人開出。 我最喜歡他喜達行在所三首裏頭那第三首的頭兩句：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

僅僅十個字，把那虎口餘生過去現在的甜酸苦辣，一齊迸出，我眞不曉得他有多大筆力。 此外好的很多，憑我記憶最熟的背他幾首：

(1)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 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2)

「帶甲滿天地，胡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去孤城……」

(3)「亦知戍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況經長別心。寧辭擣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外音。」

(4)「今夕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5)「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估客船從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王師未報收東郡，城闕秋生畫角哀。」

(6)「歲暮陰陽催短景，天涯霜雪霽寒宵。五更鼓角聲悲壯，三峽星河影動搖。野哭千家聞戰伐，夷歌幾處起漁樵。臥龍躍馬終黃土，人事音書漫寂寥。」

他表情的方法，可以說是鴟鴞詩或黍離詩那一路，不是小弁詩那一路，和楚辭更是不同。他向來不肯用語無倫次的表現法，他所表現的情，是越引越深，越梫越緊。我想這或是時代色彩，到中古以後，那「小弁風」的堆壘表情法，怕不好適用，用來也很難動人了。至於那吞咽式，他卻常用，夢李白那首，便是這一式的代表。但杜詩到底是曼聲的比促節的好工部表情的好詩，絕不止前頭所舉的這幾首；（無論古近體）我既不是做古詩的選本，只好從略；還有些屬於別種表情法的，下文另講。但我們要知道，這種表情法，可以說是杜工部創作；最少亦要說到了他纔成功；所以他在我們文學界占的位置，實在不同尋常；同時高岑王李那些大家，都不能和他相提並論。後來這種表情法，雖然好的作品不少，都是受他影響，恕我不徵引了。

別的我雖然打定主意不徵引，獨有元微之悼亡的七律三首，我不能不徵引。因爲他是這一類的表情法，卻是杜工部以外的一種創作：

『左公嬌小偏憐女，自嫁黔婁百事乖。顧我無衣搜藎篋，泥伊沽酒拔金釵。野蔬供膳甘長藿，落葉添薪仰古槐。今日俸錢過十萬，與君營奠復營齋

『昔日戲言身後意，今朝都到眼前來。衣裳已施行看盡，鍼線猶存未忍開。尚想舊情憐婢僕，也曾因夢送錢財。情知此恨人人有，貧賤夫妻百事哀』

『閑坐悲君亦自悲，百年到底幾多時。鄧攸無子從知命，潘岳悼亡猶費辭。同穴杳茫何所望，他生緣會更難期。惟將終夜長開眼，報答平生未展眉』

這三首詩所表的情感之濃摯古人後人都有的；但他用白話體來做律詩，在極局促的格律底下，赤裸裸把一團眞情擠出，恐怕連杜老也要讓他出一頭地哩。

五

迴盪的表情法，用來塡詞，當然是最相宜；但向來詞學批評家，還是推尊蘊藉，對於熱烈盤礴這一派，總認爲別調。我對於這兩派，也不能偏有抑揚，（其實亦不能嚴格的分別，）但把迴腸盪氣的名作，背幾闋來當代表：

初期的大詞家，當然推李後主。他是一位「文學的亡國之君」有極悲痛的情感，卻不敢公然暴露。自然要用一種蟠鬱頓挫的方式表他，所以最好。他代表的作品是：

(1)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闌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

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虞美人）

(2)

『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裏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闌，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浪淘沙）

這兩首詞音節上雖然仍帶含蓄，也算得把滿腔愁怨盡情發洩了。所以宋太祖看見，竟自賜他牽機藥，要他的命。宋徽宗的身世，和李後主一樣，他有一首燕山亭，寫得亦是這一類情感；但用的是吞咽式，覺得分外淒切。今錄他下半闋：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怎不思量，除夢裏有時曾去。無據，和夢也新來不做！』

詞中用迴盪的表情法用得最好的，當然要推辛稼軒。稼軒的性格和履歷，前頭已經說過：他是個愛國軍人，滿腔義憤，都拿詞來發洩；所以那一種元氣淋漓，前前後後的詞家都趕不上。他最有名的幾首，是：

(1)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摸魚兒）

(2)

『野塘花落，又匆匆過了清明時節。剗地東風欺客夢，一枕雲屏寒怯。曲岸持觴，垂楊繫馬，此地曾經別。樓空人去，舊遊飛燕能說。聞道綺陌東頭，行人長見，簾底纖纖月。舊恨春江流不盡，新恨雲山千疊。料得明朝，尊前重見，鏡裏花難折。也應驚問近來多少華髮』（念奴嬌）

(3)

『綠樹聽鵜鴂。更那堪杜鵑聲住，鷓鴣聲切。啼到春歸無啼處，苦恨芳菲都歇。算來抵人間離別。馬上琵琶關塞黑，更長門翠輦辭金闕。看燕燕，送歸妾。將軍百戰身名裂，向河梁回頭萬里，故人長絕。易水蕭蕭西風冷，滿座衣冠似雪。正壯士悲歌未徹。啼鳥還知如許恨，料不啼清淚長啼血。誰伴我，醉明月。』（賀新郎）

凡文學家多半寄物託興，我們讀好的作品原不必逐首逐句比附他的身世和事實。但稼軒這幾首有點不同，他與時事有關，是很看得出來；大概都是恢復中原的希望已經斷絕，發出來的感慨，摸魚兒裏頭「長門」「蛾眉」等句，的確是對於宋高宗不肯奉迎二帝下誅心之論；所以鶴林玉露批評他，說「斜陽烟柳」之句，在漢唐時定當賈禍；又說：『高宗看見這詞，很不高興，但終不肯加罪，可謂盛德。』詩人最喜歡講怨而不怒，像稼軒這詞，算是怨而怒了。念奴嬌那首，題目是書東流郵壁；正是徽欽北行經過的地方，所以把他的「舊恨新恨」一齊招惹出來。賀新郎那首，是和他兄弟話別之作，自然把他胸中壘塊，盡情傾吐。所以這三首都是有「本事」藏在裏頭，不能把他當一股傷春傷別之作。

前兩首都是千迴百折，一層深似一層，屬於我所說的螺旋式。後一首卻是堆壘式，你看他一起手硬磞磞的舉了三個鳥名，中間錯錯落落引了許多離別的故事，全是語無倫次的樣子，卻是在極倔強裏頭顯出極嫵媚。三百篇楚辭以後，敢用此法的，我就只見這一首。

這一派的詞，除稼軒外，還有蘇東坡姜白石都是大家。蘇辛同派，向來詞家都已公認；我覺得白石也是這一路，他的好處，不在微詞而在壯采。但蘇姜所處的地位，與辛不同，辛詞自然格外眞切，所以我拿他來做這一派的代表。

稼軒的詞風，不甚宜於吞咽式；但裏頭也有好的，如：

『寶釵分，桃葉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層樓，十日九風雨。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倩誰勸流鶯聲住。鬢邊覷，試把花卜歸期，才簪又重數。羅帳燈昏，哽咽夢中語。是他春帶愁來，春歸何處，卻不解帶將愁去。』（祝英臺近）

這首很有點寫出幽咽的情緒了。但仍是曼聲不是促節。促節的聖手，要推周清眞，其次便數柳耆卿。各錄他的代表作品一首：

(1)

『柳陰直，烟裏絲絲弄碧。隋堤上曾見幾番，拂水飄綿送行色。登臨望故國，誰識京華倦客。長亭路年去歲來，應折柔條過千尺。　閒尋舊蹤跡，又酒趁哀絃，燈照離席。梨花榆火催寒食。愁一箭風快，半篙波暖，回頭迢遞便數驛。望人在天北。　悽惻，恨堆積。漸別浦縈迴，津堠岑寂。斜陽冉冉春無極。念月榭携手，露橋聞笛。沈思前事，似夢裏，淚暗滴。』（蘭陵王）（清眞）

(2)

『寒蟬淒切，對長亭晚，驟雨初歇。都門帳飲無緒，正留戀處，蘭舟催發。執手相看淚眼，竟無語凝咽。念去去千里，烟波暮靄沈沈楚天闊。　多情自古傷離別，更那堪冷落清秋節。今宵酒醒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此去經年，應是良辰好景虛設。便縱有千種風情，待與何人說。』（雨霖鈴）（耆卿）

這兩首算得促節的模範，讀起來一個個字都是往喉子裏嚥。當時有人拿耆卿的「曉風殘月」和東坡的「大江東去」比較，估算兩家品格的高下，其實不對。我們應該問那一種情感該用那一種方式

香咽式用到最刻入的，莫如李清照女士的壺中天慢和聲聲慢，今錄他一首：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切切。乍暖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盃兩盞淡酒，怎敵他曉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着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聲聲慢）

清照是當時金石學家趙明誠的夫人，他們夫婦學問都好，愛情穠摯。可惜明誠早死，清照過了半世寡婦的生涯。他這

詞，是寫從早至晚一天的實感，那種煢獨恓惶的景況，非本人不能領略，所以一字一淚，都是咬着牙根嚥下。

還有一位不是詞家的陸放翁，卻有一首吞咽式的好詞：

『紅酥手，黃藤酒，滿城春色宮牆柳。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錯，錯，錯！　春如舊，人空瘦，淚痕紅浥鮫綃透。桃花落，閒池閣，山盟雖在，錦書難託。莫，莫，莫！』（釵頭鳳）

讀這首詞要知道他的本事：原來放翁夫人是他母族的表妹，結婚後不曉得爲什麽，他老太太發起脾氣來，逼他們離婚，後來兩個人都各自改婚了，但愛情總是不斷。有一天放翁在一個地方名叫沈園，碰着他故妻，情感刺激到了不得，所以塡這首詞。後來直到六七十歲，每入城一次，總到沈園落一回眼淚，晚年還有一首詩：『夢斷香銷四十年，沈園花老不飛綿。此身行作稽山土，猶弔遺蹤一悵然。』這是和孔雀東南飛同性質的一齣悲劇，所以他這詞極能動人。

清朝好詞不少，內中最特別的，算顧梁汾貞觀寄吳漢槎的兩首：

『季子平安否？便歸來，生平萬事，那堪回首。行路悠悠誰慰藉，母老家貧子幼。記不起從前杯酒。魑魅搏人應見慣，料輸他覆雨翻雲手。冰與雪，周旋久。　淚痕莫滴牛衣透。數天涯依然骨肉，幾家能彀？比似紅顏多薄命，爭不如今還有？只絕塞苦寒難受。廿載包胥承一諾，盼烏頭馬角終相救。置此札，君懷袖。

『我亦飄零久。十年來，深恩負盡，死生師友。宿昔齊名非忝竊，試看杜陵消瘦，曾不減夜郎僝僽。薄命長辭知己別，問人生到此淒涼否？千萬恨，爲君剖。　兄生辛未吾丁丑。共些時冰霜摧折，早衰蒲柳。詞賦從今須少作，留取心魂相守。但願得河淸人壽，歸日急翻行戍稿，把虛名料理傳身後。言不盡，觀頓首。』（賀新郎）

這兩首和元微之那三首悼亡，算得過去文學界的雙絕。他是「三板一眼」唱得出來的一封信，以體裁論，已算創作。他的好處，全在句句都是實感，沒有浮光掠影的話，有點子血性的人，讀了不能不感動。後來成容若用盡力量把吳漢槎救回，全是受了這兩首詞的刺激。容若贈梁汾的賀新郎，末幾句：『絕塞生還吳季子，算眼前此外皆閒事。知我者，梁汾耳。』就是

這兩首詞結束的歷史。所以我說情感是一種催眠術。

清代大詞家固然很多，但頭兩把交椅，卻被前後兩位旗人——成容若，文叔問佔去，也算奇事！容若的詞，自然以含蓄蘊藉的小令為最佳；但我們要知道這個人有他特別的性格：他是當時一位權相明珠的兒子，是獨一無二的一位闊公子，他父母又很鍾愛他，就尋常人眼光看來，他應該沒有什麼不滿足。他不曉為什麼，總覺得他所處的環境是可憐的。他的夫人早死，算是他極慘痛的一件事，但不能便認為總原因；說他無病呻吟，的確不是；他受不過環境的壓迫，三十多歲便死了。所以批評這個人，只能用兩句舊話說『古之傷心人別有懷抱』他的文學常常表現出這種狂熱的怪性。我們試背他幾首：

(1)

『辛苦最憐天上月，一昔如環，昔昔都成玦。若似月輪終皎潔，不辭冰雪為卿熱。無那塵緣容易絕，燕子依然，軟踏簾鉤說。唱罷秋墳愁未歇，春叢認取雙飛蝶。』(蝶戀花)

(2)

『如今纔道當時錯，心緒低迷；紅淚偷垂，滿眼春風百事非。情知此後來無計，強說歡期；一別如斯，落盡梨花月又西。』(采桑子)

像這類的作品。眞所謂「哀樂無端」，情感熱烈到十二分，刻入到十二分。許多人說紅樓夢的寶玉，寫的就是成容若，我們雖然不願意輕率附會，但容若的奇情，只怕有點像寶玉哩。

文叔問的詞格很近稼軒白石，但幽咽的作品，比他們多；此處怕要算塡詞界最後的一個名家了。他的名作，我不大背得出，只記得幾句：

『……延佇，銷魂處，早漏洩幽盟，隔簾鸚鵡。殘花過影，鏡中情事如許。西風一夜驚庭綠，問天上人間見否？……』(月下笛)

題目是戊戌八月十三日宿王御史宅聞鄰笛詠的是戊戌政變時事，「隔簾鸚鵡」指袁世凱洩漏我們的秘密；「一夜驚庭綠」等語，很表得出當時社會一般人對於這件事的情感。

此外宋清兩代這類表情法的好詞還很多，我所舉的也不能都算得代表的作品，不過憑我記得的背背罷了。

曲本裏頭用廻盪表情法用得好的很不少，西廂記琵琶記裏頭就有好些，可惜我背不出來。我腦子裏頭印得最深的，是牡丹亭的尋夢：

「最撩人春色是今年。少什麼高就低來粉畫垣。原來春心無處不飛懸。哎！睡荼蘼抓住了裙釵線，恰便是花似人心向好處牽。

「為什呵玉眞重溯武陵源？也則為水點花飛在眼前。是天公不費買花錢；則咱人心上有啼紅怨。咳！孤負了三二月天。

……………

「偶然間，心似繾，梅樹邊。這般花花草草由人戀，生生死死隨人願；便酸酸楚楚無人怨……

「……一時間望一時間望眼連天，忽忽地傷心自憐。知怎生，情悵然，知怎生淚暗懸……

「春歸人面，整相看，無一言。我待要折我待要折的那柳枝兒問天，我如今悔我如今悔不與題箋……

「為我慢歸休緩留連。聽聽這不如歸春暮天。難道我再難道我再到這亭園，則掙的個長眠和短眠……」

像這種文學，不曉得怎麼樣的沁人沁脾！像我們這種半百歲數的人，自信得過不會偷閑學少年，理會什麼閑愁閑恨，卻是一日念他百回也不厭！

其次便是長生殿的彈詞。他寫李龜年流落江南，帶着個琵琶賣技換飯喫，一面彈，一面唱出那種今昔興亡之感。那龜年初出臺唱的是：

『不提防餘年值亂離，逼拶得歧路遭窮敗！受奔波，風塵顏面黑；歎衰殘，霜雪鬢鬚白。今日個流落天涯，只留得琵琶在！……』

跟着唱完了十幾段那麼的人覺得他形跡蹊蹺苦苦盤問他是誰他讓人瞎猜了一大堆，纔自己說明來歷道：

『俺與爲家亡破兵戈沸因此上孤身流落在江南地……您官人絮叨叨苦問俺爲誰，則俺老伶工名喚龜年身姓李』

中間唱的那十幾段段段都好，尤爲精采的是寫馬嵬坡兵變那一段：

『恰正好嘔嘔啞啞霓裳歌舞，不提防撲撲突突漁陽戰鼓。剗地裏出出律律紛紛攘攘奏邊書，急得個上上下下都無措。早則是喧喧嗾嗾驚驚遽遽倉倉卒卒挨挨拶拶出延秋西路，鑾輿後携着個嬌嬌滴滴貴妃同去。又只見密密匝匝的兵惡惡狠狠的話鬧鬧炒炒轟轟剨剨四下喧呼，生逼散恩恩愛愛疼疼熱熱帝王夫婦。霎時間畫就這一幅慘慘悽悽絕代佳人絕命圖。』

這種文學，不是曲本不能有。他的激刺性，比杜工部的哀江頭白香山的長恨歌，只怕還要强幾倍哩！那麼偉的結構，像神龍天矯，非全讀看不出來。

凡長篇的寫情韻文煞尾總須用些重筆，像特別拿電氣來震盪幾下，纔收束得住。如離騷講了許多漫遊寬解的話，最後幾句是『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乎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招魂說了一大堆及時行樂的話，最後幾句是：

『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都是用這種方法，把全篇增幾倍精采。曲本裏頭得這訣竅的，要算桃花扇最後餘韵那齣的哀江南：

『山松野草帶花挑，猛擡頭秣陵重到！殘軍留廢壘，瘦馬臥空壕。村郭蕭條，城對着夕陽道。1.

『野火頻燒，護墓長楸多半焦；田羊羣跑，守陵阿監幾時逃。鴿翎蝠糞滿堂抛，枯枝敗葉當階罩。誰祭掃，牧兒打碎

龍碑帽。 2.

『橫白玉八根柱倒，墮紅泥半堵墻高。 碎琉璃瓦片多，爛翡翠窗欞少。 舞丹墀燕雀常朝，直入宮門一路蒿，住幾個乞兒餓殍。 3.

『問秦淮舊日窗寮，破紙迎風，壞檻當潮， 目斷魂銷，當年粉黛何處笙簫。 罷燈船端陽不鬧，收酒旗重九無聊。 白鳥飄飄，綠水滔滔，嫩黃花有些蝶飛，瘦紅葉無個人瞧。 4.

『你記得跨青溪半里橋，舊長板沒一條。 秋水長天人過少， 冷清清的落照，賸一樹柳彎腰。 5.

『行到那舊院門，何用輕敲。 也不怕小犬哰哰，無非是斷井頹巢，不過些磚苔砌草。 手種的花條柳梢，儘意兒採樵。 這黑灰是誰家的廚竈？ 6.

『俺曾見金陵玉樹鶯聲曉，秦淮水榭花開早，誰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 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風流覺， 將五十年興亡看飽。 那烏衣巷不姓王，莫愁湖鬼夜哭，鳳凰臺棲梟鳥。 殘山夢最眞，舊境丟難掉， 不信這輿圖換稿，謅一套哀江南，放悲聲唱到老』 7.

桃花扇是明末南京的歷史劇，借秦淮河裏頭幾個人物寫興亡之感。 末後這一齣閑話，把幾位遺老扮作漁翁樵夫，發他們的感慨。 哀江南這一首是那樵夫唱的，是全劇的收場；所以把全劇關係地點，逐一描寫他的現狀，作個總結。 第一段寫南京城，第二段寫孝陵，第三段寫皇宮，都是亡國後公共的悲感。 第四段寫秦淮，第五段寫河上的長橋，第六段寫河那邊的舊院，(當時冶遊勝處)都是劇中人物根觸舊遊的特別悲感。 第七段是把各種情感歸攏起來，帶血帶淚，盡情傾吐，眞所謂「悲歌當哭」了。 有了這齣，能把劇中情節件件都再現一番，令他印象更深。

『這種表情法是文學上最通用的，我們中國人也用得很精熟，能殼盡態極妍。 我們從三百篇起到曲本止，把那代表的名作比較比較，也看得出進化的線路。

(未完)

裁兵計畫書

蔣方震

導言三　裁兵與兵卒

一時之裁兵易，永久之裁兵難；表面之裁兵易，根本之裁兵難；易所當利用也；難所當注意也。

今先言其根本裁兵之難者：

以節財爲唯一之目的而裁兵，則無怪糾糾者之掩耳而却走也。何也，彼當兵之目的，果無所爲名譽，無所爲義務，所爲者，生活問題耳。裁兵可能也，裁生活則不可能也。

今日招兵於交通較便經濟較發達之地，則除乞丐流氓外，實無一二人可得者。即以鄉村論，而年較豐者應募亦較少。故今日招兵方向愈進而愈入於鄉僻。可知七元一月之招徠能力，已日見其縮小，而來者則爲此生活而來者也。

今之談裁兵者，其目光多注重於少數之野心家，而漠視夫多數之生活者。而不知彼野心者之所以能成爲闊與者，正以多數之生活問題爲其後勁也。

去年湘鄂之役，其動機實發於武昌第二師之兵變，湘人以爲王氏十年自率之軍隊且如此，則北軍復何有抵抗之能力。及戰於羊樓司而北軍戰鬥力之執強乃出於意外。既勝而得其故也，蓋當時北軍之下級軍官曾發一種宣言：「吾輩今日非爲保王氏之位置，實爲保吾人自己之生活」而兵卒皆殊死戰矣。

今當言其一時裁兵之易者：

嗚乎裁兵云云者，豈待至今日而爲國民所誦者哉！民國十年來兵禍固日見其亟，然就兵言兵，固無地無時不在裁汰中也，而其總數或較倍於今日現有之兵額。癸丑之役，大江南北蓋數十萬，帝制之役北方亦十餘萬，保定之役沿京漢線者蓋十餘萬，南方廣東西之役蓋亦二十餘萬，而平日自然之逃亡猶不計。此十年中只聞有因變而裁，初未聞有因裁而變者。

夫兵則誠無所爲也，彼其目的只在生活，苟有較善之生活可圖，則何取乎此勞苦危險之職業而戀戀不去也。且今日之兵，有並此固有之生活而不能維持者矣。欠餉若干月姑勿論，今日發裹衣分幾月扣，明日發毛布分幾月扣，食窩頭以療飢，衣重袷以禦寒，此皆非身入其境者所能喻其苦也！其極也，乃至軍隊於星期日不敢放假，放步哨以防兵之逃，而步哨乃先走。吾嘗歷遊南北與兵語，則異口同聲呼曰「不得已」。是故今日政府苟有一自由回籍之明令，則吾知至少當可去其三分之一。若能給旅費發欠餉，則三分之二亦屬不難。蓋一時的裁兵其爲易易也如是。雖然此則雖裁而如未裁也。何也生活問題終未能解決也。

多數之生活問題，只有「改善」之一法，決不能使之消滅。故吾之所謂裁兵者，決非打破兵之飯碗，乃在改善兵之生活，—卽將兵的消費生活改善而爲人的生產生活—而此改善則固於事爲可能，於勢爲極順者也。從此「改善」二字乃發見兵與匪之分界線，卽兵對於改善爲順應的，匪對於改善爲逆應的，自「兵」至「人」爲從苦到樂，自「匪」至「人」爲從樂到苦。故天下有以兵勦匪之事，而決無以兵裁兵之理，而兵又適處於「人」與「匪」之中間而爲其過渡者也。

稍有常識者皆知此後之國際競爭，將以經濟問題爲中心，而中國之最大危險與幸福亦卽在此。夫經濟之原素，則資本勞力土地也。歐戰以前彼軍國者汲汲皇皇以求殖民地，是困於無土地者也。其極也乃至於非洲一粒沙，視爲至寶以相爭。歐戰以後，盡全力以求生產，而最感苦痛者乃在勞力，是困於無人者也。其極也乃至於國家特設法律以保護幼孩。此種缺地缺人之苦痛，固爲中國所夢想不到。而中國今日之困於資也，至於借債以度日，則亦爲世界古今所夢想不到者也。雖然，中國果無資乎，—二萬萬一年之軍事費—此而非資更孰所從而得資乎。

今苟有實業家於此，吾將告之曰吾有一年二萬萬之資本吾有一百萬之壯丁，吾又有無盡藏之土地，吾能從事於實業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其曰能。然三尺童子之所謂可能者，而大人先生負國之重者，皆拱手謝曰不可能不可能夫言果不可以若是其易也。歷史上當末運之朝，其政府必奇窮，然以較之開創之新朝，則其收入猶多數倍。彼亦未嘗

不思節省也，而周遭之景況，有若迫之似不能不然者。蓋人類之因襲故常，儘有人人可能之事，而當其時，則視爲萬萬不可能者。此種不可能，蓋原於一種心理狀態，有若催眠然，除將此變狀之心理一變而外，別無他法。而事實上困難則固可列舉其故，而一一設法以求解決之者。

其一，則錢的問題。今之兵費號稱二萬萬，其實皆死物也。其效率乃等諸零。何也？一錢頂一費，已拮据而有所不足，則所謂周轉能力者，已喪失淨盡也。今欲使此廢物發生效率，則至少必有相當之準備金。而效率之大小，一視其準備之大小以爲衡。雖然此種母金，不難於「得」，而難於「用」，所謂難於用者，敗家之子，常以購米之錢供一博之用，在常識上可斷爲必無，而事實上乃實有。夫敗家之子，猶自業自得也。彼聰明之財政家，利用「借債由我還債由他」之法，以發自己之財，而重他人之負者多矣。政府對於國民，且犯刑法上之詐欺取財之罪，而乃欲使其節目前之用爲日後天長地久之計，此種蠢人，又焉能得此絕途也。所謂不難於得者（一）則今日兵餉雖曰拮据，然日所恃以爲生者，則大部分皆確有其來源，今日裁兵，而明日之餘餉，固并不隨兵而俱去也。夫有無數長期確實之抵償品，以求一時周轉之資本而不可得，吾未之信也。且國家於此所負之直接損失，只此一時期內之利率耳。信如是也，則雖以理財之最下窮策如借債者，以之用於裁兵生產，而猶爲最上上策也。（二）則卽以不減一兵爲前題而有總合名實之能者，則軍費之減，亦當在四分之一以上。約而舉之厥有數端：一爲，全國每年之截曠；二爲被服材料糧食馬匹之經理剩餘；三爲有名無實之設備費。（如長江一帶各軍之輜重營砲營）都以所減之費，爲裁兵之基本金。事雖困難，亦決非不可能者。是故苟能決心裁兵，而苦於無款者僞也，而借裁兵之名，以圖發財，則其事在所必有不能不預爲之所耳。至計劃當詳本文。

其二，則人的問題。今日士大夫之通達者多有移兵作工之說，此則所謂解決多數生活問題也。其理則當，而其語則籠統之極。今試問所謂「工」者廣義工作之謂乎？抑狹義工業之謂乎？如曰工業，則須知機械本產生剩餘勞力之物，今以節省人力之機械，而用以容納過剩之人員，豈非荒謬。如曰廣義的工作，則其中間尚有兩層險阻，一墮深淵險乃無底；其一爲無

謀之企業，在經濟上極爲危險。裁兵之實行，必在國民熱度極高之後，當是時而欲求一種理性的企業，勢在極難，而官辦實業之成績尤在所顧慮；其二則新技術有必需之經驗，習於商者不能爲工，習於工者不能爲農，今以日輪鎗使砲之人，一旦使其卽就於工作，此理想也。於此有主張用教育以圖漸進者，漸進可也，顧其難乃在求此漸進者有繼續不斷之努力。而裁兵一事形勢上爲今日所迫不及待者，安所得此從容之時日乎。是故移兵作工之說，譬如造一極精巧之機器，其預繪之圖尺寸大小，須絲毫不爽，然後可以彼此合拍，萬一各種機關有一項不接頭，則全局爲之動搖。吾非悲觀，吾意中國今日社會上未必有此許多人才，政府未必有此許大能力也。吾欲於兵與工之間，求其溝通之一路而得一辦法：名曰復歸運動。復歸云者，使兵復歸於民也，復歸其本業也，復歸其故鄉也。彼兵卒入營之前，則必有所以自謀其生者，則必有相當之家族者，復其故業，則爲事不勞，安於其家，則生活固定，「故鄉與生活」土匪之大防也。是故就曰：化兵爲工，則其工作亦當以農業爲主體，則無寧曰化兵爲農耳。北方農業有開闢之餘地，而今日兵籍以北方占多數，此農勝於工之原因一也。今日世界，方缺原料品，以幼稚之技術，較少之資本，必不能從工業中占確實經濟之位置，此農勝於工之原因二也。人民對於土地有著心，對於其自己生產之物品有興味，而尤得從容以成一家族，以較乾燥無味爲人作嫁之都會高度生活，相殊遠矣，此農勝於工之原因三也。雖然吾姑言其大勢方向則然耳。非謂工爲絕對不可行。如原有之工兵使用之以築路，此就軍隊之連繫上言也。原係木工使用之以建築，此就個人之連繫上言之也。然要必以農爲主。

是故用國家之財以移動兵卒之生活，使之自消費而至於生產，而不至流而爲匪，則其在人的方面主要之條件有二：所謂「裁兵有其易者當利用之，」「有其難者當注意之」是也。

(一)爲他人謀，總不如自己謀之之爲忠也。以一部分一方面爲多數謀，總不如多數各自向其各方面謀之之爲範圍廣顧慮周而成蹟大也。故國家之於兵卒，萬不能不爲之謀生，而又萬不能直接爲之謀生活。往者之裁兵，使之走而已耳，是固不可，然移兵作工者，若中間不經過「人民」之一階段，欲以整個之軍隊，變爲整個之工廠，事實上萬萬無成功之理，而其隱患尤

不可言。必也使此消費之組織，一旦解散，而後再以適於生產之方法組織之。此非迂途，實捷徑也。兵卒既脫軍營，其第一步必自覺曰「吾將靠自己吃飯，」有此自覺，而生產之基礎立矣。此心理狀態之一度轉移，而效乃無垠。故今日兵卒自願歸家之志願，萬不能不利用之也。此所易謂者當利用也

（二）生活不給則流而為匪。今之人徒注重於生活二字，而不注意一流字，是大誤也。凡匪未有不先流者也，縱有生活，苟其不為安定的而流焉，則第一步成匪之因已成矣。今有人劫其本村之鄰，而謂其鄉能安之乎？東一謀生活者，西一謀生活者，流焉而相遇相合，則匪之勢以成。是故不為之謀生活則已，既為之謀，則須為之謀安定之生活。不安定者，等於不謀耳。有物質上之安定，有精神上之安定。物質上之安定，家室與土地也；精神上之安定，希望與將來也。久駐一地之兵，其變也難；時常遷調之兵，其變也易；前進之兵，其騷擾之度較小；敗退之兵，其劫掠之禍乃烈；皆此理也。是故謀生活於本籍本鄉者上也，不得已而談移殖，則當為十年數十年大規模的計畫，而以此地之兵，作他省之工，則其事尤當鄭重。一不慎則二省交受其禍。故曰：其難者當注意也。

其在財的方面，則尤有一大難事，所謂生產的組織法，必如何而後可以成功是也。此則關係太複雜，當另論以專文。姑舉要點則亦有二：

一曰，集中。以有限之款而欲發生較大之效率，勢不能取平均分配策。此義貌似與裁兵問題相衝突，其實不然。蓋今日百萬之兵卒，決非平均自各地來者，全國之內只限定數省，數省之內亦只限定數區。大約一縣之內先有當兵者數人，而後拔茅連茹繼續不斷。且歷年來招兵區域以交通經費上之關係，其在北省亦不過沿數條鐵路以為中心。湘中退伍兵號稱二十萬，在營者三四萬，然湘省真正兵卒之出產地，不過湘陰寶慶二處。故即令從兵卒生活上着想，而集中之原則仍不可破，且事業上一處成功，則環鄰之受其利益必多。兵卒個人生活上多一錢不為益，而兵卒全體生活上少一錢則有損。故資金必集中而使用之，是為生產之第一要義。

一曰，組織。一種事業，國家經營之乎？民間經營之乎？抑官民合辦乎？此其義之複雜，與事之煩難不可以一言盡矣。顧吾以爲無論爲國家，爲民間，而簿記之確實，預決算之公開，濫費之嚴禁，一言以蔽之，則嚴密之會計法不成立，則本無一事可爲。雖然論者爲不能以此事之難而諉焉不辨也。蓋（一）國民若對於金錢，永久保守此種「混帳」態度，則終不免於沉淪，何必言裁兵乎？亡國以財，消財豈必惟兵；（二）事業失敗，信非出於故意中飽，則積極之目的縱不能達，而消極之效固已昭然；冀正憑良心以邁往，事未有不成者也。

吾姑舉一例以示其生產法容納退伍兵士之可能。江北鹽墾，今多數且以私財經營之，而望其獲厚利者矣。以吾所聞業墾殖公司預定以二百萬資本可得四十萬畝之地。今以一兵而分配之，人得二十畝則可容二萬人，即兩師之數矣。今姑再假定農具種仔之用亦爲二百萬，則所費之總數爲四百萬。夫以四百萬之款，而裁二師之人，鬧者必且駭且走。此固非裁兵而移民屯墾也。然兩師經費一年爲三百萬，二年爲六百萬，第三年國庫已得二百萬之剩餘，而增六百萬之收入，而此後升科之出產，猶所不計也。

嗚呼國民乎！明明有活路可走，而偏不走，而偏走死路，此果何爲者也？

國民努力之方向

藍公武

此文屬稿於三閱月前，本名爲全民武裝與軍隊之學校化，其辭甚長，適舊疾復發，稿未及三分之一而輟筆，近我友百里囑以此殘稿先發表，乃易今名，付改造，惟我之主張在此文中實未達一二，此後當繼續發表以與國人相討論，而此文卽視爲其發端可焉。

民國十年，禍亂相承，至今日而達其極，湘鄂川陝之戰未已，而南北決裂之耗又聞，加以民窮財匱，天災流行，國無旦夕之安，民少有生之樂，率此以往，我民不死於焚殺刼掠，亦當盡於水旱疾疫，末日之期殆不遠矣。　然我中華民國，固世之所謂寶藏者也，地廣民勤，天產豐厚，以一省之蓄，卽可以敵今日歐美一國之富，使自辛亥以來，全國一心，舉衆力以治其實業教育，則十年共和之治績，亦必斐然可觀，而有以表見於今日大戰後之世界。　今竟破碎滅裂，乃至舉一國國民生活中心所繫之教育文化而亦盡在危亡覆滅之中，是則人禍之烈，我民所當自食其報而無可怨尤者也。　語有之，惟自助者，乃得天助，我民既以不能自助而有今日之艱苦慘痛，則今後扶傾濟危所恃以脫免於禍亂之深淵者，亦惟在我民之自助耳。　我今敬以此自助之道，爲我國民告，幸勿以其言之拂耳而略置之焉。

夫中國今日之禍亂，推本溯源，固由於我國民平日之愚昧陋劣不知向上自助之所致，然就時局而窮其禍亂繫伏之所在，則雖三尺童子，亦知扼腕切齒於今之所謂軍閥矣。　十年以來，內亂之不絕也，財政之破產也，民生之凋敝也，教育之衰滅也，孰非此軍閥之驕橫殘暴蹂躪壓迫有以致之，故在今日而求自助，首當有以制裁此亂源禍始之軍閥，若一仍其往日愚昧陋劣之故態，惟以祈匄悲哀冀動軍閥憐憫惻怛之心，而幸爲諸君稍寬地步，俾得從事於其所視爲神聖事業之實業教育，則我知此後諸公必益宛轉憔悴以任軍閥之踐踏，恐如今日之悲哀祈願而亦不復能有。　嗚呼古今來治亂興衰，靡國無之，曾聞以革命而達其向上之路者矣，未聞有以悲哀祈願而可號爲國民運動者也。　諸公今日既知軍閥爲禍之烈，卽當奮鬪以圖自存，不宜復

有所徘徊瞻顧以冀不可或得之悲憫垂憐，而益陷於水深火熱之中也。

以我所聞，今日愛國之士固亦有以裁制軍閥呼號於國民者也：然其所謂裁制之道，仍不出乎裁兵廢督，夫裁兵而不變其政，是何異於月攘一雞，廢督而爲總司令，更何異於狙公飼狙。況今日之世惟有武力者乃有發言之權，以公等之所爲而欲求如公等之所願，則廢督裁兵亦實有所不可達者也。請以西南之例言之，廢督裁兵之說，即發之於其擁兵自衞之人，乃督廢而軍閥之禍，尤烈於往日，總司令統軍民而一之，其威權儼同於僭號之君主，分司令復各據其地而有之，其殘暴亦不亞於昔之所謂流賊。至如裁兵則大者擁衆數十萬，小者亦十餘萬，甚或兵匪不分，驅壯丁而盡事劫殺，更何有裁之可言。故西南雖號爲護法自治之省，而其兵匪烟賭之禍，乃獨酷於全國。即此亦可以見其所謂廢督裁兵之效矣。又如長江中流與東南數省，其主兵之將，亦曾以廢督裁兵之義宣告於我國民，顧其割據竊佔，威福無上之行動；雖唐末五季亦無以復加，而謂有裁廢之可言乎？我今姑讓百步，謂督可廢而兵可裁，然以今日軍費之繁重，軍質之惡劣，裁十而存其五，其所減於人民之苦痛者有幾？加以政客官僚，同惡相濟，由今之道而不變其政，易督而爲省長，其所益於省政者又有幾？使此廢督裁兵之說，而果能爲我國民自救之一途，則民國三四年袁世凱當國之際，即足爲我中華民國郅治之盛世，試問有是理乎？言者其亦可以休矣。然我非謂兵與督不當裁而廢也，特所謂裁與廢者，當具所以根本貫徹之道，而不當僅以苟且彌逢爲得計，求殘餘於虎口，其所幸而得者，寧復有幾哉？

裁兵廢督之無意義如是，我民宜可以憬然而自返矣。顧近又有持聯省自治之說，以爲解決今日時局之道者。夫聯省自治，其名甚正，我民果能合羣力以求其實現，則光明燦爛之前途，亦何嘗不能湧現於此殘破之民國。特是自治者，人民之自治，聯省者自治之聯省，我民必先有實力以成此人民之自治，夫然後而有聯省自治之可言。乃今之持聯省自治之說者，不求自治於人民而求聯省於軍閥，使幸而能成，亦惟爲軍閥樹厚援固勢力，於我民何與哉？且彼軍閥之驕橫殘暴，放縱卑劣，實爲亘古所未聞，我嘗歷與彼等接談，不特其言如糞土，抑且妄自尊大，輕相詆諆，一己以外，不知有人。故民國十年以來之軍閥，殆

無日不在自殘之中，爾詐我虞，習僞已成天性，卽偶有結合，亦不過利害略同，相與僥倖於一時，以爲固位爭權之計已耳，無所謂信義與大局也。夫以如是自私自利之軍閥，而欲團結之以成其聯省自治，卽不問其內容之得失如何，亦可斷言其必無成就。今縱此輩政客遊說之能，妄言而妄聽之，得成其所謂國是會議等等之集合矣，然謂集此百數十軍閥之代表於一堂，而卽能成其聯省自治之新局，并能予我民以保障人權之省治，又誰信之？總之聯省自治與軍閥專政，其勢實不能兩立，軍閥存則聯省自治卽不能實現，聯省自治實現則軍閥必立歸消滅。故在今日而尙欲依附軍閥以爲解決時局之道者，不問其議之發於何人，我民皆當在斷然排斥之列。蓋今日解決時局之要圖，惟在於培養國民之實力，而謀所以剷除此焚殺刼奪之軍閥，固無須乎等等會議，以爲我國民解嘲也。

乃復有人焉，憤軍閥之專橫，痛亡國之無日，特倡爲暴力革命之說，欲以壯烈痛快之雄圖，爲此麻木不仁之民國，開一革新向上之道程，其言甚壯，是爲今日時局奮興之良劑。顧我實有不能已於言者，則以今之民國與昔廻異，威權墜於上，民力疲於下，武人專橫，盜匪遍國，已成一靡爛瓦解之局，雖有暴力，不足以成其革命，縱成其革命，亦不足以言於救亡，此爲文人快意抒憤之談，我未見其有當於實際之治亂也。況就暴力言，更有所不能不愼審而詳察之者，民國十年，內亂無已，姑不問其內容之曲直如何，而其始固皆以革命號稱於世者也，惟其恃暴力，故不能不曲就其所依附憑藉之兵匪，卒之革命未就，而暴力之爲暴，乃益陷我民於水深火熱之中。其尤堪悲痛者，則以欲張大其暴力之故，不惜日奪我良民於畎畝勞作之間，而陷之爲兵，爲兵不已，復陷之爲匪，今日我民所受焚殺劫掠逼勒侵尅之慘痛，何一而非此暴力革命之賜。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當日革命諸公之意，寧復計及於此。此非身歷其境者，斷不能知其甘苦，我儕詎可概以爭權攘位抹殺之哉？若謂彼無主義，而此有主義，以主義運用其暴力，則暴力將爲主義所化，其因革命而所收之效果，必千百倍於其暴力之所犧牲，此自歷史言，固亦未嘗不可信其有此，然非所語於中國之暴力也。凡中國之暴力，無論其爲黨人，爲兵匪，乃至等而上之士官將校，言其素質，則皆放縱卑劣殘忍慘毒，終身未受教育之莠民也。十年以來，我於一切之內亂革命中，僅見其主義之爲暴力所化，實未聞有以主義而化其暴

力者。　即賢如蔡松坡秉其松筠之節，以興討袁之師，轉戰數月，艱苦備嘗，而身死未寒，川局已亂，擾攘數載，全境爲墟，此雖由於川滇權利之爭，抑亦與松坡始願相違。　於此可見居中國而欲以暴力革命者，不問其主義之如何嚴正，當局之如何賢明，而要之以暴力自身素質之劣，所得之果，與所期之因，往往背道而馳，致貽人民以莫大之禍亂也。　往者國內溫和者流，感於國民厭亂之切，頗欲扶植一二中心勢力，以達其戢暴弭亂之志，乃亦以依附暴力之故，終亦事與願違，戢之弭之未已，而暴與亂乃彌甚，此尤足見暴力之與主義，任何方式，亦未見其有相化之一途。　我嘗靜以思之，民國建國以來，國內隱然有溫和急進之兩派，論其人，亦未嘗無憂時愛國之士，困苦奮鬭，備歷艱險，欲爲國家負建設之大任，而卒之禍亂相乘，大負生平，爲一世所睡棄者，豈必其人之初志不堅，惑於榮利之所致，毋亦於暴力所見不澈，汨沒其主義於暴力之中，而尙不知自悟耳。　嗚呼，以十餘年亡命苦阨之清節，一旦以依附暴力而見棄於國人，甚至南北奔馳，望門投止，求如一腐敗官僚而不可得者，實比比皆是。　今之思以暴力革命者，其盍取鑒於此而先一考暴力之所緣起乎？　然倘有人高唱其手鎗炸彈之說，欲藉一二愛國青年犧牲決死之力，以圖時局之根本改觀者。　夫天下事非不可爲，使坐而言者果能起而行，亦大可以寒軍閥之膽，此乃志士英傑之所爲，而當置之於衡論推斷之外者也。　特是手鎗炸彈之力有限，而時局紛擾之度無極，藉是以起頑振懦，申國民之義憤，而驚一世之人心，固未嘗不可以收奮興刺激之效，若謂即此即足以盡革命改造之能事，欲以匹夫之勇，爲民國闢拓萬世無疆之盛業，則實書生矯情快意而誤以稗官小說爲眞實者，其誤特甚，我不能不有一言以解其惑。　蓋在往日皇朝專政之世，威權集於一姓，雖夷盡其臣屬，苟有英豪特起，以雷霆風雨之勢，推翻此一國中樞所在之威力，則視聽仰瞻所繫，不難繼承而裁定之，以改造其理想擬所欲之政權中心，而國是亦即由此定矣。　至如今日之中國，上無道揆，下無法守，中央之政令不能出都門一步，而全國中之擁衆自衞，若兵若匪，儼然自成一世界者，纍纍實不可以勝數，試問今之恃手鎗炸彈以爲革命者，將何去何從以達其震撼全局之事功乎？　且今之軍閥，大者巡閱數省，小亦司令一方，其威權固不可謂不重，然一旦機緣觸發，將驕卒叛，淫威方酣，而末日已至，其因果循環，變幻無定，每令我儕有不勝其今昔之感者也。　故民國十年以來之軍閥，其威力雖赫然猶在，而其中心之人物則

已如走馬看花，頃刻隱現，盛衰皆不出其預定運命以外。夫我儕之所以必欲致命於軍閥者，以其威權無上，去之足以促我民治之實現耳，今軍閥之支離滅裂，上陵下替，亦正類夫今日靡爛瓦解之政局，則我儕卽能藉手鎗炸彈以行其所謂暴力革命，而此興彼仆，去者如斯，來者方夥，我恐手鎗炸彈之力，在中國實有時而窮也。以此可知中國今日之大患，在軍閥之總體，而不僅限於其誰何之人物，有根本改革之良圖，則全局盡翻，自更不容軍閥有其立足之餘地，非是卽千百其荊軻聶政，亦徒爲此支離滅裂之民國，多增若干悲壯傷感之慘劇，供後人之憑吊而已，於國運之安危，誠未見其有所濟也。

然我更有一不能不鄭重而聲明之者，我生平爲熱心主張革命之一人，絕不視流血犧牲爲慘事。我年十七卽爲排滿革命之潮流所激盪，中風狂走，屢欲試其流血犧牲之辛味。今二十年以來，雖境過情遷，元氣漸銷，然我之熱血，固猶在焉。惟革命云者，洗滌舊汚之謂，革命而猶止於舊狀，或且從而增益其穢濁，是之爲以暴易暴，去革命之義遠矣。今國人而果不忍其牛馬奴隸之生活，欲以熱血盪除此焚殺劫掠之軍閥，則首當努力於人民武裝之組織，使國內一切之暴力，不問其爲軍閥，爲黨人，爲兵，爲匪，凡足以蹂躪毒害我人民者，皆將失其所憑恃之力而不能爲暴，夫然後民治之義大昌，督不廢而自廢，兵不裁而自裁，卽今日所有一切時局之糾紛，亦且迎刃而解，各得其解決之道，而無煩乎所謂暴力革命者也。然則人民武裝之說奈何，曰其說甚簡，卽就今日已有之商團保衞團推而廣之，使凡有身家受教育之人民，各有保衞其自身家族之武力組織，若往日北美殖民地時代所以應付其環境而與蠻野之土人奮鬬者，然夫然後人人有所恃而能與軍閥兵匪相抗鬬，一旦機緣成熟，但令一紙檄文，斷其餉糈，而今之所謂軍閥，皆如湯沃雪，一掃無餘矣，我國民其急圖之哉。

中華書局出版

人人當讀家家必備

四部備要

發售　預約

國學必要之書

大概完備將來擬刊第二集則次要之書亦可完全矣備此一種可免多方選置之勞

只售八十元

全書四十八種共計四百冊原刊本價購在二千元以上且除數種精刻外均不如此版之精現在預約價一次繳只收八十元分四次九十元廉價無比

聚珍倣宋版精印

本局得杭州丁氏聚珍倣宋版精製銅模字體秀美實爲空前珍品復用上品墨精印精美絕倫置之精印善本中亦在第一流之列

何故必備此書

國學浩如煙海選擇綦難版本不一保存匪易本書均選人人當讀之書國學有根柢者以備檢閱有志研究者隨意取讀均極便利而家藏此書子弟可於無形之閒得親古籍足爲家庭教育之助

預約辦法

▲本書第一集計四百冊約三萬餘頁定價一百六十元預約一次繳清者八十元四次繳者九十元先繳三十元給預約券取第一次書時再繳廿元取第二次書時再繳廿元取第三次書時再繳廿元第四次出書憑劵取書

▲本書分四次出版民國十一年六月底爲第一期　十一年十二月底爲第二期　十二年六月底爲第三期　十二年十二月底爲第四期

▲預約以一千部爲限限滿截止

▲郵費國內各行省六元蒙古新疆及日本朝鮮等均十二元各國及香港等均廿四元須一次繳足

樣本函索卽寄

法律的基本概念

吳經熊

國中號爲法學大家者非所謂通德國瑞士意大利日本民刑法條文而知所比較者乎。然法律本於法理。故法學初不以條文比較爲限。自十九世之後半哲學界有所謂實證主義。(Positivism)此風傳及法學界於是成文法派(Positivist school)獨執法學界牛耳。吾國之法學家其下焉者執一部日本六法全書而自比於法律專家。其上焉者。如王寵惠之譯德民法爲英文者。亦謹守成文法派之規矩而不敢逾越者也。當世之承平。社會秩序不生大變動。則各國法文彼此轉相模仿。若夫社會改造之日。非推本人心之隱微。則不能尋繹新法理而立法界之新系統。前乎成文法派者則有所謂自然法派。自然法派者。本理性說以立法之總綱。而成文法派乃承其緒餘。以成今日燦然具備之公私法。迨乎歐戰以還。公法界之革命者則有狄驥 (Duguit) 拉司克 (Laski) 等等。私法界之革命者。則有奧之孟格 (Menger) 以及其他欲以社會主義之改造民商法者。蓋本良心之所安。以創造新法理。如昔日自然法派之所爲。殆不遠矣。吳君經熊學於美之米威根 (Michigan) 大學。著中國法律沿革及其法理。美之法學家務氏 (Dean Pound) 讀而韙之。乃見吳君則二十四歲之靑年也。語之曰。學問如君宜速至歐。以德之斯丹姆雷 (Stemmler) 法之奇尼 (Geny) (蘭西大學教授) 爲師。並爲之推薦於卡納奇平和協和會 (Carnegie Foundation) 資遣吳君。今吳君已在歐陸。將上溯里格爾之法律哲學。下及近世思潮之變遷。其必有大貢獻於世界與吾國。我所深信不疑者也。方我離歐洲。吳君出示其近作『法律的基本概念』文中語云『人的精神是自由的，海闊天空沒有人可以捉摸得到，想做什麼就要做什麼』又云『精神界科學問題是應該怎樣。其答案是個創作』此寥寥數語。與柏格生全部哲學之要旨完全相合。蓋吳君越脫成文法派之束縛。而爲法界開一新生面之旨趣亦在是矣。吳君勉乎哉。

君勱識(二月二日)

一 緒論

研究法學底方法，和研究別種科學是一樣的。先把那根本上的原理，徹底悟會了，其他的枝葉問題，就可不勞思索，迎刃而解。比方代數幾何，物理化學都有一定的公式和定例；學者根據了那種公式和定例，就可解釋各種變化無定的問題。要是沒有那種公式和定例，就要覺得頭緒紛紜，一時無從着手，怎能造出一種科學的統系呢？但其間有一異點，就是代數幾何物理化學都屬於自然科學；那自然境界上的現象，如影隨形，都有定理可以推測。法律學並非自然科學，乃是一種精神界的科學，—乃是社會學之一部份。精神是一樣活動的東西，吾人難以捉摸，其變化亦復神妙非常，與天然現象大不相同。要在精神界的科學上作個公式下個定例，那個公式和定例斷乎不能如八八六十四和 $H_2+O=H_2O$ 的呆板且絕對。何以故呢？因爲人的精神是自由的，海闊天空，沒有人可以捉摸得到，想做什麼，就要做什麼。那「想做什麼」是個因，那「就要做什麼」是個果；因既活動，果亦不免隨了活動。所以自然界祇有現象，精神界則有事業。自然科學的問題是「究是怎樣？」其答案是個發明，其所證明的是「有因必有果。」精神界科學的問題是「應是怎樣？」其答案是個創作，其所奉爲信條的是「有志就成。」萬物的進化是在天演，人事的進化是在猛進，宇宙間惟有人心是最靈活，既難束縛，又難察量。那自然的「光」「熱」「電」雖然奇妙，然還可以用各種科學藝器來確定他的度數；人心的「光」「熱」「電」（知情意）那是更屬奇妙了，沒有什麼科學藝器可以用了來察量其度數。照這樣說，那人的心理果爲一種不可研究的東西嗎？人心既不能研究，精神界上的科學就沒有什麼公式和定例之可言了！那又不然的。人心雖不能用有形的藝器來推察，却可用無形的藝器考查他一下。在精神界上的科學，我們所用以察量短長評判是非的藝器都是無形的；雖然無形，其眞確和穩妥倒不讓那有形的藝器。法律學既是精神界科學之一部，自然亦有一種無形藝器—卽是標準。標準拿定了，就不難再造公式和定例。

二　法律的標準

從前孔子曾經說過：『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現在我也要依樣葫蘆說句話：『法云法云！

條文云乎哉？』玉帛是禮底用，非禮底體；鐘鼓是樂底器，非樂底本；條文是法底骸，非法底魂。所謂「體」所謂「本」所謂「魂」都是標準之別名。禮的標準可以用一「敬」來代表他。樂的標準可以用一「和」字來代表他。法的標準却用個「理」字來代表他。所以「敬」「和」「理」是治禮樂法的人所用以察量短長評判是非的利器；據了那種利器，善惡眞假，卽可一辨而知。天下固有不敬的禮，不和的樂，不合理的法，但便是禮其所禮，樂其所樂，法其所法，並不是我心目中的禮樂法了。這種禮樂法，卽使能夠冒着禮樂法的名橫行一世，那也不過是暫時的；以歷史的眼光看來，却是無足重輕，在不足掛齒之例。現在休論禮樂，且先以法學講來，並與海內外學者討論一下。

方才不說法的標準是個理字嗎？這個理字先要講得明明白白，纔可免得有隔靴搔癢的毛病。中國宋明諸儒，爲了這個理字，費盡辨論，曾用了一番苦工，但其結果眞理愈弄愈澀，門戶之見亦愈弄愈多，說來亦覺可憐得很。清代諸儒以爲前車可鑒，就起了一個大反動；這個反動，在中國思想界至今尙佔勢力。歐美十八九世紀諸法家亦想專恃一個理字來解決一切法學上問題。現在二十世紀的一般法學巨子新近也起了一個大反動。全世界思想家正似不約而同對於這個理字大革命起來！我現在還有這樣大膽來擁護他嗎？但是諸君要曉得二十世紀並不是無理的世紀，祗是二十世紀的理，和中國宋明諸儒腦筋中的理和歐美十八九世紀諸法家所堅持的理不同罷了。據我看來，宋明諸儒的理和歐美十八九世紀的理，是個照照靈靈不可捉摸的理；其流弊就像戴東原先生所說：『啓天下後世人人凭在己之意見而執之曰理，以禍斯民。』又如顧亭林先生所說：『置四海困窮不言而講危微精一！』二十世紀的理是個實事求是的理，——固非玄想中之理，又非書本中之理，却是社會日常行事中之理；東原先生所謂「情之至於纖微無憾是謂理」是了。因爲除開實事，就無是非之可言；除開人情，就無眞理之可言。情卽是理，理卽是情；情和理固屬一而二，二而一的，萬萬不可分離而講。俗語所謂『入情入理』却是一句律話，——能入情便能入理了。俗語又說『王道不外乎人情』，眞是千古不能改易的話。

三 法理的性質

『法律的標準是理』這句話似極簡單，但仔細想來，倒發生了一個疑難問題，就是說：『這理還是天經地義，萬劫不磨的呢？還是隨地推移，隨時變遷的呢？』換句話來說，這理還是絕對的呢？還是相對的呢？照我看來，理是絕對的，也是相對的。怎麼說呢？待我引幾個法律格言明白的解釋起來。比方我們常常說：『法律應該是公平的』從其抽象方面看來，這句話是永遠不可改易的，因爲法律如不公平，卽失了法律的命意了；但從其實質方面看來，公平二個字的內容却隨着時代思想變遷的。比方中國古時以出妻爲極公平的事；曾參的妻服事曾參的母親稍稍不周到一些，曾參就把他驅逐出了；當時曾參得意洋洋，以爲做了一件極正當極公平的事。照我們眼光看來，不覺爲曾參的妻代抱不平；因爲我們的腦筋中祇有離婚的事，沒有出妻的事；再說句遊戲的話，將來人人也許以出夫爲公平也未可知的。無論如何，我們可說公平的實質是沒有一定的。但我們須注意，那公平的實質雖然變化不測，然而公平的名目是永遠存在的；所以形式上講來，法律的標準却是絕對的。再有個法律格言說：『公共幸福爲無上法』這句話又是形式上絕對的，實質上相對的。幸福的定義不一而足，隨吾人的人生觀而變的。伊壁鳩魯以身心逸樂爲幸福，莊子以逍遙世外爲幸福，老子以無爲爲幸福，孔子以大同爲幸福，楊朱以一毛不拔爲幸福，耶穌以殺身救人爲幸福，邊沁以『最大多數的最大快樂』爲公共幸福，湯武以『匹夫匹婦皆被其澤』纔算公共幸福。但以上所舉都是個人幸福觀的不同。籠統而講，一時代有一時代的幸福觀，和別的時代迥然不同。既是這樣，我們可說幸福的名目雖然不變，幸福的實質却是各時各別的。再有一個法律格言說：『享受自己的權利，以不損害別人的權利爲限。』又是形式上絕對的，實質上相對的。權利的名目不變，而權利的內容却是無定。最顯而易見的就是專制時代人民的權利底範圍比在共和時代狹窄。只是無論什麼權利——卽使我們現在所夢想不到的權利——也不可越出『不損害別人的權利』的限制，所以我說形式上這句格言是絕對的。以上三個引證可使我們曉得抽象的理和實質的理——名和實——的辨別。抽象和實質有形式和內容的關係，兩方面須要並重；因爲沒有形式，內容就要擣亂了；沒有內容，形式就成枯竭了。抽象的理是天經地義，萬劫不磨的，實質的理却是隨時推移，隨地變遷的，抽象的理可以求之於通常人的心中，比方我們所已經提起過的

格言『公共幸福爲無上法』即使五尺童子也可用了他的良知良能來斷定這話是對的。但我們如果問他什麼是公共幸福，他就一時不能回答了；他也許回答道『公共幸福就在個個人有飯吃有衣穿有屋住，並且個個人也受教育。』但是『衣』『食』『住』和『教育』不過是普通的名詞。從實質方面而講，衣食住和教育仍是各時各別的。太古的時候，『獸革木葉』也算是衣；『茹毛飲血』也算是食；『穴居野處』也算是住；『鑽木取火』也算是教育。那時候生活簡單，人事省略，只用了結繩底政，儷皮底禮，日中底市，象刑底法，已足足可以應時勢的需要了。後來生活程度逐漸增高，文明也隨之長進，直到現在，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文明駸駸日上，所以法律也勢必至於一天複雜一天。法律的簡單和複雜，隨時勢而變；但是萬變之中，自有一個不變的眞理在裏面。尙書呂刑所說『惟齊非齊有倫有要』意思就是說天下沒有常法，惟法律的精靈却是無始無終，和天地並存，過去如是，現在如是，將來亦復如是。歐美法家所謂自然法和老子所謂常道，照我看來都是指示那宇宙間的一點精靈，他們的意思並不是說法律不可變，乃是說正爲宇宙間有這個精靈，所以法律能够時時進步時時生長。凡研究法學的人不可不懂此理。商君書更法篇說得好：『法者所以愛民也，禮者所以便事也；是以聖人苟可以彊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禮。』又說『常人安於故習，學者溺於所聞，此兩者所以居官守法，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復，何禮之循？…各當時而立法，因時而制禮，法以時而定，制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便其用，臣故曰，治世不必一道，便國不必法古…』所謂『法之外』即法外意。法外意就是自然法和常道的別名。

四　法律和文化

英國人有句話說道，「法爲人而設，人非爲法而設」這話說得很通。法律本來不是目的，却是一種手段。手段的好歹，全視他的功效怎麼樣而定。法律既是手段，他的目的究竟是什麼呢？簡單說來，法律應該以人類底目的爲目的。那麼什麼是人類底目的呢？我可以說人類底目的在於促進文化。所以法律底目的，亦在於促進人類底文化。文化兩個字包羅萬象，極其廣大，凡是人類精神上和物質上的一切活動，無不包括在內。仔細解拆起來，文化含有二個重重的意思，缺一不可：

第一是對於人的本性而講，就是以理勝慾，第二是對於人的環境而講，就是用知力駕馭自然勢力。 大家必須將政治，法律，哲學，宗教，科學，文學，和一切的社會學，分業組織，通力協作起來；切不可互相排軋衝突，以致糜廢精力，阻礙進步。 學者最當注意，就是不可將自己所研究的學問，當作促進文化底獨一無二的手段，以為別種學問都與文化無關緊要，一例可以廢除的。 比方，治經濟的說政治和法律無用，治科學的說哲學和宗教不行；諸如此類過情的抨擊，都是見識淺陋的明證。 中國春秋時代儒家和法家互相爭論，幾以為法律和道德是枘鑿不相入的。 不知法律自有法律的作用，道德自有道德的作用，離之雙美，合之兩傷。 我現在想想，中國文化不如泰西文化的發達，原因甚多，但其中最重要的就在於道德和法律二途沒有分業的組織和協作的緣故。

法律既為促進人類文化底一種手段，人類文化既為隨了時代變遷的東西，那麼，我們自應創造活法，廢止死法，創造動法，廢止靜法，庶幾文化不至停滯，人類亦得以進步了。 梁任公先生說得好「…迨時代之需要既去，而制度之遺蛻仍存，則國民能力必為此種逾時失效之制度所限制，而萎縮其一部份。」所謂遺蛻，即是精神的反面，沒有精神的法律，—死法—就是黃梨洲先生所說的「非法之法」了。 法學家的本分就在一面革除那種死法，一面創造活法出來，以扶助文化事業。 譬如我們中國人缺乏個性，大半多由舊家庭獎勵倚賴性質所致。 我們終要想個法兒將這種過時失效的制度改革一下。 法律，經濟，宗教，教育，各部份都當聯絡起來，將那習慣，舊觀念一概掃盡。 到了二三十年之後，也不怕個性不盡量發展了。 個性既經發展，真正的合羣精神和協作能力，方能實現，文化事業自然容易發達了。 再如我國近來天災人禍屢見不一見，推其原因，都在於科學不講究，教育不普及，變通不便利；我們不能改造天然環境，所以反被他束縛和壓制；不能用人定勝天的精神來解放自己，所以永遠做了迷信的奴隸。 那真是最可痛哭流涕的一件事。 若然各種學問，前者唱邪，後者唱許的聯合起來，用知力來駕馭自然勢力，一面除掉國家的公害，一面興起國家的公益，方才可使學問與社會幸福底關係一天密切一天，那文化事業自然不至有名無實了。

說到此地，我心裏却發生一個疑難問題，就是歷史亦是科學之一種，但歷史是專載過去的文化事業的，我們要用什麼方法才可利用歷史上的教訓來幫助現在的文化事業呢？　過去的人類一定也曾用過種種手段——利用他們過去的法律，政治，教育，經濟，等等成就他們的文化事業。　但是他們究竟用過怎麼樣的法律，怎麼樣的政治，怎麼樣的教育，怎麼樣的經濟——簡單說，怎麼樣的一切制度呢？　這個問題的答案可完全求之於歷史。　但這個答案並不是歷史的主要教訓，因為只能曉得過去時代所用的種種制度，而不懂他們所以用那種制度的緣故，不但於學問上無益，並且於事實上也要產出泥古不化的禍害來。　我們必須利用過去人類底經驗和閱歷，來改良現在的社會；萬不可把一部歷史死讀，轉以蒙蔽現在時代的需要。　歷史好比是祖宗遺產，我們能把那種遺產當作資本金，用來經營新事業，擴充舊根基，總算得榮宗耀祖，光大門楣了。　否則將所有遺產，一概藏在地坑中，守株待兔，何益於事，我們自身或者還可以糊塗過去，但我們的子孫就要受我們泥古不化之累了。　俗語說「寧生無賴子，莫生守財虜。」因為無賴子一定很有才幹，一朝醒悟，還有發財的希望，那守財虜眞是一個糊塗蟲却是全無希望的。　依我看來，歷史曾供給我們許多極寶貴的教訓，但其中最有價值的就是人類的文化事業，是由無數的解放運動積聚而成。　解放可分為三種：（一）肉體上的解放，這是關於衣食住的問題。　例如抑洪水，驅猛獸，除荒災，御飢寒，以及現在的均產主義，和勞働神聖主義，都屬此類。　（二）知識上的解放，這是關於科學和哲學的問題。　以大學所說致知格物為宗旨，並用評判的精神，懷疑的態度，來研究一切學問，庶不致溺於迷信和習尙，致鬧出種種慘劇來。　（三）精神上的解放　這是關於愛的問題。　愛貴自由不貴强迫；例如結婚的自由，乃是男女愛情上的解放；宗教的自由，就是天人交通上的解放，籠統說來凡百一切法律，如他的性質是屬於解放的都是合理的法律，如他的性質是屬於壓制或束縛的就是不合理的法律了。　但是我們要記得人類的解放決不是一朝一夕就可完全辦到的，各時代既有各時代的弊病，各時代即有各時代的解放，——一則文明程度大有高低，二則時代思想各有差別。　即據歐洲法制史而論，也曾經過種種專制的解放，第一步是人類脫離教會的專制而得解放，第二步是脫離貴族的專制而得解放，第三步是脫離君王的專制而得解放，第四步是脫離法律的專制而得解放。

我們須曉得不但人治有專制，卽法治亦有專制的。法治自然比較人治略帶些客觀的色彩，然而那種客觀有時也不靠住的。

完全的客觀，非以社會上眞實情形來做對鏡不可。法律不過是醫治社會毛病底一種科學，我們看病下藥，固然不可將自己主觀的意思來作標準，但亦不可專恃一定不易的老藥方來作標準——那老藥方雖然比我們自己的意思稍稍客觀一點，但從前造那老藥方的人，終究也不免有些主觀的意思夾雜其中；所以爲盡善盡美的計，莫如先將醫學的原理澈底研究，然後再對症發藥，那纔算純粹的客觀了。治法學也應對症發藥，因地置宜，爲一種獨一無二的方法，切不可泥古不化，孤負了法律的本來命意。現在美國法院解釋憲法中「自由」一個名詞，很有研究的價值。例如資本家和勞働者訂定僱傭契約；資本家方面應允每天付工價若干，勞働者方面應允每天作工十二小時以爲報酬。後來國會通過一條法律，規定勞働者訂定契約不得過每天八小時工作的限度。資本家見了那種法律就大肆攻擊，說這是與憲法上付與的自由權違背了，他說「憲法旣擔保一切行動自由，那訂契約的自由，亦是行動自由之一部份，我和勞働者只要雙方情原，各無異言，國家何能干涉我們的自由；憲法是神聖不可侵犯的，現在解釋憲法，應當根據從前手訂憲法的人底見解」法院的主張和辯辭大概可略述如下。「憲法是十八世紀的人物所訂的，那時實業沒有發達，資本和勞働的階級自然無從發現，那時的工作多帶農工的性質，每天卽使做十餘小時的工，也不至妨害身體的强健，現在工廠內的工作，容易使人困疲，每天過限八小時，卽與衛生大有妨礙，終究非社會的幸福。現在時代的情形和需要，都爲那訂憲法的人物所夢想不到，所以十八世紀的自由底定義，斷乎不能適用於現在時代，因爲個人所享的自由權，當以不損及社會爲限度」這是從「法律的專制而得解放」底一個佳例。這個解放是由法學和社會學結合而產生出來的。純粹的法治主義，不免有種種流弊，必須用治社會學的手段去補救他。中國古時有一位愼到可算主張純粹的法治底代表。他說道：「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爲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此所以塞願望也」「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這兩句話或者還通得過去，因爲法治終究比人治穩當一些——以鈞石權衡定輕重，終究比以心裁輕重靠得住一些。然而旣有了法律，就不可不防法律的

專制，法律要是不善，在人民的主觀方面，或者還可稱「塞願望」，然而從眞正的客觀方面看來，終歸仍舊有不平的事實，所謂「塞願望」恐怕也是畫餅充飢，望梅解渴罷了。 總而言之，我們定要指使法律服務人類，不可使人類做了法律的奴隸。 換句話說，法律應當本着文化的需要而定，切不可和文化作對敵！

六　結論

以上所論偏重於法律的動力學(legaldynamics)而忽略法律的靜力學(legalstatics)法律雖然時時進化，但在一個時期中央總有一組規定的法律，使吾人得藉以「居官守法。」只是這部份的法學不在這篇文章範圍之內。 況且現在中國正處過渡時代，自然貴動而不貴靜，貴創作而不貴謹守，——進一步說我們即使要守，也恐無法可守，至於『什麽法律纔配中國現在的情形』這個問題非一人所能回答。 我們學者須要聯合起來研究社會的情形和需要；待社會的情形和需要研究出來了，就不難再想更正和補救的方法。 這篇文章不過爲治法學的人定一個方針罷了，至於方針之好不好，我很希望海內外學者的評判。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英 華 正 音 辭 典

精 裝 一 册　三 元 六 角

學英文者，恆苦發音困難，一遇變音，尤難確知其讀法．此不僅華人如此，英美人習本國文字亦有此感想也．本書注重發音；遇有符號不能明晰者，用萬國語音學字母註明，而於編首列英文發音與萬國發音對照讀法，習英文者，一覽即可了然．手此一編，誦讀英文，無不能發之音矣．每字之下，更加簡單解釋，極便檢查，更兼普通辭典之長．

譯者陸費執君擅長科學，曾任科學社分股委員長現任北京高師農專教授．瞿君研究形而上學，素有心得，現任北大教授，二君均深於國學，譯筆簡明精當；分譯科學文學，文辭堪稱合璧．

習英文之學生，以及英文教員，從事與英文有關之職業諸君，均宜人手一編以為己助．

新式英文學生百科全書

精 裝 一 册　價 銀 二 元

本書搜集英文各科中最適用而便檢查者編輯而成，特色有八：

1. 歷史一門，含有世界政治史，發明史，文學史，經濟史等．
2. 附中英地名表，兼注明商埠．
3. 說明世界名人之著作，宗旨，俾有所依據．
4. 略述各國交際情形．
5. 載有各種運動規則．
6. 化學名稱，將英名，舊譯名，決定名，同列一表，極便檢閱．
7. 英譯百家姓，以國音滬音並列，便於應用．
8. 附索引錄，一索即得．

藍寧小傳

關桐華撮譯

世界上最可憎的人是藍寧，最可愛的人也是藍寧，憎也罷愛也罷，現代世界不知藍寧的人恐怕是非常之少。然而藍寧自有生以來以至現在他的經過情形如何，知道的人大約不多，所以本篇要略述一下。

(一)少年時代的藍寧

藍寧原名烏拉幾密魯衣利烏利牙諾夫，藍寧是他避害的變名。他於一八七〇年四月十日，降生在俄羅斯窩魯嘎河畔的西母逼魯斯克。他的父親原是農夫後來因爲做了西母逼魯斯克的參事官得了貴族的稱號。他的父親死的較早，死後他的母親就接受年金養育她的子女。

藍寧的父親原做過小學校的管理者，在窩魯嘎的地方很有些聲望。這位熱心的教育家生有三男二女，他的家庭恰似一個小規模的大學，五個子女對於藝術，音樂，科學，文學都很熱心的研究，興味非常之高，父母子女和兄弟姊妹之間，愛情是非常之深，當時這和睦無間趣味濃厚的家庭，確實令人羨慕。

但是這時候挑開他們那和暖的家庭的窗戶，往外邊瞭望，就看見了數百萬無辜的百姓，在那殘酷的專制政治之下呻吟的情景。因此烏利牙諾夫兄弟姊妹對於知識的熱情，漸漸移到百姓的身上來，他們漸漸的要獻身於農夫和勞働者的解放及教育的事業。

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殺亞列山大二世成功的鐵羅利斯特民意黨，因爲反動的關係，已經失去許多黨員，並且首領也被捕。但鐵羅利斯特的精神，仍然在智識階級的青年間活動，距二世被暗殺相隔十六年，一八八七年恰好仍是三月一日，鐵羅利斯特的一團又謀暗殺亞列山大三世，當時主謀的人便是藍寧之兄阿列克桑多魯烏利牙諾夫。陰謀失敗後，十四個同志被捕下獄，裁判結果五人宣告死刑，其中自然有藍寧之兄了。藍寧當時十七歲，自經過這個悲劇，他的腦中更有了一層深

的印象。

藍寧之兄死後，他的母親自然更要格外鍾愛藍寧，藍寧也很愛他的母親，所以後來就是過亡命的生活，無論怎樣的忙，他不斷的到瑞典去探望他的母親去。到一九一三年他的母親死去了。

(二)學生時代的藍寧和他思想的背景

藍寧曾在西母遏魯斯克中學修業，當時那中學校的校長就是後來臨時政府首相開林斯克的父親。這位校長沒想到他的兒後來做首相，他更夢想不到奪他的兒子權力作全世界的敵的人，便是曾受過他的教育的藍寧。

藍寧在西母遏魯斯中學畢業之後，因爲是大犯人的兄弟，不許入首府的大學，他就入了加藏大學法科，但是纔入學一月，就因爲參加學生的革命運動被革除了。

一八九一年藍寧又入了拍拖羅栝拉特大學，學法律和經濟，得了法學士的學位，成了辯護士了。但是他只出過一次法庭。他雖學法律，而法律家作的事却引不起他的興味。他的心恐怕是只惦念着革命運動罷了。

當時藍寧的思想，實立於民意黨革命運動的民衆派和馬爾克斯新思想的境界之內。剝辟優利斯特是很相信俄國不必經過西歐諸國那樣資本主義發達的殘酷過程，就直可以達到萬人幸福的新社會。他以爲俄國原始的土地共有制度，和共產主義的本能，習慣，是斯拉夫族的特有本能，主張愛護這可尊敬的制度和本能，不必經過資本主義發達的段階，就能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密哈衣羅夫斯克便是這派的代表的學者。他反對馬克斯的唯物史觀，不承認農民的無產階級化，是向社會主義進化的過程。

但是一九〇〇年以後，俄國果然漸漸的資本化，農夫果然漸漸的無產階級化了。他們纔知道在俄國這資本主義發達的段階也是不可免的。藍寧當時是抱有剝辟優利斯特思想的人，而又多少受了些馬克斯的影響。

當時的剝辟優利斯特運動，後來成了社會革命黨和勞働派。藍寧是立在舊剝辟優利斯特的革命家和馬克斯派之間

的人。

藍寧到後來和社會革命黨成了生死之爭，他雖原是民意黨之一員，而却不奉剎辟優利斯特的學說，并且與密哈衣羅夫斯克備直立在反對的地位。

藍寧眼中很看成滋耶利亞剎夫和黑羅夫斯加牙那樣的運動者——一八七〇年末一八八〇年初勞働者的革命運動者——是很神聖的。所以藍寧不辭繼續他們的選業。

（三）拍拖羅枯拉特時代的藍寧

一八九一年藍寧自拍拖羅枯拉特大學畢業之後，他就發表了一篇關於馬克斯主義的論文。俄國號為社會主義之父的撲列哈諾夫讀過這篇論文之後就說：「此青年他日必為危險人物。」這話果然成了預言。十五年之後，藍寧從這老戰士的手內奪了社會黨的指導權。二十五年之後，藍寧就把他從全俄的蘇維埃大會放逐出去了。

藍寧自到拍拖羅枯拉特之後，就已經抱馬克斯的思想。但當時正是剎辟優利斯特思想全盛時代，所以他一位同志也得不到，但是後來沒有幾時他就得到少數的勞働者和馬克斯主義者，成立了一個小小的俱樂部。二年之後，在此地作了一個「勞働者解放同盟」。藍寧代表這團體會組織最初的勞働者同盟罷工。同時又曾把馬克斯說通俗化，刷印「罰金論」的小冊子秘密出版。

藍寧從此時就已經受勞働者的愛戴，藍寧對於有才幹的勞働者，特別的尊敬親愛，藍寧常推賞一勞働者名巴布休金的，為難得之戰士。另外他還愛一個叫耶魯枯諾夫的。藍寧常說這兩個人是同志中的標準人物，可以作勞働階級的指導者。

（四）西伯利亞流刑中的藍寧

一八九〇年之末，藍寧被政府逮捕下獄。一八九七年一月二十九日，被追放於西伯利亞。以後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〇年，他常是繼續他的亡命的生活。

藍寧在西伯利亞荒野中仍是不斷的努力，變了名姓著了許多的小著述，最初的一個小冊子叫作「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之諸問題」專論俄國社會主義運動應取的方針。藍寧當時主張俄國的無產階級無須待獲得政治上的自由，可以照直組織勞動者階級的黨派，同時和專制政治資本制度宣戰。

在西伯利亞追放中，藍寧還有一本重要著述，是「俄國資本主義之發達」內容是論證俄國的社會也不能不通過資本主義發達的徑路。布魯爰亞學者都認這著述有學術上的功績。

俄國社會民主主義者的創定者布列哈諾夫等讀了他那頭一個小冊之後，喜的他們說是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地平線上發現了明星，稱讚他可以作俄國勞動階級真的指導者。

（五）衣斯枯拉運動

藍寧自西伯利亞刑期完了歸來之後，官憲不許他到大都會，工業地，或是有大學的地方作事去。他因此暫時捨了俄國，亡命西歐。在西歐最初的活動，便是他那有名的「火花」誌的創刊。

一九〇一年，藍寧和布列哈諾夫馬魯特夫等亡命的社會民主主義運動者發行「衣斯枯拉」誌，但「衣斯枯拉」的運動，實以藍寧為中心。普通都稱為「藍寧的衣斯枯拉」沒有幾多時，這「衣斯枯拉」就成了全俄社會主義的宣傳中心，在俄國革命運動史上，做了許多重要的任務。

「衣斯枯拉」中藍寧最初發表的一篇論文，是「宜何從着手乎?」這一篇實是俄國共產黨的綱領，戰術上的基礎。次年藍寧又把這論文敷衍一次題為「宜何為乎」的一本小冊子出版。這小冊子恰如在俄國社會主義運動的池中投下一塊巨石，成了後來十數年的波瀾中心。二年後社會民主黨分為布爾賽維克和孟賽維克兩黨，更十五年後，有無產階級獨裁主義及革命主義的對立，都以此為最初的分岐點。

藍寧所寫的東西，那一件都是熱烈爭論的種子，對於他所寫的東西只要讀過的人，誰也不能不關心。諸君惜藍寧也可

以，愛藍寧也可以取中立的態度是做不到的事。「宜何爲乎」一書，論述或解決當時運動上的一切難問題，實是藍寧革命精神的基礎。 這書含有挑戰的思想熱情的中心爭論的主題。

「衣斯枯拉」對於社會革命黨行猛烈的挑戰，當時社會革命黨成立未久，其中心尙包容有民意黨的分子不少，但藍寧却毫不客氣，嘲笑他們說他們是「革命的冒險者」又罵他們說：「社會革命黨的紳士諸君，你們不過是小紳士閥的代表者罷了。」藍寧又據「衣斯枯拉」來和「經濟主義者」挑戰，經濟主義者是只重視勞働階級的經濟鬬爭而不管關於國家權力的政治鬬爭的，此思想一方運動失却革命精神的組合運動和消費運動，一方又和後來的孟賽維克思想合成一體。

「衣斯枯拉」不只作思想上的奮鬬，同時又成爲團體運動的中心。 到一八九〇年俄國的形勢纔有勞働階級黨組織成立的希望，「衣斯枯拉」特設「組織委員」着手此事。 藍寧實爲「組織委員」的活動中心。

藍寧之妻那帶及達昆斯坦其諸夫兼任「衣斯枯拉」的幹事和「組織委員」的幹事。 此女爲俄國全國同志間互通消息，曾使用有化學作用的墨水寫無數的暗號通信，因此她的健康上很受損失。 他們同志急諸耶夫嘗說過：「吾黨之組織者藍寧的一切事業大得昆斯坦其諸夫之力。」

當時藍寧受全歐羅巴警察的驅逐，有時在秒呢有時在布拉賽爾有時在巴黎有時在倫敦，最後卜居日內瓦。

(六)社會民主勞働黨的分裂——布爾賽維克之起源

俄國社會民主黨是一八九八年所創立，一九〇三年在布拉賽爾和倫敦會開第二回大會。 在這有名的大會之中，分裂爲布爾賽維克和孟賽維克兩派。 分裂的直接原因，其說不一，有的說：「因爲關於機關新聞編輯之管理問題而起，」有的說：「因爲黨的組織可否行中央集權的問題而起，」實在那個也不是十分重要的問題，論理很談不到分裂的事。 所以後來阿魯達諸夫（反革命政府之一員）的著書藍寧論中嘲笑當時分裂說：

「同志藍寧揮外科醫生的刀行粗的療治是他的能事，對於無產階級一致團體的破裂，似乎是向來不會顧慮。 但

在第二回大會分裂之兆初現時，首先盡全力來防止的人便是藍寧。藍寧實是知道勞働運動一致的可尊重。然而一致非是以社會主義鬭爭爲目的的一致不可。藍寧看社會主義思想比較什麼東西都可貴。在第二回大會中和馬魯特夫阿克賽魯羅德的意見不合，決不是偶然的不合。他知道昔日的日見和主義的傾向在新旗幟之下又漸復活，一同亡命的親友馬魯特夫漸漸軟化直到現在還受人尊敬的布列哈諾夫也已經放擲馬克斯主義染指於日見和主義，到現在這種形勢已經明瞭。藍寧看見這種形勢他纔決意他曾說：「我就是剩了一個人也不卸革命的馬克斯主義的旗印」於是他和布列哈諾夫竟分爲二派。

愛明白透明的藍寧知道布爾賽維克和孟賽維克以反對的要素結合是羈絆不堪的事，所以不惜破壞了黨的一致，使自己的旗幟鮮明。

一九〇四年藍寧關於黨之分裂問題曾著過「進一步退兩步」的一本小冊子出版。進一步退兩步實是當年孟賽維克的態度。他們由純經濟運動主義變成「衣斯枯拉」一派的運動是進了一步；由「衣斯枯拉」墮入合法的馬爾克斯之自由思想中，是退了兩步。藍寧對於他們大加毆擊。與黨之分裂同時，「衣斯枯拉」誌入於孟賽維克手中，藍寧乃發行「前進」的一種新聞形式的小機關雜誌。這就是布爾賽維克最初的機關。當時不獨「衣斯枯拉」誌，其餘一切本黨的機關和機關紙都歸在孟賽維克掌中。藍寧僅以「星佩利窩特」來攻擊反對黨。然而到一九〇五年，無產階級的活動分子，漸漸都歸到布爾賽維克黨。

同時藍寧有「經濟論集」一本著書公刊，幸而這本書在國內賣的很盛，藍寧就拿這收入來充「星佩利窩特」發刊的費用。「星佩利窩特」的編輯有魯納茶魯斯克，布庫達諾夫，窩羅夫斯克等幫助藍寧。

（七）一九〇五之革命——最初之蘇維埃

一九〇五年五月，俄國社會民主勞働黨在倫敦開第三次大會，這即是布爾賽維克最初的大會。同時孟賽維克在寨內

布阿會開協議會。

一九〇五的大會，是俄國第一次革命。對於這次革命，布爾賽維克和孟賽維克兩大會之實際上的主張的差異，更加鮮明。藍寧即在這大會中將無產階級的獨裁，資本的沒收，革命行動的澈底遂行等關於作世界革命的序幕的俄國革命之一切問題決定。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雖未成功，但藍寧則曾做了重要的工作。最初之彼得格勒勞働代表委員會本成於孟賽維克之手，而現在實際上的行動多從布爾賽維克的指導。革命運動鼓盪的很高。勞働者組織蘇維埃，即是事實上爭國家的治權的事也漸漸覺悟。所以勞働者在事實上已經成了布爾賽維克了。

一九〇五年革命之後，藍寧得了大赦回國，但不久因為革命的慘敗，反動時代接踵而來，藍寧就又成了亡命客，一九〇六年居芬蘭，七年居瑞士，八年住在巴黎。

一九一六年藍寧住在瑞士，當時聖彼得堡革命的機運漸次成熟，同志間有主張組織蘇維埃的，此時藍寧即在書翰和雜誌的論文中警告他們說：「蘇維埃的組織是偉大的標語，不可隨意亂用，只有勞働者表示爭鬪到底的決意，宣布已經到了可以掌握一切權力的瞬間，纔可以用。只有那時候可言蘇維埃。因為蘇維埃只有到勞働者掌握一切權力的時候，纔可存在；纔成無產階級國家的形態，纔得勞働階級的一致支配的原故。」藍寧又警戒聖彼得堡的勞働者說：「諸君！你們已經預備好了麼？已有充分的實力了麼？請諸君一定要自問，就是自問百次都不嫌多，因為就要向前猛進了，顧慮的不周到是不行的。組織蘇維埃，是爭鬪到底的意思，是和布魯佳宣戰的意思，是無產階級革命開始的意思。」就着這一件事，已經可以知道，藍寧是如何的重視這種制度了。

當時因為國內行苛酷的檢閱的原故，藍寧等之出版的自由幾乎全被剝奪。僅由秘密的小出版物，或是外國出版物宣傳他的主義。

（八）反動時代—學者的著述家的藍寧

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之後，就到了反動和沈滯的時代了。藍寧亡命瑞士，一九〇八年移居巴黎，後來和同志在格里下山地的枯拉哥定居因爲枯拉哥距俄境近有和國內革命運動聯絡的便利的原故。

在斯脫利賓反動政策之下，俄國的革命運動，幾乎手足都不得動。一般亡命的革命也都意氣銷沈了。

當時的藍寧的生活至極窮迫陷入疾病和營養不良的狀態，在巴黎亡命中他的生活更是悲慘之極。但是他仍毅然很勇敢的保住他那光榮的地位。他自己說：「不可失望過去這黑暗除去渾濁的波，再要五六年我們就可以乘滿潮而來，產生第二次無產階級的革命罷」？亡命中的孟賽維克黨常是敵視藍寧，而巴黎的一般社會也常是擯斥布爾賽維克。那時巴黎某滑稽雜誌登載過一個戲談的廣告說：「除去藍寧極內夫珂每內夫三人之外，有能找出第四個布爾賽維克黨人的，賞王國之半。」據此就可知藍寧當時的不得意了。

藍寧在這沈滯時代把馬克斯和恩格爾斯的著述，研究異常精熟。在巴黎住的時節，過了二年圖書館的生活—二年之中幾無日不在圖書館—他借出來的書非常之多。當時藍寧已四十歲，埋頭於哲學的研究關於哲學的著述，幾乎沒有他沒讀過的。他又常寫哲學上的論文指摘友人的誤謬。

藍寧這種可驚的努力的成果，一九一〇年有「唯物哲學和經驗哲學—反動哲學」的著述發刊。他以最微妙最狡猾的手筆在這著述之中，和布魯佳的影響奮鬭，就是很有教養的布魯佳往往也受他感化降伏了。

藍寧所借讀的書不只關哲學歷史地理的著書，另外還借讀關於中國日本朝鮮的書。

（九）復活之曙光

一九一〇年俄國某處有虐殺罷工勞働者的事情發生，俄國的社會主義運動因此又得到一些好機會。到次年勞働運動的復活更加明瞭。此時藍寧的同志在彼得格勒地方公然有「星」的新聞發行，在莫斯科有題作「思想」的月刊雜誌。

國會中也有了極少數的勞働議員了。

這些機關新聞以藍寧自己的手筆爲主，同時他又拿議會政策教導少數的勞働議員。

彼得格勒的樸直的勞働議員曾到藍寧那邊說「我們從此要做立法中的事了，預算哪，這個那個的議案哪，議會中提出的議案有什麼要修正的請告知我。」藍寧聽說不覺大笑，說「預算和修正案那些東西那是什麼呀？你是勞働者，政府是支配階級，你只有立在講壇上拿極容易了解的語言向全俄國述說勞働階級的生活和苦働就好了。述說資本家的殘酷可怕，鼓吹勞動者的革命，方是好議案；方是真實的議案」

藍寧是這樣說，但這位鄉人乍作議員，一入議院看見各大臣那種威儀，早已嚇得不敢出聲了。後來他們漸漸纔了解了藍寧的言語，能做一個機械工，把從藍寧學來的語言，到講壇上堂堂的演述一遍。

到一九一二年，新生活又開始，彼得格勒公然有他們的新聞出現。藍寧爲距彼得格勒近些，又從巴黎搬到枯拉哥住。同年一月布爾賽維克在布拉枯在協議會整頓黨的陣容，依新選擧的中央委員會的命令，令藍寧和極內夫留於枯拉哥，其餘由彼得格勒莫斯科等都市來的同志，都在此會合，枯拉哥成了全俄通信聯絡的中樞。枯拉哥和彼得格勒之間已經得有確實的通信，因之機關紙「布落達」上面，每號都缺不了有藍寧的論文登載。藍寧就在這些機關紙上攻倒了他的敵人。從此他們的機關也逐漸完備，勞働組合和其餘的勞働團體的重要會合未開會之前，往往先在彼得格勒或枯拉哥的中央委員會本部開協議會。

（一〇）歐洲大戰——萬國社會主義的破滅

歐洲大戰勃發的當時，藍寧仍住枯拉哥，極內夫對藍寧說：「德國社會民主黨未必反對軍事費，恐怕是要棄權罷？」藍寧不承認有這等事，他說「無論如何，他們不至於那樣卑怯，他們不能反抗戰爭固然是無論，但是他們爲自己的良心，爲避勞働階級的反抗，大約要反對軍事費罷？」兩人賭這件事，藍寧却錯了。然而載着協賛軍事費的報告的德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

到的時候，藍寧仍是不信，他說：「這是決沒有的事，一定是假報，這是德國政府欺騙我們，想要破壞萬國社會主義。」藍寧對於萬國社會主義實抱有很大的信念，到後來德國社會黨協贊軍事費的事實證實之後，藍寧幾乎一句話也說不出了。　萬國社會主義竟破滅了。

從此藍寧和歐羅巴的愛國社會主義者成敵對的態度。　他聽見破壞萬國無產階級，加入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之戰爭的領袖姓名，都非常憎惡的。

在此前一九〇七年在斯諾脫格爾特開第七回萬國社會黨大會時曾通過決定對於國際戰爭萬國社會黨應取的態度。這是一個有名的重要會合。　在這大會中藍寧和魯克桑布魯克協力活動，使大會採用次之決議，即「遇帝國主義的戰爭發生時，各國之無產階級可以革命答之。」使國際間的資本主義戰爭，變爲國內的階級戰爭，本是後來勞農俄國所採取的政策，但在此時藍寧就已經這樣主張了。　藍寧和魯克桑布魯克和馬魯特夫以三人名義在委員會中提議對於貝貝魯案的修正案數條，後來就基於修正案把特別委員會的成案在大會中通過了。　這決議的最後二節，實是可以見出決議中的精神重要部分，但原案中盡是全然沒有的，是由藍寧等之修正而附加的。　這決議是照下面寫的話作結。

「到開戰的危險切迫的時候，以一切所有的手段本全力以防止戰爭，是關係國的勞働者和議會中的代表的義務。但此等手段應依階級鬥爭的切迫程度如何，和一般政治上的情形而異。」

「並且當戰爭已經勃發的時候，他們有應盡全力使戰爭迅速終了的義務，和利用因戰事所生政治上的危機，爲促發資本制度的殘落，應以最深刻的手段鼓吹人民的義務。」

社會主義者對於資本家之帝國主義的反對態度，在一九〇四年的阿姆斯鐵魯達姆大會的決議，就已經明瞭了。　斯滋特格魯特大會中提出的貝貝魯決議案本是要把前次大會的決議更加明確，因爲帝國主義的戰爭畢竟是資本制度不可避的歸趨，這決議是使萬國社會黨對於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爭的見解更加明白的東西。　然而實際貝貝魯的決議案僅

把對於軍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戰爭的一般原則表明出來，至於對應着原則，萬國社會黨實際的行動是一些都不會說及。貝貝魯的決議案由藍寧修正的最後的二節，纔從抽象的思想確立了具體的行動之原則的綱領。再者就是這決議案的最後二節也未必使藍寧能完全滿意，不過是把他的思想，用委婉的言語表示出來了罷了。當時藍寧就着這議案和貝貝魯之間經了幾次的意見交換，貝貝魯終是贊成藍寧的思想了，但是主張不到適當的時期，不必驚了敵人，用委婉的文字表示出來也就可以了。

然的到此刻帝國主義的戰爭，在事實上已經開始了。於是藍寧把斯滋特格魯特的決議，突然送到第二萬國社會主義者的諸領袖面前。但此刻他們看成這決議案如同廢紙一般，連睬也不睬。早已經協贊軍事費了。

原來藍寧因為歐羅巴的社會民主黨墮到合法主義和議會政策，他就早已看破他們是無氣力了。但是對於無產階級的勝利，深信不疑的藍寧，立在無產階級運動的陣頭，對於歐洲各國同志的信任和期待，使他完全拋棄是不可能的事。況且那時萬國社會民主黨又不是純全破滅，在列國資本家政府未開戰以前，仍然可以作他們的敵。然而歐洲大戰的血風吹過一陣之後，幾於什麼東西也不會存在了，「利用由戰爭所生經濟上政治的危機……促進資本主義的殞落」等萬國社會黨的旗印，就如暴風前的枯葉一般，早已不知吹向何處去了。這偉大的萬國社會主義黨，竟如死鼠一般，殭臥在大戰的血風場中了。

從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一六年，藍寧避着人眼，在瑞士住了好久。

（二）萬國社會主義的復活

開戰後，藍寧初住瑞士之貝崚，不久即遷居滋列，在戰爭的熱狂中，他還努力集合革命分子。當時瑞士的社會民主黨浸潤了日見和主義和愛國主義，僅不過有少數的勞働者的俱樂部集在藍寧的周圍。但是藍寧並不灰心，他僅為團結十人或二十人的滋列青年勞働者，他就費了好多的時間和精力。這時極內夫也正住在瑞士某街，藍寧得到七個人的滋列青年勞

勞動者的團體的時候，他就很歡樂的寫信給極內夫告知這件事。

瑞士社會民主黨原不喜藍寧的行動，他們非難藍寧，說他是破壞勞働階級的團結。瑞士政府曾有一次要命藍寧退出國外，藍寧和極內夫遞上一封信說：「瑞士居留中，行動可以溫和……」這纔僅僅勉强免了受退去的命令。最有趣的事，是後來瑞士政府就把這一封信當作歷史的文書，保存在博物館了。

第二萬國社會黨雖亡，而萬國社會主義的精神未亡。各國的社會黨雖被一時的戰爭熱的大波浪沖洗了去，而革命的少數國際主義者在此時又漸漸恢復勢力。並且各國社會黨裏面如俄國社會民主黨，伊大利社會黨，美國社會黨，匈牙利，羅馬尼亞的社會黨，還是始終一致的反對戰爭。開戰的次年，恢復社會主義運動的國際關係的運動，即已發芽。這種企圖如魯阿諾的伊大利和瑞士社會黨的協議會；美國社會黨的華盛頓大會的計畫；和一九一五年三月中由克拉拉，澂脫金女史在貝棱召集的國際婦人社會主義會議，皆是。

然而此等計畫多少都和第二萬國社會黨的國際事務局有些關係，到一九一五年九月纔完全離開舊萬國社會黨，有反戰爭社會主義者國際運動的出現，那即是有名的滋衣姆味爾瓦特會議。

滋衣姆味爾瓦特會議，是反戰爭社會主義者的會議，伊大利的磨迭枯利納利黨和俄國的阿克塞羅德的中央派居中右翼，是英國獨立勞動黨等之純粹平和主義的社會主義者，左翼是德國的列迭布魯所代表的一派，藍寧自然是這會議的最左翼了。

藍寧在這會議中，極力主張變帝國主義的戰爭為階級的戰爭，痛說這主張的必要，同時又力說應宣告第二萬國社會主義黨滅亡，而另組織新的萬國社會主義黨。

但這時滋衣姆味爾瓦特會議的左翼代表列迭布魯和藍寧大起衝突。結果藍寧等之極左翼的決議案竟遭失敗。但是六個月之後，開金達魯會議時，形勢大變。以前滋衣姆味爾瓦特的宣言，不過單是糾彈資本主義之帝國主義的罪惡，為平

和與社會主義，而求萬國無產階級的團結。其基調是「無賠償無併合的卽時平和」和「國民的自決」但金達魯的宣言却又進一步，以「政治權力的征服」「人民爲資本之所有者」「社會主義的勝利」爲平和之唯一條件。並極力非難第二萬國社會主義黨之國際事務局的行動，於是滋衣姆昧爾瓦特的平和社會主義成了金達魯的革命社會主義，藍寧明明已經成了勝利者。但是他所主張的卽時組織第三萬國社會主義黨，不曾得到多數的贊成。然而到一九一七年九月的斯特克賀魯姆會議時形勢又一變，有可以創立新萬國社會主義黨的決議，藍寧終竟得了最後勝利。

前文有名的滋衣姆昧爾瓦特的宣言是萬國社會主義運動復活之第一聲，已經足以使歐洲的權力階級戰慄了。然而藍寧等之極左翼對於這決議實尙未滿足。他們憤這宣言的軟弱，以爲不過是非難資本實度根據現狀要求平和的東西。這宣言裏爲報新世界的黎明，反覆着說了幾千回馬克斯共產黨宣言一句，但是不過只反覆說這一句空話，那內容却不會去管他。因此藍寧和脫羅茲克要求在這以上的東西，他們和他們的同志所以有革命的提議的起草。藍寧當時卽想創立第三萬國社會主義黨。

脫羅茲克本也是極左黨的人，但不是照藍寧那樣的急進派，所以藍寧在大會所演說的意見，脫羅茲克竟全不贊成，彼此互相反對。並且脫羅茲克在這有名的宣言中也不曾署名。

（一二）瑞士亡命生活中的藍寧

一九一六—七年的時候，瑞士的社會黨圖書部仍在滋利市的載列魯枯拉盆街，這時很有許多的國際社會主義運動者的重要人物來閱書，藍寧就是其中之一人。藍寧是移住民中的最有學識最非凡的人物，但他的樣子却很謙遜，無論對誰總不曾有傲慢的態度。

藍寧每日午前二小時午後二小時在社會黨圖書部，他很熱心的研究國際社會主義的文書，他爲通曉瑞士社會主義運動的精神產物，大費苦心。但他這種研究的惟一目的，是爲對於政治上經濟上的問題，定一明確的態度。

除去少數例外，瑞士社會黨的領袖對於藍寧都不甚注意。　在蘇利藍寧是借貧之街一個靴師的二層樓住。　藍寧夫妻住在斯辟該魯枯拉塞第十四號的時候，那是在一條極狹的街中。他們住的是那一家二層樓。　他們的家具僅有桌一，粗椅子二，洗濯桶一，小火爐寢臺睡椅石油燈各一而已。　天井是漆灰的原樣，連一塊紙也不曾貼着，地板是舊木板敷着。　往他的屋內走去，是非先通過一條極黑暗的廊不可。　這二層樓除去藍寧夫妻的住室外還有三間屋，其中兩間屋是兩個家族住，剩下的一間是這三個家族共通使用的廚房。　這間廚房，就是他那不斷的伴侶，惟一的書記他的妻給他調那極質素不過的飯食的處所了。

歐戰開始後，藍寧在瑞士居然營了闊綽的生活兩年，無論何時，他常是有許多的錢。　後來人家都知道他的錢是從德國銀行支出來的。一時盛傳藍寧之所以能通過德國歸到俄國，就是因為他做德探的原故，就這件事卽可證明了。

(一三)回到俄都的藍寧

藍寧於一九一七年四月之夜歸到彼得格勒。

先是俄國三月革命結果，該棱斯克政府成立，除去瑞士的愛國社會主義者之外，所有的社會主義團體，都想幫助俄國亡命者使能回國。大家為此事會組織過委員會。　這委員會為歸還者募集旅費，并要求法英瑞士的政府許可他們通過阿爾杭該魯歸彼得格勒，但是被聯合國政府拒絕了。　於是瑞士社會主義者轉而向德政府商議，以放還在俄被捕虜的同數的非軍事員為交換條件，承諾他們通過德境。　兩次列車，每次三百人的俄國亡命客得歸了祖國，藍寧也在其內。

(一四)革命的前日

藍寧從瑞士歸來不久，就開布爾塞維克和孟塞維克聯合會議，藍寧當時在這會中演說，就主張應起無產階級的革命，并應推行全歐，在座的人都不覺駭然。　其實藍寧所主張的無產階級掌握政權的必要，在革命最初的一瞬間他就已決定了，所餘者不過奪取政權的適當時機問題而已。　然而一直到一九一七年的春季，布爾塞維克的大多數，還認成這次革命是對於

專制政治的布魯佳的政治革命。所以關聯合會時對於藍寧的演說就是布爾塞維克之間也是非常的反對。承認藍寧的話的人相傳只有闊倫帶夫人一人而已。

一九一七年七月彼得格勒的反亂起來了。這時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還全體一致反對立時就握政權呢。其實藍寧也知道這時時機還未熟要執政權一定失敗，但是他對於無產階級可以執政權否一個問題，是絲毫都不躊躇的，所差者仍是遲早問題而已。

七月十六日夜藍寧一人到布落達編輯所來了，三十分之後，憲兵闖入編輯所大行搜索。十八日朝極內夫和利貝魯到參謀部談判前夜搜索編輯所的事，一小時之後，布爾賽維克的大檢舉就開始了。

藍寧和極內夫本打算受捕，但黨之中央委員會不許，二人即遁身出走了。

七月革命失敗之後，該棱斯克政府的反動色彩更濃厚了。藍寧的生命有要受反動主義者的狙擊的危險，於是藍寧又亡命芬蘭了。

這年九月闊魯尼羅將軍進軍彼得格勒，他的背後有要把革命粉碎了的布魯佳的拳隱顯其間。該棱斯克政府中某某也合進陰謀有關係，該棱斯克自身也免不了嫌疑。於是闊魯尼羅被捕於兵士委員之後，該棱斯克也就同時瓦解。

闊魯尼羅反亂之後已經到了九月末，這時藍寧纔對勞働者述說權力掌握的必要。

不久彼得格勒開了民主大會，此時藍寧發表一篇「妥協」的論文，試行勸告孟賽維克和社會革命黨，斷絕他們對於布魯佳的關係，棄去破壞無產階級的政策，作勞働階級的好友，以反抗闊魯尼羅的隨從者。但這兩派的人完全不會覺醒，沒容認藍寧的提言。

藍寧從芬蘭的亡命地寄急書於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主張現時是不容猶豫的時候到了，宜包圍全俄民主大會的會場阿列克桑多拉劇場，非極力掃蕩泡沫，即時掌握權力不可。

然而這時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會，不贊成藍寧的意見，中央委員全體都信時機尙早，因爲現時孟賽維克和社會革命黨尙佔優勢的原故。藍寧想這時機是一刻都不可緩了，所以也不合他人商量，從芬蘭急歸了彼得格勒。此時該棱斯克和阿夫克桑切夫正作逮捕藍寧的令狀，藍寧是在秘密地方做革命的準備，和猶疑不決的人爭論，叱咤那沒有膽量的人，宣傳卽時可以舉事。

十月之末，彼得格勒起了一大示威運動，此時共產黨的中央委員方始討論革命問題。二十三日夜澈夜的開會，列席的是黨的智識分子和領袖和彼得格勒勞働者代表衞戍兵代表，智識分子中只有藍寧和脫羅滋克贊成革命，軍人反對舉行革命，要決革命說敗北了。

這時有一個勞働者突然起立，露出很憤激的顏色，使那尖銳的腔調，叫喊起來說：「我代表彼得格勒勞働者贊成革命說，諸君願如何便如何，但諸君如果旁觀蘇維埃的破壞，我們就早已沒有用諸君的地方了……」另外有幾個兵士從旁附和，於是再投票表決。革命說得了勝利。

然而利阿雜諾夫，加味內夫，極內夫等所率的布爾賽維克極右翼是依然反對武裝的革命。十月三十一日朝，藍寧的「與同志書」第一篇出現了，這論文可稱是世界中最大膽的政治宣傳文書，藍寧在這書中以他那得意的明快的平而有力的手筆，指摘加味內夫，利阿雜諾夫的誤謬，猛烈的非難他們一場。他這樣寫着：「我們的標語『一切的權力都交與蘇維埃』一句語將要不得不拋棄了，如若我們不拋棄他就是非卽時起事不可，決沒有可以中立的地步。」

此時在彼得格勒的兵營和勞働者街中，布爾賽維克極力宣傳「一切的權力付與蘇維埃。」

這次革命成功之後，極內夫回顧當年這樣說：

「今日無論誰都承認藍寧的正當了，其實藍寧的主張至簡單明瞭，假如我們不握得政權，我們豈不被人粉碎了麽？歷史把這問題明明白白的排在我們的面前，我們存在！存則是他們存在！是使勞働者恐怕憎惡的布魯佳的獨裁？

否則毫無假借，擁護布魯佳的無產階級的獨裁？」

「到了現在固然是什麼也明瞭了，然而當那時候，立在事件的漩渦的正中的時候，『一星期都不能待！ 現今起事！否則永遠不起事』！ 這種主張是得有藍寧那精確的眼，和他的天才和那直觀力而同時突破一切的障碍力，在豫定時期中開始有史以來未曾有的大革命，藍寧那不可屈的意志更是必要的了。」

（一五）克列姆林宮的生活

藍寧在社會生活裏適用的嚴格的規律，在自己的生活上也是同樣的施行。 野菜的湯和黑麵包片和茶和粥是斯磨魯尼共產黨本部的同人的飯食，同樣藍寧和他的妻妹也是以此為常食。 斯磨魯尼的革命家每日執行十二小時至十五小時的職務，藍寧的日課，是每日十五小時至十八小時。 藍寧自己寫數百封的信。 當他事務正忙的時候，幾乎把什麼旁的事都忘了。 吃飯的事尚且有時忘了。 當藍寧正和朋友談話，他的妻送過茶來放下走的時候，常說「同志！ 不要忘了吃茶。」藍寧是和一般人民領受同等的食物，茶裏大概沒有糖的。 藍寧每到極疲乏不堪的時候，常是在睡椅子上一倒便睡着了。 因為不知何時就許有急事發生，所以他常是睡覺不脫衣服。 藍寧這樣忍受許多的苦痛，並非由於禁慾的衝動，不過是要實行共產主義的第一原則而已。

共產主義第一原則，是共產主義的奉公的役員的報酬，不得超過普通勞働者的報酬以上。 卽是一個月最高額不能超過六百盧布。

共產黨的領袖不斷有生命的危險。 但布魯佳的刺客第一要刺殺的人，當然是藍寧了。

有人曾問過布爾賽維克的黨員說：藍寧他知道他生命的危險不知道？ 那人答說他很知道，但他總是勇往直前，什麼事他都不懲怕過。

反革命黨和外國的帝國主義者，屢次企圖暗殺藍寧，但無論何時常是失敗。 惟有一九一八年八月末日刺殺藍寧成了

功，却不曾刺死。 那日藍寧在滅魯孫工場對一萬五千勞働者演說回來，由工場出來坐上摩託車之後，有一個女子手裏拿着類似請願書的東西跑了過來，藍寧伸手纔要接，這女子掏出手鎗一連三發，其中二發中在藍寧身上，藍寧立刻倒下了。 當時兩人趕緊把他送到克列姆林宮，因為出血太多，在兩三星期之中他幾乎死了。

藍寧傷勢既重，在極危篤的時候，醫師命食某種滋養物，這滋養物不是規定的食糧中所有的，於是家人到市場去買。 但藍寧不管朋友怎樣勸他，在規定的食糧以外，無論什麼食物，他總不肯入口。

後來藍寧身體逐漸恢復，這時候營養是何等重要，但藍寧在規定的食糧以上，多食一片麵包都不肯。 他的妻和妹非常的擔憂，她們想出一個方法，她們看見藍寧常把麵包放在棹的抽屜之中，於是乘藍寧出去時候，悄然到他的屋內，另外拿幾片麵包放在他棹的抽屜之內。 藍寧一些也不曉得，他辦公餓了的時候，便伸手從抽屜內拿出麵包來吃，不知不識之間，就已經多吃了麵包在規定的食糧以上了。

藍寧寄給美國勞働者的書翰中曾說過：「由聯合國軍事的干涉所課給的，落於悲慘之底的苦痛，和這樣飢餓的悲鳴，是俄羅斯民族從來所未經過的。」 然而藍寧寫這信的時候，藍寧本身却也正和一般人民忍受同樣的苦痛呢。

藍寧的偉處，是不當為共產主義拿全俄人民供他的試驗，這句話是人常說的，然而他不只拿全俄人民來試驗，并且拿自己本身來試驗呢。

(一六)俄國革命和藍寧

極內夫曾說：「假如認成革命的時候，是一個人的工作，——實際真不能不認成是一個人的——那麼在這一個人的工作範圍內的十一月革命可說是十之九是藍寧的事業。」

布爾賽維克的領袖，加昧內夫和極內夫等說十一月革命的成功，是不可能的時候，藍寧主張說：「失敗的事是不可能。」後來果然應了藍寧的話。 一碰到布爾賽維克的鎗袖，布魯佳的政府，就像是風中枯葉一般的飛散了。 這時布爾賽維克的

領袖又主張說我們能掌握着權力也不能把他維持住了，藍寧說「每日有新的力加到我們的身上來」他的意思是說可以維持得住，後來果然眞維持住了。

成就了十一月革命的是藍寧，救這革命的也是藍寧。大家反對布列斯特條約的時候，藍寧獨主張調印，後來果然大家服了他的先見，認那時調印是正當了。

一八一九年的春季，德國要起革命，那時全世界都嘲笑他們，以爲必失敗。又恰巧開在爾的軍隊已經攻破了法蘭西戰線，很有長驅直入的樣子，而藍寧偏說「不出今年，開在爾一定殁落無疑」九個月之後，開在爾果然蒙塵了。

在未見過藍寧的人，必以爲藍寧是威風堂堂儀表非俗的樣子。其實藍寧的體貌怎樣？藍寧的脊很低，肩上戴着一個頭髮蓬蓬圓且大的頭，眼小口闊，厚頰，獅子鼻，身上常是穿着薄汚的衣服。他純以智力指導民衆，面上既無光彩又無野氣，藍寧的勝人處，是能用單純的語言表出他那深遠的思想，有分析實際的形勢的力，又兼備智力上的大膽和明敏與果斷而已。

A List Works of Lenin.

(藍寧著作年表)

1. The Problems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s. (1897.)
2.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 in Russia. (St. Petersburg 1899.)
3. Economic Monograph and Articles. (St. Petersburg 1899.)
4. What is to be done? (Stuttgart 1902.)
5. To the Peasant Poor. (Gevena 1903.)
6. One Step Forward, Two Steps Backward. (Geneva 1904.)
7. Two Policies of the Social-Democrat during a Democratic Revolution. (Geneva, 1904.)
8. A Page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Social-Democratic Agrarian Program. (Articles appeared in 1905 and 1906. Petrograd 1907.)

9. The Dissolution of the Duma and the Aims of the Proletetariat. (St. Petersburg, 1907.)

10. The Agrarian Program of the Russian Social-Democrats during the First Russian Revolution 1905–1907. (written in 1907, Petrogrod, 1907.)

11. The Materiatistic Philosophy and Empiriocriticism. (1910)

12. Imperialism, the Latest Stage of Capitalism (writtenn in 1915 Petrograd, 1917)

13. Political Parties in Russia and the Aims of the Proletarial (Petrograd, 1917.)

14. Letters on Tactics. (Towards Soviets)(Petrograd, 1917 London, 1919.)

15. The Lessons of the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

16. New Data Regarding the Law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Vol. I. Capitalism in the Rural Economy of the United States. (Petrograd, 1917.)

17.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 London, 1919.)

18. The Immediate Problems of the Soviet Covernment. (Soviet at Work)(Petrograd 1918, Grasgow 1919)

19. The Proletarian Revolution and the Renegade Kantsky. (Petrograd, 1918, London, 1920)

20.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A speech on the Land Question by Lenin. (London, 1919.)

21. A Letter to the American Workingman (New York, 1918.)

22. The Proletrian Revolution in Russia, by Lenin and Trotsky. (Edited Fraina, New york, 1918.)

23. Bourgeois Democracy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Written in 1919. London, 1920.)

24. Great Initiative (Petrograd, 1919.)

25. The Infantile Malady of Communism. (Petrograd, 1920, Paris, 1921.)

不死之夢

品今

「百里先生」提倡文學上情操之鼓舞，却使我於沉痛中聽見訝然 我們暫且要着酒兒，喚喚桃花扇裏的柳敬亭罷！

少年的朋友們呵！ 天地這麼樣寥闊與迷茫，北風吹着胸兒打抖，結隊去同行才好呢？

幾年事，何須回想，只是腦痕有一綫不可磨滅的樣子，想像着是人生

放浪呵！衝動呵！幹呵！ 是不羈，是浪漫，究竟有誰能懂？

然我們的天眞，似乎可疑，似乎打不勝自然，而且要回返到人世界的中心了——可哀呢！

我們的表同情者——猛子天——捏緊着拳頭，鼓着嘴；想吐什麼胸中浩然之氣，但是對象龐大極了，而且有多少歷史的根蒂，可以帮助他們的威武。 唉！精神！精神！ 衝破白雲，射向到海王星去！ 新世界之烏託邦喲！

我們暫且等着天使自然諒解後，再做最高的犧牲罷！ 我們多次看破了現在的光明有許多是假的了！ 呵！錯誤！錯誤！

還算是由憤怒到頹倒，時間會給了我們自己以許多之商量，但總覺得世界上有不死的同情！ 自清晨血管膨脹，到晚上萎然表現些收縮，我的靈魂也連帶和這些發生一種變化，可謂莫名其妙……最後只有以神秘做救濟，這是上帝崇高的安慰

我有一天，忽然極厭惡斗室之狹隘 四壁又是紅色裝成的，這種顏色，更足使我發生煩悶 那時我曾受了審美的命令之指揮，盼望我的朋友由「瑞士」寄些 Geneve 湖的風景畫給我；但是多次得鄭夫所投遞之信件，都不能使我滿足。 後來更妙哉乎也，我曾向上帝宣誓：除了「瑞士」寄來的信外，我決不於那七天內拆閱。 於是禮拜一禮拜二……竟乎到了禮拜六，幾幾陷於絕望；然而我遵守宣誓，只是內部發生不可壓抑的煩悶，而使第三我引入於回想之境界。 這叫做外物不可必，凡是外界的現

象，未必和我原定的理想是一致的。

我那時手裏拿着一本書。波來(Pohle)做的 Die gegenwärtige Krisis in der deutschen Volkswirtschaftslehre，你着德國的書，眞是板緊沒有趣味，而且累冬冬字頁子，叫我看着好不沉悶。呀！男性的美，政治，法律，應當的呵！他們是人間生活之整理者，是上帝之使命。

無聊極了。園中有多數的小孩子，蹙着眉頭，望着我相疑而悲歎。我雖然愛惜這麼樣柔和樣子；但是以爲他們不認識於我之高尙仁慈之心，不敢於我情緒之暴亂，幾乎公然侮他：Méchant，Méchant，這眞是我的過悞，現在才知道的。我們一類辛苦空漠之生存，當依倚而擁護呢！我想高超的上帝，必能原諒我，這種抵抗淺薄之反動，必能援助我的理性樹立於宏大之優美呵！

我仍然由房中取了一本小說，叫做 Renée 是一個女愛情家自述，翻看到第十七頁，說道：『你呢！你如此的美麗呵。』

—『你眞瘋了』—『是呵！我瘋了。爲你瘋呢』

—Toi, Tu es si belle,

—Tu es fou.

—Oui, je suis fou de toi.

再看下去，到三十二頁又說道：『你愛我嗎？』『我愛你，但是你呢？』

—Tu M'aimes?

—Je t'aime. Et toi?

我到此眞個看不下去了。我這時候，胸部加了一層緊迫的束縛，於不知不覺間，受了情緒之感動。我知道我們一樣的相關相切精神未或稍有變動哩。我似乎心裏有熱水和冷水經過，有十分鐘不甚安寧；後來我便躺在椅子中不做聲而想到

人世上之隔膜而可憐。

○

我忽然又到 guoi d'osay，因爲歡喜看那些風景。搖動的秋柳，映帶着南歐的晴明天氣，而一條 Seine 河邊蕩出了白雲影子，更足加添一層淨潔的趣味。我渺小的腦子，記憶力雖然不差；但是一切不關於人生的映像，總不會留些痕迹的所以我當時所見的景象，也可以寫在下面。

A車站旁邊，有數十輛汽車，停着排成一條隊伍的樣子。而開叙者坐着大看其報，且抽着烟捲，表現他充分的個性。

B Hotel 的旗飄着而新鮮美麗。電車，人，犬，馬，鐵車，都忽忙奔走往來於其下，他們的勤動，早已忘却了有數目的計算。

C有幾對男女們在街上同行或接吻，現出了肉的歡喜而悲哀，而且他們認這是人世間應有的事實呢。

D勞働者工作勤懇而無顧慮，他們沒曾發怒，想充分發展其力量才前進。—似乎知道貢獻之選擇。

E寬大的街和高廠的三四層五六層的房子，時時有人開窗望外邊。

這麼樣的境界，我不敢說他是複雜；但是也不敢說他是簡單這種無聊賴的境界，却涵有『真哲學』『真社會學』在裏面，有許多高明先生，他們便能拿着閒事精神，提着筆兒描寫他，批評他，可惜我忙於自衞責任之時代，不能盡生存籌弄之能事嘞！我現在想寫着『中秋雜感』，只當做夢中之胡說。

○

原來我是一個不幸者數到三度中秋，都在不幸的境遇裏面，但我平常沒曾知道

『我們去上野公園散步罷唉！』只有他是不能行呢！

他昨天不是在井上醫院割了眼皮嗎？醫生說：目菓膿炎症他算是個眼睛使用的勞働者！

他看書到不用說，而又費目力於譯書呢！ 他現在畏日光燈光，一切光，他想伏息而休養呢！

他坐在一間黑暗的房子裏痛極而流着眼淚呢！』

豈知所說的『他』便是不幸者的『我』，我（一九一九年）在東京因爲多病的經驗，才曉得了許多藥品。 硼酸哪，Puln Zinc哪，ung Zinc 哪，mag suef 哪，Tinct Amora 哪，Alumen 哪，Piumbum acticum 哪，簡直數不盡，說不清。 有時我自己買了些藥品，於功課完了之後，把他打開玩耍玩耍而當做我寂寞中的好伴侶。 而且有幾位醫學博士替我解釋他們的作用和效能，是很迅速而宏大的。

朋友們帶着少年的笑聲，而且有發揚沒懸慮的氣概。 我曾想過：或者我於一旦能回復活潑，如同你們；或者我能得掃除疾患而獲着健康呢？ 但是事實不易符合於希望，我於東京的中秋晚上，受了上帝宣告，不能起床了。 這句話，說來可以相信。

『少年遭不幸而病着，眞算是生存之倒敗。』何況臥病而經四月之久。

有位最良善的牧師，他常來安慰我。 他是個美國人，藍的眼睛，射出他的愛力，爲我講着加拉太書。 那第五章22節到23節說：『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love) 快樂(Joy) 和平(Peace)忍耐 (Patience) 恩慈(gentleness)善良 (goodness) 信實(faithfulness) 溫柔(Meekness)自制(Selfcontrol) 等事這樣的事，沒有法律禁止』 這節聖經，是那位東京牧師，當着我眼睛刺痛的時候，念給我聽的。 但是我現在眼睛好了，從沒有忘記過那種印象。 我曾重良心之指命，對於深厚精透，最與以精神的携手。

我眞是將要誠心做禱告我的痛苦，將要驅迫我入於宗教的神秘，我聽着許多信徒們唱歌『我無隣無伴……枕着石眠……』他們宣傳的精神，如此堅苦，聽着這兩句歌便可想而知了。 當時我閉着眼睛，摸着墻板，用臉朝着窗子，口中呼了三聲『上帝呵！(god!)上帝呵！(god!)我們的上帝呵！(our god!)』

○

但是平安地過去一年。不幸的我，忽然坐着法國郵船 Poul Lecat 直向印度洋，這便是一九二〇年的中秋節了。這時我能睜眼望着天上的星雲，和海洋的波浪，好像已把我的人生捲到了兩間悠杳之鄉，一任着風吹浪打。我記得曾經做過一篇中秋之晚，無非是些嗚咽的哀聲。

有位好友他很有現代的經驗，曾勸着我『勿要窺探宇宙之秘奧』我看了登發生疑。第一：什麽是宇宙？第二：什麽是秘奧？第三：什麽是窺探？第四：為何『勿要』？呵呵！！我們大家都在秘奧裏呵！哥特的神，倭鏗的靈都是沒有把握的東西；但是我們少年『浪頭之生活』，只得向前進！向前跑！各走各的路大家總有路到極樂國的一朝！

我於船上，讀着好友田壽昌送我的書—就是 Smile 所著的『義務論』(Duty)，他講行爲之義務引用 Luther 的句子。

"Put thou thy trust in god,
In duty's path go on,
Fix on His word thy steadfast eye
So shall thy work be done"

其實我依然是一個病者—恐慌的病態—讀着一切名著，尙不能鎮壓我的心神，使歸於安寧與清靜。我很覺得一片都是無風景，只自鑑於流波之可玩，伏着船欄，想了人世原來如此『……南京兩天，黃大人送過名片來……聽差向我索錢，以爲我的富力較大於彼，實則我是個不幸的眼睛勞働者，身體却不如他那樣雄健……』

滄君—是一個做詩的人，拍着我的肩，說：密斯特幹嗎，老站着船欄邊？我們到 Salon 喝酒去罷！去看女子跳舞罷！月亮好！……但是我精神內部，有多般社會印象之豐富的占領，當然須流連答覆他，最後乃說一聲：『可以』，於是他做着一首詩，也曾送給我了。唉！誰知我眼中有現在的現象，而胸中無現在的現象呢！誰爲我洗掃一番痛苦呵！我們且莫以表現算做奮鬥罷！天下小知小慧便是全民和大同的敵人喲！

○

中秋！蘇村(Sceaux)的中秋！乙藜由倫敦來了巴黎，他只會在人間過了十九度的中秋，魏伯聰由楓丹柏綠(Fontainebleau)來訪我們，當然『一夜傷心五處同，』看見着明月，都說她是『我們希望所染成的影子』而我們於自然深邃之寄託，直想大家以眼光沖開歷史的空濛，做個中天的明月。

我含着歉快的悲苦。因爲曾經受了老醫生的慎重宣告，證明我腸腹的內部，還有毒菌，須受第三次手術而剖割。我準備了勇氣爲抵抗自然之侵害；但是我到歐洲後，反帶着許多『中國脾氣，』—靜止的文明的縮本—心裏打算中秋佳節，爲何去剖治？所以於時間上推移到明天，第三次入病院。

聖路易病院(Hopital St Louis)有一千三百病者，呼號痛苦。我曾爲七個月長期間之參加者。我曾聽見多數死者之最後的哀咽，那位院長係法國議院議員。他已經割了我兩次。第二次割那位腸癰先生，深入了十七個生丁米達。（大約七八寸）那時我受了麻醉劑的蒙蔽，下刀時痛苦之特殊感覺，已經失却了。

我由全身麻醉而復清醒，當然！痛疼，喝吐，熱度三十八度以上。然而造化做成人的要素，『可抵抗者生存』我兩度戰勝了苦痛，而又不免於第三度的身體之修正，眞是苦命一條。但是我現在徘徊而自決：『病算是我們人類一番高尚之缺點；要知改造世界，須從改造個我做起，好男兒們還不同情於流血嗎！』朋友們呵！刀的鋒芒，從筋肉組織裏破毀，這回可算尋着眞病根了。這是我不幸的第三度的中秋！法國感情式的中秋！我由死到生，是一個可快活的痛苦所結的果子，我願向着你們頌讚『快活呵！健康之眞花』(Cheerfulness is the very flower of health)但是前途茫茫，還不知道我們多數痛苦的同行者，到底怎樣哩？

Paris 1921.